

荡寇志

第一一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

却说陈希真、刘广等在遇贤驿客寓上房，正相坐谈，又见一位客官，带了二仆进左厢房来。希真看那客官，剑眉秀目，方额微须，中等身材，满面和光，深藏英气，却未知是谁，只见他已进厢房了。希真闲步下阶一回，只见那客官也负手出房。希真便上前唱喏，那客官慌忙回礼。希真请问名姓，客官拱手答道：“小弟杭州徐槐。”刘广在堂上，慌忙下阶，与徐槐深揖，问道：“仁兄府居，是西湖午桥庄否？”徐槐答揖道：“正是。”刘广大笑道：“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原来就是徐虎林兄，久慕之至，幸会之至。”希真便问刘广道：“姨丈何处闻知此位徐兄大名？”刘广道：“此徐兄表字虎林，居杭州西湖午桥庄，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从弟也。”徐槐转问二人姓名，二人一一答了。

当时三人一见如故，希真、刘广便邀徐槐上堂叙坐，范成龙亦相见了。逊坐毕，刘广对希真道：“徐溶夫才名，姨丈所知也。小弟那年往高平山会晤溶夫时，溶夫说起虎林兄经济满怀，深通韬略，能为人所不能为。彼时弟已心醉，不期今日幸遇。”徐槐道：“经济二字，弟何敢当，特遇事畏蒞以悞君国，所不忍为耳。”希真称道不绝。范成龙也说起溶夫称述徐槐之事，并道久仰之意。希真请以上房相让，徐槐谦谢。希真再三逊让，徐槐便移至上房与希真共住。当晚

共用晚膳毕，徐槐与希真等畅谈竟夜。希真方知徐槐曾在东京考取议叙，归部以知县铨选，因选期尚早，故游幕于山东；近得京信，知名次已近，所以上京投供。希真暗想道：“山东正当干戈扰攘，此公倘得选山东，必大有一番作为也。”次日早起，两家仆从各收拾行装，徐槐与希真等各盥洗毕，用了早膳，又谈了一回。为时已不早了，徐槐与希真、刘广、成龙拱手告别。希真等赴山东，徐槐赴东京。

话分两头，先说徐槐辞别希真起行，不日到了东京，觅所房子，安顿了行囊，又就京中雇了两名车夫。次日即赴办投递亲供之事，又拜了几日客，应酬了一番。初夏将近，风和日暖，是日闲暇无事，徐槐独坐斋内，看那庭院青藤架上绿阴齐放。徐槐忽叫车夫进来，问道：“神武门外元阳谷，我幼年曾到过，一路藤阴，景致甚好，此刻你可晓得藤花放否？”车夫道：“不敢晓得。”徐槐喝道：“甚么说话！不晓得便不晓得，有甚不敢晓得？”车夫忙答道：“是小人说错了，小人说不敢打听。”徐槐道：“怪哉，怎么不敢打听？”车夫道：“老爷不知道，近来这谷内进出不得了。”徐槐道：“却是何故？”车夫道：“近来这谷内有一伙强人，为头的一个叫做千丈坑许平升，一个叫做冰山韩同音。这两个魔君，聚集一千七八百人，占据了元阳谷，打家劫舍，无所不至，所以这山进出不得。”徐槐愕然道：“元阳谷乃京都北门锁钥，岂容盗贼盘踞，收捕的官兵怎样了？”车夫在旁笑道：“官兵还敢近他！”徐槐叹道：“天下盗贼如此横多，安望太平。”车夫道：“只有一人，想该斗得他过。”徐槐听了，忙问是何人。车夫道：“这人姓颜，名叫树德，号叫务滋。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，路过蓟州府寒积山，突遇一伙强人，

望去何至二三百人。这边客人，无一个不吓得手脚冰冷。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个大汉，正是颜树德，手提大砍刀，直奔过去，登时杀得那强人四散逃走。当时客人问了他姓名，又重重谢了他，他也老实收了，又留客人酒饭，歇了一日。小人因此识得他本领。”徐槐道：“这人现在哪里？”车夫道：“倒也巧极，这人向来东飘西泊，不知住处，恰好前日小人在不远亭边来复街口撞见他，可惜没问他住处。”徐槐道：“你下次遇着他了，速来通报。”车夫应了出去。

一日，有一贵官来拜见徐槐，正在厅上分宾叙坐。那车夫急走进来，见主人正在会客，不敢上来，只得站在阶下。徐槐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你有甚事来禀？”车夫上来道：“禀告老爷：那颜树德正在巷口酒店里，老爷说要见他，此刻要不要叫他来？”徐槐大喜，不觉立起道：“你怎说叫他，须我去见他才是。”那贵官笑道：“原来是那个乞丐颜树德，徐兄见他何为？”徐槐道：“小弟闻知此人武艺超群，故爱敬他。”贵官道：“此人武艺却好，但仁兄叫他来也罢了，何必轻身礼接下贱。况此人武艺虽好，性情鲁莽，本是故家子弟，自不习上，甘心流落，一味使酒逞性，行凶打降，所以他的旧交，无一人不厌恶他。小弟久不闻他消息，只道他死了，谁知今日还在。仁兄若见了他，便晓得此人不好了。”徐槐道：“仁兄所说，谅必不错。但此人或有一长可取，亦未可知，总待小弟见过了他再看。”车夫道：“老爷不必自去，待小人去请他。”徐槐道：“也可，但须说得恭敬。”车夫应声了出去。

那贵官起身告辞，徐槐送至门首，贵官拱手升舆而去。只见车夫领着一个黑大汉过来。徐槐看那汉，面目黝黑，虎

须倒卷，威光凛凛，身長九尺，腰大十围，身上十分褴褛。车夫指着对徐槐道：“这就是颜树德。”树德向徐槐一揖，顾车夫道：“这便是徐老爷么？”徐槐暗暗称奇，便答揖道：“小可正是徐槐。”路上人见一华服官人与乞丐施礼，都看得呆了。树德对徐槐道：“小可落魄半生，知己极少。今日老先生见召，有何教言？”徐槐道：“请壮士进内叙谈。”便携了树德的手，一同进内。那些仆从尽皆骇然，连车夫也呆了。

树德到了厅上，向徐槐扑翻虎躯纳头便拜。徐槐慌忙答拜，便吩咐：“浴堂内备好汤水，请颜相公沐浴。”又吩咐：“取套新衣服与颜相公穿了，然后请颜相公出厅叙话。”颜树德道：“小可承先生过爱，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？”徐槐道：“小可在山东时，久闻足下大名。但不知足下运途蹇晦，一至于此。”树德浩然叹道：“小可是四川人，自幼游行各处。那年小可在河北蓟州，因生意亏本，往青州奔投表兄秦明，正还未到，不料那厮失心疯了，早已降贼。小可失望，意欲仍回蓟州，更不料还有个失心疯的贼，就是传言秦明降贼的人，劝小可也去降梁山，吃小可一掌打死。小可犯了人命，只得一口气向南奔逃。路至济南，盘缠乏绝，只得沿路行乞，迤迤到了河南归德府。小可初意，原想到这京里来投奔一个好友。后想世间都是没志气的人，我这副钢筋铁骨埋没了也就罢了，便一口气回四川去了。恰得奇兆：小可到了四川之后，为人佣工度日，一日往景岳山去，走进一所庙宇，十分宏敞，只见里面一个老者，相貌魁梧，向小可说道：‘你是洞天中大将军，岂可置之无用之地！’又说我遇午当显。说罢，那老者并庙宇都不见了。小可感此奇兆，因

重复一路行乞到东京来。到此方才七日，不意便遇先生。先生果知我，异日为先生冲锋陷敌，万死不辞。”说罢又拜。徐槐急忙扶起，感慨一回，便问道：“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谁？”树德道：“小可未曾和他会面，据另一个好友，姓韦名扬隐的在蓟州说起他，性情仁厚，韬略渊深，慷慨好施，谦光下士，现在栢树村神明里居住。他姓任，名森，表字人街。小可久记在心。那年因思归故乡，不去见他。今番去见，叵耐他管门的这班鸟男女，不容我进去。我想，就不去罢了！”徐槐道：“想是下人之过，足下休怪他。且请用了便饭，改日小可与足下同去见他。”当日徐槐请颜树德酒饭，又打扫一间房屋安置树德，又畅谈半夜。

次日早起，徐槐在外面应酬了些事务，大约无非贵官贵客，一番常套，不必细表。到了傍午，与颜树德用了中饭，便叫备个名帖，带同颜树德，直到栢树村神明里去访任森。原来任森世居皇城，先代显宦相继，世沐恩光，家居神明里，资财巨万。任森生得相貌清正，长须五绺，丰裁儒雅，勇力过人，性情仁厚，却又严正，所以一切富家齷齪子弟，无不刻忌他。更兼他深居简出，不喜趋走，所以朋友极少。这日任森正静坐书斋，外面忽投进徐槐名刺。任森接了细细观看，恍然悟道：“那年先师陈念义夫子仙驾来临，谓我道：‘能用汝者，与余有二人也。’言讫而去，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今想‘余有二人’，非‘徐’而何？且待我出去接见他。”便命邀徐槐进厅，颜树德一同进来，任森接见逊坐叙茶。徐槐与任森略谈几句，任森便大悦服，便请徐槐上坐，纳头下拜。徐槐忙谦让道：“岂可如此！”任森道：“我观先生才德超群，必建非常功业，日后但有用小弟处，无不

效劳。”徐槐谦让答拜，重复入坐。任森便指树德问徐槐道：“这位大英雄是谁？”徐槐代树德通了姓名，树德便向任森下拜。任森大喜答拜，道：“那年韦扬隐回东京，向小弟说知颜兄，小弟甚为钦佩。又说在归德府寻访吾兄不着，小弟亦代为纳闷。不期今日得瞻虎威，实为深幸。”树德听了大笑。

当时任森留徐槐、树德酒饭，畅谈一切，十分知己。席间徐槐开言道：“仁兄贵庄设立碉楼，整顿戈甲，想是为元阳谷贼人之事么？”任森道：“正是。那厮见俺庄上丰富，常来滋扰，是以小弟不惜重资，募练乡勇，保护村庄。那许平升吃小弟诱败一阵，从此不敢正觑我村。只是那厮还有个党羽韩同音，把守得紧，所以不能直捣他巢穴。”徐槐未及开言，树德忙说道：“那韩同音本领甚低甚低！小弟一到东京，闻知此事，就去与他厮会。那韩同音身披铁叶甲，手执刀牌。小弟赤膊空拳，打得那厮肋斗频翻。只可惜许平升来帮他了，不然小弟活打杀他。”徐槐捻须微笑道：“二公既同生公愤，敌忾杀贼，小可不才，取条妙计，管扫得那厮影迹无踪。”二人一齐请教，徐槐道：“火攻而已矣。”二人大喜。颜树德便要前去，任森道：“且将器械备好再去。”一面席上劝酒，一面吩咐庄客准备干柴芦荻，并一切衣甲之属。徐槐又指划些攻取之法，又畅论一切，尽欢终席。徐槐、颜树德就歇在任森家。

次日，徐槐替他禀明当官，请了号令，便坐在庄内听信。任森披起黄金锁子甲，手提烂银点钢枪，又取副狮蛮铁叶甲与颜树德披了。树德自去架上选一把七十二斤镔铁大砍刀。任森跨上火炭枣骝马，树德跨上追风乌骓马，点起八百

名庄客，一齐杀奔元阳谷去。那许平升、韩同音正在商议打劫之事，忽报神明里乡勇杀来。许平升、韩同音一齐大怒，便各持兵器上马，点起喽啰们，杀出谷口。恰好两阵对圆，韩同音当先出马，高叫：“神明里牛子，敢再到这里来领死么！”这边颜树德一马飞出，大骂：“贼子，今番你休想侥幸了！”同音见是树德，心中大惊，许平升慌忙出马，二人攒战树德。树德毫不惧怯，共斗十五六合。任森早已立马阵前，两边战鼓齐鸣。那贼兵后队忽然叫起苦来，只见元阳谷火焰齐发，火光已蒸天价通红了。贼军大乱，韩同音被树德一刀砍于马下。许平升大惊，拖枪而走。任森早已指挥两翼壮士掩上，将贼兵团团围住，杀得一个不剩。许平升已死于乱军之中。那些放火的壮勇都有斩获，纷纷上来献功，任森大喜。内中一个壮勇的头目禀道：“可惜徐老爷不防及谷后，眼见还有两员贼将从谷后逃走了。”任森愕然片刻道：“只好由他。”当时与树德会合乡勇，同掌得胜鼓回庄，徐槐接见甚喜。任森说起不守后谷，可惜走了两员贼将，徐槐笑道：“任兄还怕不识此计玄妙，我计正妙在不守后谷。若前后合围，不留出路，那厮必然拼命，困兽犹斗，非兵法所忌乎？”任森大服，从此拜徐槐为师。徐槐将任颜二人恢复元阳谷功劳报官，任森、颜树德都得了防御职衔。自此任森、颜树德都归依了徐槐。

不数日，韦扬隐自睦州回来，来见任森。任森方知韦扬隐奉童贯差征方腊，不料诸庸将掣肘，以致败绩。罪归韦扬隐，削职。任森大为叹息，韦扬隐毫不介意。因贺任森得胜之喜，见了颜树德，悲喜交集，各问原委。又闻知了徐槐英雄，便求任森介绍来见，一见大服，便拜徐槐为师。又引李

宗汤见徐槐，亦拜徐槐为师。徐槐与任森、颜树德、韦扬隐、李宗汤日日盘桓，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，日后各有用处。不题。

且说那元阳谷后逃走的两员贼将，一个是扫地龙火万城，一个是擎天铜柱王良。这二人见满山火起，料知事败，不敢去接应前军，只得率领四百名喽啰，保着一位军师，向山东而走。路上改换了捕盗官军旗号，所以一路无阻无碍，直达梁山。

谁知那宋江吃了魏辅梁、真大义的作弄，见有新来弟兄，十分胆怯；更兼刺陈希真不成，枉送了时迁性命，杜绝了蔡京、范天喜门路，懊恨非常。迨日希真又奉旨荣任，跨有兗沂，众将遵旨就职，日日简练军马，宋江大小头领无不震惧。这日早上，忽报有火万城、王良二位好汉前来求见，却未提起入伙的话。宋江正在烦恨，不得已接见了二人，却于礼貌言辞间失于关切，觉得疏淡了些。二人不悦，托辞告去。宋江又不苦留，二人便同那军师并四百喽啰去了。

吴用在后山阅视燉煌，中午转来，方才知此事，急来见宋江道：“兄长为何拒覆新来兄弟？兄长真是奈何不得东瓜，只把葫子来磨。那魏辅梁、真大义二人，不可自失眠了，怕他真个人人如此！那新来兄弟，诚伪真假，我自有照察之法，何必遽行拒绝。兄长如此疑人，现在辅佐业已残缺，未来豪杰裹足不前，我梁山其孤危矣！”宋江大悔，急命杨志、徐宁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转来，与他陪礼。杨志、徐宁领令火速追去，早已不及了。宋江看着吴用一言不发，吴用道：“此事休提，且着人去探听他下落，再作计较。只是陈希真那厮跨有兗沂，兵势浩大，逼近为患，极非小要；更

兼新泰、莱芜隔绝兖州之东，我戎马出入大为不便，所当速定大计。”宋江矍然道：“这事怎处？”吴用道：“处此之势，用兵或有生路，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去恢复兖州何如？”吴用沉吟一回道：“陈希真何等利害，此番去夺兖州，定然枉费力气。我想此番我们新失兖州，云天彪必不料我有事青州，不如乘势去恢复清真山为妙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一路被刘广在兖州当我咽喉，进出不利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且我此去夺清真山，亦不专为清真；如果清真山夺不得，我亦另有算计。若从事兖州，则是舍远守近，地势愈促，不惟兖州不可必得，而失却新泰、莱芜，大非计也。”宋江点头，便从此日日加紧操演，鼓励士卒。统计梁山兵马尚有十五万，并嘉祥、濮州两处十七万人马，及新泰、莱芜十万人马，合计共四十二万人马，钱粮尚可支三年。吴用对宋江道：“似此尽可为，兄长放心。”宋江亦喜，对吴用道：“只是我良将消亡了许多，以此担忧。”吴用道：“再看机会，倘再能收罗几位豪杰，便可补数了。”宋江称是。

过了半月，兵马操演已极精熟，宋江箭疮亦早已全愈。是日初伏天气，宋江升忠义堂，聚集众英雄，请吴用点兵派将。吴用请卢俊义率李应、徐宁、燕青、段景住，带三万马步全军，先行攻围兖州北门及飞虎寨，不必定求攻破，只待大军过时，便将兵马约退，拣择险要扎住，一面为大军作援，一面接应粮草。卢俊义应诺，领徐宁等三万人马去了。吴用便请公孙胜守寨，点起秦明、杨志、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、孔明、吕方，带三万人马，宋江、吴用亲自督领，即日起行，由汶河进发。

那卢俊义率领徐宁等三万军马，正在攻打兖州。刘广悉力防守，不暇他顾。宋江、吴用已领大军，抹兖州北境过去，一路无阻无碍，直到莱芜，朱武等迎接入城。歇了一日，宋江便同吴用率领秦明、杨志、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并三万人马，直趋清真山。早有探子报入清真营里，都监风会闻报，便与防御使李成商议道：“俺这里五万人马，训练精熟，尽皆有用之才。李将军速派令战守兵数，严行防备。”李成道：“相公且请镇守，待小将带三千精锐兵，由后山抄过赤松林，至野云渡埋伏。待其兵过，便袭击他后队，先杀他个下马威。”风会道：“此计亦好，但不可十分恋战。”李成领诺，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。

且说宋江、吴用将兵马分为三队：秦明、鲁智深领前队，宋江、吴用、杨志、武松领中队，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领后队，一路由野云渡进发。宋江中队已过了赤松林，后队方到林边，吴用猛叫：“林内恐有埋伏！”说未了，只听背后林子里炮响，伏兵果然杀出，梁山后队郑天寿慌忙应敌。李成早已一马当先，挺枪直刺，郑天寿举刀急迎，两下便斗。不上二十余合，郑天寿刀法已乱，那里是李成的对手。燕顺拍马来助，只见官军呐喊齐出，杀气影中，郑天寿中枪落马。燕顺大惊，只道郑天寿一命休了。幸王英马到，救了天寿。官兵奋勇冲杀，贼兵大乱。吴用急命杨志还救，那李成早已领兵退回去了。郑天寿左肩中伤，折兵八百余名。宋江大怒，便催军马飞速攻清真营，吴用谏道：“不可，恐前去尚有奸计。总之行军万不可因怒任性，一旦有失，悔之晚矣。”宋江依言，整顿了后队，依旧按队徐行。到了前面，果然风会已设伏等候，幸吴用料着，不曾中计。

且说风会接得李成捷报，大喜，便教李成守营，自己领精兵二万人，扎住西灏山口。宋江兵马屯在平地，相拒一日。风会见贼兵不中计，便起早领兵，直叩宋江营前搦战。宋江大怒，使命前队迎战。秦明领命，便提狼牙棒一马先出。风会早已倒提九环泼风大砍刀，立马垓心。两人相见，各无言语，交锋便战。七十余合不分胜负，风会拖刀便走，秦明狠命相追。吴用大惊道：“这厮分明有计。”忙教鸣金收住。风会见了，亦不追转，便收兵而回。次日，风会一面告知云天彪，一面又来讨战，鲁智深当先迎战。饶你鲁智深本事高强，和风会只战得个平手。宋江、吴用都看得呆了。二人狠斗一百余合，只得收兵。第三日又战，宋江命武松出战，也只是平手。话休絮烦，那风会与秦明、鲁智深、武松连战五日，不分胜负。当晚收兵，吴用与宋江商议道：“风会这厮，真正了得，不如用计擒他为妙。”宋江问何计，吴用道：“他明日再来，便用如此如此擒他。”宋江称是。当夜安派已定，只等风会再来。

且说风会回西灏山寨内，正拟明早再出，只见李成前来说道：“相公连日辛苦，明日待小将出战。”风会应允。次日，李成领兵直叩宋江营前，大叫：“狂贼快献上头颅来！”宋江大怒，命燕顺出马迎战。李成举枪急刺燕顺，燕顺举刀敌住，一来一往，酣战四五十合。宋江暗暗称奇道：“李成真个不弱于风会。”只见燕顺气力渐渐不加，虚晃一刀败走，李成狠命相追。风会大惊，急叫鸣金，李成已追上一段。深草坑里，绊马索齐起，燕顺挥众军掩上，将李成捆捉去了。风会急命起鼓进兵，来救李成，吃贼军两翼挡住，风会冲杀不入，只得懊恨收兵而返。

且说宋江收兵回营，燕顺解着李成进来。宋江随即喝退燕顺，道：“我教你去相请李将军，谁教绑缚将来。”燕顺诺诺而退。宋江连忙跳离交椅，走下帐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帐来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兄弟们不识尊卑，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李成答拜毕，大笑道：“宋头领，你此等诈术，可以网罗俗子，不能结纳英雄，竟敢如此唐突李成，无怪你眼睛戳瞎了！”宋江心中大怒，众头领同声共愤道：“俺哥哥山东、河北驰名，叫做及时雨宋公明，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，如何省得！”宋江猛然得计，便喝住众人道：“休得伤犯李将军！”便问李成道：“小可宋江，怎敢背负朝廷，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神力，实慕将军虎威，今日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李成笑道：“宋公明，你须受招安，李成现是军官，未免多此一番招安。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，你还想受那个的招安？”

宋江未及开言，只见郑天寿大叫道：“哥哥休与这不明理的打话，小弟吃他伤了，哥哥反要与他陪礼！”说罢，提刀上帐。宋江忙拦住道：“兄弟若要如此报仇，皇天不佑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李成拱手道：“忠义宋公明！俺乃不知忠义之人，杀亦何妨。”宋江见李成口软，便怒视众头领道：“都是你们得罪了李将军，快与李将军陪罪。”与众头领丢了眼色，宋江先跪，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。宋江道：“小可久闻将军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幸得拜识，大慰生平，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，万乞恕罪。”李成亦拜倒在地道：“公明尊意究欲何为？”宋江笑道：“且请将军坐地。”众人皆起，只见后帐转出杨志，向李成叙礼，诉说别后相

念，两人执手洒泪。宋江便命置酒相待，用好言抚慰道：“李将军，你看我众兄弟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，若是将军不弃，愿求协助宋江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

李成看到此际，暗暗想道：“我若任性拗他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与国家毫无益处，不如趁他笼络之时，我便将计就计，投降了他，就中取事。或除得来宋江更妙，万一不能，就剪灭他几个羽翼，也胜于白死。”便对杨志道：“杨兄，公明哥哥好意，我非不知。但我李成耿直一身，断不肯无功受禄，现在既蒙招留，我却不敢附居众英雄之列，倘一旦立得一二功劳，显得我李成本领，然后再叙大义。”宋江又起坐长揖道：“将军在此，山寨有光，又肯为我立功，莫说众兄弟钦服，就是我宋江这把椅儿也当奉让。”大众欢谈了一回，李成对宋江道：“公明哥哥大义，小弟十分钦佩，现在小弟还有一个知己，倘能邀得他来，亦可一同聚义。”宋江问是何人，李成看着杨志道：“就是大刀闻达，现在云统制帐下。”杨志接口道：“此人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惜乎不能招致。”宋江道：“想云天彪日内必来，闻将军必然同来。”便对吴用道：“何不用计擒之？”吴用捻髭微笑道：“且看。”当时众人又谈一回，酒阑而散。

吴用私对宋江道：“李成此意，真伪难测。今小可已定主见，来日调杨志为先锋，即以李成为副先锋。我看杨志和李成交情甚好，必能联络得李成。阵上我教杨志与李成寸步不离，他亦无所施技。李成倘肯奋勇斩获，便是诚心归我，如或有退缩，便见其伪。至招致闻达一层，小弟另看机会。”宋江称是。当下计议已定，吴用便教将李成手下被擒的官兵放走几个，回去通知李成投降，以绝李成归路。

风会在西灏山，闻知李成降贼，大惊。正在踌躇无计，次早忽报云统制领傅玉、云龙、闻达、欧阳寿通，并三万人马前来，风会忙令开营迎入。原来天彪自接到康捷传枢密院札子，令其收复莱芜、新泰，正在调集各路人马，忽接到宋江攻清真营之信，便飞速统兵赴清真营来。风会禀称：“李成追贼被擒，闻得已降于贼，殊为诧异。”傅玉、闻达等亦个个呆了，齐声道：“万不料李成有此一事。”天彪沉吟了一回道：“非也，吾料李成决不出此。他从我年余，《春秋》大义闻之熟矣，何至今日昧心。且统兵前进，以观行止。”说罢，便命闻达为前部，密谕道：“此去如见李成，不可鲁莽，须细心察看行止。”闻达领令起行。天彪便命傅玉守营，众将齐出。天彪三万人马，并风会二万人马，共五万人马，浩浩荡荡杀奔宋江营前。

宋江见天彪兵马果到，又是闻达为先锋，大喜，便命杨志领李成当先出马，宋江领全军齐出。两阵对圆，这边官军队里，五百名砍刀手拥天彪出阵，大骂：“宋江瞎贼！因你目无朝廷，故尔天加大罚，尚不悔悟，还敢猖狂！”宋江大怒，出阵大骂：“你这厮早晚必为吾擒，尚敢口出狂言！”便叫杨志出马。这边闻达提大刀迎住，两下便斗。两阵呐喊，战鼓齐鸣。李成在杨志背后看着杨志，立马挺枪待刺，心中忽然不忍，猛咬牙道：“今日如此徇情，臣多一友，君少一臣矣！”骤马上前，一枪直透杨志背心，穿出前胸，大叫：“杨志，我顾你不得了！”贼军一齐大惊。天彪大喜，急挥前军杀上。李成抽出枪头，与闻达并马杀奔贼军，贼军前队大乱。官军一齐奋勇大杀，直杀得贼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宋江、吴用忙约后队飞逃，怎当得官兵势大，遮天盖

地的杀来。正是：泰山压卵，不须辗转之劳；螳臂当车，岂有完全之理。不知宋江、吴用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

却说宋江领后队兵马飞逃，云天彪领大军追上，宋江前队早已沉没。但见官军各奋神威，大呼冲杀，四边尽是青州、登州、莱州旗号，翻翻滚滚，铜墙铁壁价裹来。宋江等逃过赤松林，天彪驱军直追那林子内。吴用原有孔明、吕方两枝伏兵，此时见了官军，便袭杀出来。官军抽出两翼迎敌：左翼是云龙，敌住吕方，不上十余合，云龙格开吕方画戟，右手抢入吕方肋下，擒过马来；右翼是欧阳寿通，敌住孔明，不三合，吃寿通一鞭打去，死于马下，两枝伏兵都败。官兵一齐痛追，宋江、吴用等纷纷逃入野云渡原寨。天彪亦传令住扎。众将兵丁齐来献功，计斩首五千余级，擒获三千余名。李成献上杨志首级，伏地请罪，天彪亲自扶起道：“今日这番大胜，皆防御一人之功也，岂可言罪。”众将见李成果然杀贼回来，皆深服天彪巨识。天彪吩咐军政司将众兵将功劳从实纪录，一面将杨志、孔明首级，并吕方正身，解去都省，这里传令三军安营造饭。慢表。

且说宋江收聚败残人马，在野云渡寨内，对吴用道：“万不料中了李成毒计，害了杨兄弟性命，又失陷了吕方、孔明两位兄弟，人马损近一半，此仇如何不报，军师可有良策么？”吴用沉吟道：“我军锐气已挫，兄弟们受伤者不少，敌势方张，若舍了此地而走，新泰、莱芜拱手而去矣。为今

之计，速调新泰、莱芜兵马各一万二千名，同来把这野云渡守住，再作计较。好歹要报这败阵之仇，兄长且宽心勿虑。”宋江依言，查点受伤头领，燕顺、王英并前次受伤之郑天寿，俱送回山寨养息。这里调新泰头领穆洪、李俊，莱芜头领史进、陈达、李忠，各领一万二千人马，前来助守营寨。次日纷纷都到。宋江与众好汉饮酒解闷，吴用正于座间商议进攻之策，忽报：“金枪手徐将军，带领紫盖山新降火王二位头领，并四百人马到来。”

原来火万城、王良因宋江不礼貌他，忿然而去，直到东平府占据了紫盖山。宋江探听的实，便教萧让写下一封赔罪的书信，差徐宁亲自赍去。这是一月前的话。那火王二人自得了宋江书信，自相商议，因本寨兵微力薄，断难久守，不如仍旧归顺梁山。二人便奉了那位军师，并带四百人马，投到梁山。适宋江不在山寨，便径投兖州卢俊义军中。那卢俊义三万人马，已由兖州北门退出八十里安营下寨，当时接到火王二人，一番慰劳犒赏，自不必说。那火王二人，并那位军师、四百人马，在卢俊义营内歇了一宿，卢俊义便差徐宁护送他到宋江营里来。

宋江闻报大喜，忙叫请入。只见徐宁领着火万城、王良进来。火王二人俱全遍披挂，进来见了宋江，便拜倒在地。宋江亦拜倒在地，自责道：“宋江不识英雄，前次实属简慢，千乞恕罪。”火万城、王良齐声答道：“不才下将，得蒙收录，实为深幸。”二人又与众头领相见了。宋江逊了坐位，看那二人都是少年英雄，火万城状貌魁梧，王良骨格劲秀，使的军器都是金钱豹尾熟铁点钢方天画戟，端的威风凛凛。宋江一见了两人的戟，蓦然想起郭盛久已被害，吕方现

又遭擒，止不住一阵心酸。因想得这两位英雄，又晓得他实是诚心归顺，也是欢喜，提过慰劳谦逊的话头，说到：“官兵利害，我等新挫锐气，怎生报仇？”火王二人道：“公明哥哥放心，我等有一位军师同来，系是一位异人，乃大西洋欧罗巴国人氏，名唤白瓦尔罕。系彼国巧师喇哑呢喇之子，专能打造战攻器械。他现在制造一等战车，可称无敌。据他说来，此车可以横行天下。现在带了二十辆在此，他在后面押着就到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报来道：“新军师白瓦尔罕到了。”宋江忙吩咐请来。白瓦尔罕到内帐相见，众人看那人中等身材，粉红色面皮，深目高鼻，碧眼黄发，戴一顶桶子样浅边帽，身披一领大红小呢一口钟，像杀西洋画上的鬼子。宋江与他见了礼，问候毕，说到战车一事，白瓦尔罕道：“我这车法有一丈四尺阔，二丈四尺深，三丈高矮，三轮，八马，一辕，中分三层，上一层大铤，中一层强弩，下一层长矛利钩，车后还有四个翻山轮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见吴学究接口说道：“据军师说来，仍是吕公车的格式。不是小生多说，若是在边庭之外，沙漠地上，千里平坦的所在交兵对阵，用那吕公车最为胜算。如今却在内地，山林映掩，七高八低的路途，即有平原，亦不过十数里开阔，此等处亦用吕公车，岂非大器小用？”白瓦尔罕听了笑道：“怪得老先生不晓得，只知你那中华吕公车利害。吕公车虽好，却如何及得我这车法！这车，我国唤做色厄尔吐溪，你们汉字翻译来，却是‘奔雷’二字。那吕公车四轮六马，四根车辕，马在前，车在后，转折最笨，四平八稳的所在，方好驰骋。况且马既在前，最易受伤，一马伤损，全车无用。又遇着小

小坑堑，便跌倒了，再也扶不起。怎比这奔雷车，却是车在前，马在后。平坦处，马驾车；险难处，车带马。三轮八马，只用一根车辕，妙处只在那小轮上，转折最灵。车下有鞬板，轮边有尖脚，那怕八尺阔的壕沟，五尺高的巨马，都阻他不得。轂后又拖两扇铁篦，防敌兵撒铁蒺藜攔马脚，遇着铁篦便扫了开去。若是收兵回时，将马头带转，仍可马前车后，倒退而回。弓弩铙矢仍向着外面，敌人不能追逼。随地扎营，便将车来作围垣，人马都歇在里面，车内便是帐房，胜如铜墙铁壁。只有高山不能上，杂树林内不能进去，余外都去得。那吕公车如何及得？”说罢，便教手下人：“把色厄尔吐溪驾一辆进来，与大王爷过目。”火成城、王良齐道：“贤弟也须要请了宋大哥将令再行。”宋江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这有何不可，便教驾来。”

不多时，轮鸣轂响，白瓦尔罕手下人驾了一辆奔雷车进来。宋江同众头领起身观看，只见那车正面刻作一巨兽头面，油漆画成五彩颜色，两只巴斗大小眼睛，直通车内的上一层，便当作两个炮眼；巨口开张，中一层军士俱在口内，那弩箭便从口内喷射出；下一层便是巨兽额下，六枝长矛、四把挠钩当作须髯，里面钩矛壮士俱披铁甲。车的周围俱用生牛皮，蘑菇大钉钉牢，里面垫着人发，头发里层又铺绵纸，所以枪箭铙炮万不能伤。车后一辕四衡，驾着八匹马。车上又有小小一座西洋楼在兽额上，里面立得一个人，执着一面令旗，为全军耳目。白瓦尔罕又教将那车打开了，请宋江看里面的机括。下一层钩矛，中一层劲弩，是不必说。惟有那上一层的两座火铙，甚是利害。那铙名唤“落匣连珠铙”。上面一只铜戽子，容得本铙四十出火药、四十出铅

子。但将铜犀内火药、铅子加足，又将下面銃门火药点着，那铜犀中的火药、铅子自能落匣，溜入銃管，向外轰打，不烦人装灌，便銃声络绎不绝，直待四十銃发完了方止。若四十銃不足用，只顾将火药、铅子加入铜犀，那怕千百声，陆续发出不断。更防銃管热炸，銃下各备大水壶一把，频频浇灌。那銃能发一千余步远近，都从巨兽眼眶中发出。车后又有四个翻山轮，激那石子飞出去。石子大小不等，小者飞得远，大者飞得近，也有数百步可发。那车每辆共用三十人：六个人在上层用銃，八个人在中层使弩，十个人在下层用钩矛，五个人在车后步行驾马，一个人在西洋楼内掌令旗。军士不须习练，一指拨便会。只要进退有序，那车发动了，分明是陆地狴犴，果有轰雷掣电之威，倒海排山之势。

宋江同众人看了，十分欢喜，便吩咐并十九辆都藏入中军，一面杀牛宰马，重整杯盘，庆贺新到头领。那紫盖山新降四百人马，俱着犒赏。宋江因火王等人新来，俱让在右边客席，自己同众弟兄在左边主位上奉陪。火王二人又让白瓦尔罕坐了首席。轮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宋江问白瓦尔罕道：“小可万幸，得遇军师降临，不知军师离贵国几年了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我虽西洋人，实是中华出世。我祖上原系渊渠国人，因到欧罗巴国贸易，流寓大西洋。近因国王与中国交好，生意往来，我爹娘也到中国，居于广州的澳门，方生下了我。我爹名喇哑呢喇，是西洋国有名的巧师，五年前已去世了。我学得爹的本事，广南制置司访知了我，将我贡于道君皇帝。我是中国生长，所以中华礼仪、言语、风俗都省得。天子却爱我，怎奈蔡太师、童郡王需索利害，我供应不迭，他便在天子前进了谗言，几乎被杀了。幸官家圣明，赦

我死罪，发回广南编管，一路又受尽差官的腌臢气。恰好从大庾岭经过，吃火王二兄来劫了，杀死差官，取我上山。原因我与火大哥在广南时便厮熟，我回去不得，就在那里落草。不料官军追捕得紧，不能容留，火王二兄因此弃了山寨，与我同投东京元阳谷。到彼未久，又被乡勇所破，今日幸遇公明哥哥。只我是个粗汉，兵法韬略，却都不晓，只会造些攻战器械罢了。我还有沉螺舟之法，水战最利，将来我做了与哥哥应用。”众人大喜。

宋江对众人道：“攻新柳城时，白家兄弟若在，何惧刘慧娘哉！”只见吴学究只是不语，低头拈髭，出神价寻思。众人不解其意，宋江只道他筹划破敌之策，便笑道：“有此战车，何愁不胜，军师还想甚么？”吴用笑道：“非也。”又想了半晌，笑道：“白先生此车，果是妙绝。非吴某夸口，也省得些战守器具，机括巧法，今我在这车上反复要寻他破绽，设法破坏他，委实算计不出。此法再以兵家奇计驾驭，真可以横行天下也。”白瓦尔罕笑道：“我的法儿，你如何能破坏得！我算得千稳万当，便是我自己寻破绽也难。”吴用道：“我想只得二十辆，破敌如何够用，我要照样多造数百辆，不知随军工匠可做得否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我带来巧匠有三十余人，若本地有巧匠，可以照样帮做。”吴用对宋江道：“既如此，可速传令广备材料。这里随营粗细匠人有一千余人，便连夜并工制造，期限二十日内，要打造二百辆奔雷车。一面挑选壮健头口骡马一千六百匹，惯战头目军兵六千人听用。”白瓦尔罕道：“军师且慢。这车虽照样打得，便是车内钩矛弓弩也都容易，只有那两座连珠铳，非比等闲，却极工致。略带粗糙，便不合用。又没得这许多上好镞

铁，那怕匠手多，二十日工夫要造二百座，如何赶得及？”吴用听了，寻思道：“有了，且打起来，看有多少且用。如不够时，我想佛郎机可以代得，每一辆车上用两架佛郎机如何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佛郎机虽好，只是六个人如何使得转两架？若多添人，车上窄狭挤不开。而且人多了，那车便上重下轻，用不得。我想你们用的一种神臂弓，倒也利害。旧法那弓是横用，两人合用一张，箭长六尺，发五百步。今我改作竖弓，三人合用一张，箭长八尺，发八百步。这等做来，仍是六人够了。”宋江便催连夜预备。宋江亲与白瓦尔罕把盏，众头领欢饮至五更方散。

次日，随营军匠去赶办材料。吴用请宋江传令，在后营空地上搭起庐厂，当了作场，尽选随营工匠共一千余人在内打造，就请白瓦尔罕在内作提调，又派两员头目做监督，都关了二十日的口粮。将现成的奔雷车，拆了两辆作式样，其余十八辆都在中军听用。又调金枪手徐宁领三千步兵，周围昼夜巡查，作场内不许半个人进去，半个人出来。又传令坚守，不许出战。

却说云天彪自大胜了宋江，遣人报与都省。不数日，贺太平文书转来，言吕方已就都省正法梟示，所有统制战功已恭折奏闻。天彪便赍发了来使。这里日日遣将挑战，宋江坚守不出，一连十余日。天彪与众将商议劫宋江的营，又被吴用料着了，不能取胜。天彪对众将道：“这厮不肯出战，又不退去，必然有谋。”傅玉道：“末将之意，乘此时移檄景阳镇，教陈希真发兵屯在白沙坞，牵制这贼，却是胜算。”天彪道：“总管之言甚是，陈希真此刻一切部署都妥了，可以调动。但我深防这贼抄过赤松林去取二龙山，他占了二龙

山攻青州最便。可分一彪人马去赤松林后扎营，那贼若来，便可截杀。我在这里不妨。”便令风会、欧阳寿通分八千人马投赤松林去讠。一面发公文调陈希真发兵进白沙坞，一面又去宋江营挑战。宋江只不出，不觉又有十四五日。

却说宋江营里赶紧打造奔雷车，至十八日晚间已皆造完，共造成二百零二辆，连中军那原有的十八辆，共是二百二十两。内中新造者，六十辆有连珠銃，其余都用神臂弓。连原有的算来，七十八辆用连珠銃，一百四十二辆用神臂弓。那新造的与白瓦尔罕所造原车，毫忽无二。宋江大喜。吴用便传令，将二百二十辆奔雷车分作四队：中间二队是扫地龙火万城、铜柱王良，每人各领马军五百，步军一千，奔雷车五十辆，内用连珠銃者十五辆，用神臂弓者三十五辆；又令没遮拦穆洪领六十辆在左军，霹雳火秦明领六十辆在右军，各带马军五百，步军一千。那六十辆皆是二十四辆銃，三十六辆弓。宋江同李俊、史进领三千兵为前军。吴用道：“天彪若败，必投赤松林，可令鲁智深、武松分两路步兵，往彼埋伏。徐宁领马军抄出林后，断他归路。”分派都定。

云天彪那料到这件战器，当日正亲领大队兵，直叩贼营搦战，留傅玉守寨，阵上带的大将是云龙、胡琼、闻达、李成，当时在贼营前列成阵势。宋江早领兵出迎。天彪远望见宋江阵后的尘土高而且锐，早猜疑道：“这厮半个多月不出，莫非习了车战之法与我厮杀？”忙吩咐李成、闻达道：“我看贼兵阵后的尘土，好似战车，你快将后军约退，多多准备下鹿角、拒马、铁蒺藜，防他冲突。”李成、闻达领命。宋江已将人马摆开，大叫：“对面阵主答话！”天彪骂道：“杀不尽的贼子，快来纳命！”宋江大笑道：“前误中你

的奸计，今日与你分个胜负。”天彪大怒，命胡琼出马。宋江阵上并不发人交锋，便把军马退后，放出那四队奔雷车来。天彪看时，果是战车，都做成恶兽模样，中间一辆顶上立着一人，皂衣披发，手执一杆七星旗，指挥全军。天彪急将前军调转，那奔雷车已到，弓弩铙石好一似轰雷骤雨打来。李成、闻达忙叫撒放拒马、蒺藜，那知那车山崩岳倒价拥来，拒马、蒺藜全不济事。但见火铙到时，尸骸粉碎；矢石落处，血雨纷飞。那神臂弓的羽箭，八尺长短，横射来，遇着人马，五六七八个的平穿过。官兵如何抵敌得，都弃甲抛戈，叫苦连天，各逃性命。那胡琼已中火铙，连人带马死在阵里。宋江同花荣、李俊、史进分两路抄杀，官兵死者无数。天彪料得那车不能入树林，忙同云龙、李闻二将奔入赤松林内。那林子里面树木丛杂，马匹难行，马军大半弃了马奔入去。宋江见官兵避入林内，便大驱奔雷车，杀奔天彪大营去了。

这里天彪败兵方入林中，只听喊声大起，一队步兵杀来，正是武松。天彪无心恋战，只顾奔走。前面喊声又起，鲁智深领一枝步兵拦住去路。天彪见贼人俱是步兵，也与众将下马步战，争奈官兵受伤者多，难以力斗，正被困住。幸而一枝官兵杀到，正是风会、欧阳寿通，也是步战，杀开贼兵，救天彪一干兵将，出了松林来，一齐上马，投北便走。风会道：“西灏山大营已被贼兵夺了，原来那厮战车不怕壕沟，拒马都挡他不得。傅玉敌不住，败回清真营去了。且请主帅回清真营，再作计较。”那鲁智深、武松见天彪走了，那里肯放，并力追来。天彪且战且走，不到一二里，一彪马上贼兵，呐喊摇旗截杀出来，兵马甚多，正是徐宁。一个个

兵强马壮，大喝：“云天彪想逃那里去，官兵都被老爷们杀尽了！”天彪叹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云龙道：“爹爹断后，让孩儿同风二伯伯当先，与他决一死战。不带伤的儿郎们都随我来！”

云龙正待向前，忽见徐宁阵内都叫苦价乱起来。云龙定睛看时，只见一队猩红飞火旗，从贼兵阵后杀出来，当先一员女将，黄金锁子连环甲，枣骝火炭飞电马，烂银梨花点钢枪，领着那一班女儿郎，火杂杂的闯进来，好似一虎入羊群。云龙认得是丽卿，大喜，忙叫天彪道：“爹爹，陈道子兵马到也！”天彪大喜。众败兵听了，都精神百倍，一齐舍命杀奔上来。那丽卿一枝梨花枪，飞花滚雪价卷来。天彪、云龙已杀到，合兵一处。丽卿道：“云叔叔，我爹爹得了檄文即便起兵，未到白沙坞，闻知官兵失利，爹爹却教奴家夫妻分兵两路来此策应，我那玉郎也就来了。”说不了，西北上尘土障天，金鼓震地，祝永清领一彪兵马杀到。天彪传令，叫受伤者靠后，其余一齐向前，协同永清、丽卿的兵马，奋勇厮杀。那徐宁见官兵有救，又复凶猛。料知胜不得，便会同武松、鲁智深收兵去了。天彪问丽卿道：“你父亲何在？”永清道：“泰山恐新营再失，忙去保护。他说我兵已挫锐气，赤松林切不可弃了，且守住此林，再商量。”云龙道：“孩儿也这般想，须得守定林子，方好议破敌之策。”天彪便分下闻达、欧阳寿通把守赤松林，众人一齐收兵回新营来。

陈希真已到，与天彪毗连下营。陈希真与天彪相见，查点兵马，三停折了两停，带伤者无数，失去器械马匹的更不必说。天彪道：“若非风都监、欧阳防御来救，吾已失陷

了。此刻坏了大将胡琼，伤兵二万多人，大营沉没，这贼必然乘势来攻，宜早定良策。这车不知何名，便是吕公车，亦无此利害。”李成、闻达道：“若非主将先幾，将后军约退，势必全军覆没了。”云龙献计道：“赤松林虽可守，那厮若顺风烧林，或由上坂坡攻来，仍没阻挡。我想他虽能跨沟，毕竟沟窄之故，若是沟宽，未必就跨得。何不于这几处掘下阔沟，筑起土阬，竖起软壁，可保无虞。”天彪道：“你这痴子，亏你想，也须要设法破灭他，那个同他来死守过日子！”希真道：“令郎之言不为无理，我等此刻锐气正堕，只好暂守几日。”天彪依言，便传令去上坂坡、松林后等处，开掘阔沟，连夜凿打土阬、软壁。

希真道：“要破灭这车，只除请这一个人来，再无第二能者。”天彪问是谁，希真道：“除了你的令媳刘慧娘，还有何人。”天彪道：“小儿尚未完娶，怎得他来相助？除非速去知会刘亲家，教小儿去赘婚，只好草草成礼，聘了他来。破敌之后，我自与刘亲家陪话。”希真道：“完姻倒好讲，只是他此刻病势甚是危笃，如何来得。”天彪道：“是何贵病，如此利害？”希真道：“便是他自从兖州破贼之后，得了吐血症，不曾好得，日甚一日。我来时，渐渐不能起床了。”天彪道：“既如此沉重，何不延请孔厚医治？”希真道：“刘广夫妻日日念诵孔厚，知他在那里，何处去请！”天彪道：“惜不早说，他现在马陵镇姬公山内。”便叫：“龙儿，休要再慢，快请孔先生到兖州镇去，全军之危，在此解也。”云龙领命，忙请了令箭，带领伴当，奔姬公山请孔厚去了。天彪道：“刘小姐虽病，若还可商议计策，何不先去问他一声，或有妙策可用，岂不强于困守到他病好。”希真

道：“贤弟之言甚是，待希真即写信去问。”希真当将此车情形，备细写了一封书信，差人飞递兖州刘广处，问慧娘去了。这里派闻达、欧阳寿通紧守赤松林，又教风会去上坂坡把守，又传令教傅玉坚守清真营。

却说宋江大获全胜，掌得胜鼓回营。奔雷车陆续收齐，毫无破损，都把来摆在营外，就如连城一般。军士、马匹都卸去将息，教军匠赶紧添补铙石箭矢。众头领都来请功，杀死官兵无数，夺得器械战马极多。徐宁道：“天彪将要擒住了，却吃两路官兵救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今虽逃脱，不久便为吾擒。”遂大开庆贺筵席，犒赏三军。白瓦尔罕见大胜了一阵，欢喜得手舞足蹈。宋江与众头领都与他把盏称谢，白瓦尔罕吃得酩酊大醉，支撑不得，先扶去睡了。众头领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报事人禀道：“探得官兵在上坂坡开掘壕沟，都有二丈余宽。分里外两层，相去一里远近，内藏八卦线路。隔沟竖立软壁，凿打土_闾。赤松林内树木，都用铁索横贯拦截，里面也掘壕堑屯兵，林内排满枪炮把守。”宋江便请吴用、白瓦尔罕商议。吴用道：“他道我奔雷车不能入树林，所以用此法坚守。殊不知近日天气乍热，必有南风，准备下干柴芦苇，顺风烧林，看他如何！”白瓦尔罕道：“这车二丈多宽的沟果然跨不过，若是直逼近沟边，他也不能奈何我们。我们且把奔雷车都逼近壕沟，堵住了他的线路，再一面用枪炮攻打，一面填壕。他那软壁、土_闾虽不怕枪炮，却能守远不能守近，逼近了打，有何不能破。”宋江道：“两计都妙。”便令秦明、穆洪、火万城、王良仍统领全队奔雷车，攻打上坂坡，每车二乘，中夹火器兵一队，各带金轮

炮、风火炮、过山鸟、九节銃；又令李忠领掘子军，各带搬土器具，一面填壕，待壕平，便大驱奔雷车掩杀。这里便令李俊、史进带军马二万，攻打赤松林，多聚干柴芦苇，灌了硫磺焰硝，只待风起纵火。

众贼领命，依计攻打，甚是凶勇。风会抵敌不住，雪片价报与天彪道：“贼兵逼近壕沟放炮，软壁、土都被打通。我军枪炮打在他车上，分毫不能伤动。军士死伤甚多，小将等力守不住，请令定夺。”接连又接到闻达、欧阳寿通报道：“贼兵数万来攻赤松林。探得贼人广聚干柴芦苇，恐南风骤起，贼兵乘风纵火，势难抵敌，请令定夺。”天彪与希真商议道：“贼兵既能逼近壕沟攻打，土、软壁又挡他不住，早晚必有南风，如贼用火攻，势难把守，不如暂时退兵。我想贼兵要图青州，必经二龙山。别处都是陂荡港汊，他用车战，不能得利。二龙山八面险阻，亘长数百里，贼兵必不能全围。哈兰生营内钱粮军需，可支数月。我兵屯守在彼，扼其咽喉。贼兵进战不能，久屯兵疲。乘其疲时，再设计破他，自能取胜。”希真道：“统制之言甚是。我等退兵，须分两路：统制在左，我在右。我的队伍俱用青龙牙旗，统制俱用八卦斗方旗。倘贼兵追来，互相策应，各认自己旗号。”便传令叫风会、闻达、欧阳寿通都收兵，一齐退回。

正说间，只见正南上火光冲天而起，闻达等都败了回来，说道：“贼兵已用火攻烧入林子来了。”风会等也收兵回来，说道：“贼兵已将土攻倒，那厮的车子已过沟了。”官兵尽皆失色。天彪吩咐拔营都起，三军得令，都纷纷动身。忽一骑流星马飞来，看时乃是差去兖州镇的人回来了。那人禀道：“有刘小姐紧急回书在此。”希真、天彪忙取书

信拆看，上写着：“据所述战车情形，大约亦吕公车之类。车上执旗之人，乃全军耳目。若令善射者先射杀此人，则全军可破矣。甥女之病不过如此，既去请孔先生，望以速来为妙。”天彪对希真道：“兵之胜败，不可轻试。教谕重病弱只顾先走，我与总管各统精兵，分为两翼，看贼势头。如刘小姐之计果验，我等分抄袭杀。若是不验，我兵已是远走，万全无害。去射贼兵头目，只有烦丽卿侄女前去，善射之人更无出他之右。”希真道：“此言甚当。”遂将教谕重病弱先退回青州去。希真一面选八名精壮防牌军，护着丽卿，前往射贼。只见火光冲天，呐喊动地，梁山兵马已是杀来。天彪、希真分兵两路便退。

丽卿领命，贯弓插箭，带着八名防牌军，纵马往那奔雷车迎上去。希真教永清、万年各引一枝兵接应丽卿，又令真祥麟将慧娘的新法连弩手五千人，拨在赤松林后埋伏，军中尽挂起青龙牙旗。天彪亦将火器弓弩都调在面前，全军都换了八卦斗方旗，只等丽卿手到成功。望见贼兵已攻透上坂坡，大驱奔雷车掩来，只见丽卿匹马迎去，防牌军紧紧护定。丽卿不待他奔雷车跑发，早将一枝箭搭在弦上，拽满雕弓，对那正中执七星皂旗人的咽喉射去。那人中箭，往后便倒。二百余辆奔雷车，没了这皂旗人，就像人无眼目，行动不得，都乱起来。天彪、希真望见大喜，忙麾两路兵马杀出。正是：将军虽有弯弓技，利器须防变法多。毕竟奔雷车破得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

却说天彪、希真望见丽卿射倒奔雷车上皂衣执旗之人，奔雷车不战自乱，当时发两路兵杀出。却不防左边车上，又钻出一个人来，一样身穿皂衣，手执七星旗，指挥三军。丽卿待要再射，见右边车上也钻出一个人来。霎时间，十数乘车上共钻出十数个人来，都一样装束，手执七星旗，随你去射那一个，那奔雷车依就轰雷掣电价掩杀过来。丽卿见不是头，勒回马便走，幸亏那匹穿云电快，又亏不顶着连珠落匣銃的车道，背后神臂箭一叠连射来，都吃他用枪拨落。饶你这般溜撒，右手腕下还着了一石子。那枣骝马已飞出十余里之外，窜过里沟，奔雷车追赶不上。八名防牌军，只有一个逃得性命。万年、永清两枝兵忙来接应了丽卿。天彪、希真连忙退兵而走。赤松林内烈焰障天，李俊、史进领兵杀来，却不防深草内伏下五千张连弩，一弩发九矢，都是药箭，贼兵射杀无数。李俊、史进从乱军中逃脱性命。火万城等渡过里沟，大驱奔雷车追杀时，官兵已去远了。火万城等便在天彪扎营之处屯下，等候宋江、吴用到来定夺。不多时，梁山兵马都纷纷到齐，宋江、吴用升帐商议。吴用道：“天彪此去必守二龙山，众位兄弟且休歇马，可乘此胜势，速去攻打。若破了二龙山，取青菜易如反掌也。”当时都起，将奔雷车为前部，直奔二龙山来。

却说天彪、希真等收兵回二龙山，哈兰生接上去。希真却在山口平地上，据河下寨，为犄角之势。又教风会、李成速赴清真营把守，以便联络呼应。等得梁山兵马来，天彪、希真营已安妥。这番幸亏天彪备下退兵，虽败了一阵，却未伤失人马，亦不遗失器械。宋江、吴用追到，见天彪、希真已据了形势，便也下寨。吴用道：“官兵一半据山，一半临水，为犄角之势。吾当先攻陈希真的营，破了他犄角，然后并力攻天彪。”定了主意，次日，便整顿奔雷车来攻希真。希真守住河口，急切攻打不入。天彪请希真上山，商议破敌之策。天彪道：“夜来细作探得此车名唤奔雷车，是什么西洋人白瓦尔罕替他制造。刘小姐之计，竟不济事，却更用何法破他？”希真道：“此车既已利害，更加吴用这厮善于调度，如虎生翼，实难破他。今我愚见，定下一计，不知如何。”天彪道：“计将安在？”希真道：“这厮欲先攻我营，破我犄角之势，却吃我守定河沿，奈何我不得。我看这条河下流头，水浅而窄，河这面平阳空阔，这厮必由此而渡。若用一万人马在彼守住，营内暗埋地雷，用竹竿通出药线。这厮用奔雷车来，诱他到地雷之所，用刘慧娘钢轮火圈之法，点着总药线，从地下直打车底，必然可破。此横攻不利，用直攻之法也。”天彪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但你紧守河口，兵势分不得，待我分兵去诱敌。”遂问：“那位将军去？”闻达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当日领了将令，分军马一万，带了地雷火炮，上山扎营，依计行事。

却说宋江、吴用攻打希真营寨，因河深水溜，一连数日不能取胜。吴用果然亲来踏看地利，见下流头河道狭窄，水势平漫，车马可渡，又探得河那边一派平阳，可攻希真寨

栅，便请宋江大军渡河。闻达见宋江等都渡过河来，大喜，便领兵出营，在地雷之所，布成阵势，等待贼兵。梁山兵马出营，见有官兵，报与宋江。白瓦尔罕便教休管他，只将奔雷车上冲过去。吴用忙止住道：“且休鲁莽。这厮明知奔雷车利害，却在此安营布阵，前后并无依傍；我兵骤到，彼军并不惊惶，且有欢幸之意：必然有谋。这厮见我奔雷车不能横攻，却用直取之法，若非陷坑，必用地雷。但陷坑之法，他先不敢在彼行走，必是地雷无疑。且将兵马屯住，一面埋锅造饭，一面叫李忠领掘子军，并力去打地道。若地下遇着竹竿，便是药线，先与他点着了，再驱兵掩杀。”宋江大喜。当时李忠领掘子军刨掘地道。那片地却是土厚而松，不消半日工夫，掘到闻达阵脚下。闻达见宋江按兵不动，领兵挑战。宋江将奔雷车横截军前，只不出战。闻达领兵辱骂，贼兵亦骂，只是不出。

却说希真与天彪都全装盔甲，立马山上观望，约定三军，只待贼兵中计，并力杀下。希真望见贼兵将奔雷车横截面前，欲进不进，车后游骑往来不定，隐隐望见有泥络担走动。希真大惊，对天彪道：“此计被吴用料破也！他若掘地道，先放地雷，反受其害，快传令叫闻达火速收兵。”一员军官忙领了令箭，飞马下山，直到闻达阵里。闻达得令，急忙退兵。只退一半，早已乒乒乓乓天崩地塌价响亮，地雷一齐发作，一霎时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但见那半空中血肉纷飞，肢骸乱舞，闻达前队官兵，已化飞灰。宋江大驱奔雷车掩杀，喊声震地，闻达落荒逃走。奔雷车拥来，祝永清、祝万年、陈丽卿、真祥麟屯扎不住，弃寨而走。天彪、希真忙接应众将上山，折兵无数。希真的营寨尽被贼兵夺了去。

宋江领兵直逼山口，将奔雷车围在山下，仰上攻打。幸这座二龙山山坡陡峻，而且山上礮石、滚木、灰瓶、炮子甚多，奔雷车不敢逼近山脚。宋江道：“可惜这山亘长，不能全围。”吴用道：“不必全围，只须加紧攻打，打得这厮守不住，往山后逃走，我跨过二龙山，大事成矣。今且教徐宁分兵退后，屯扎野云渡，多多采办材料，添造奔雷车应用。这里再设计攻打。”宋江依言。白瓦尔罕又劝宋江将这车后翻山轮上，多加石子，往山上飞打。那石子好一似骤雨雹子般的飞上来，防守军士叫苦不迭，只好各人将防牌遮护身体，那里展得手脚。希真见了，记起慧娘守新柳时用竹笆子之法，忙传令将宝珠寺后竹林内的青竹尽数砍来，连夜编成笆子，苫盖在上面。那石子打来，都溜了开去。比及黎明，宋江已用云梯来爬山崖。却不防希真已将笆子盖好，军士们松了手脚，便将礮石滚木一齐打下，把云梯打折了数十架，云梯兵一千余名，尽皆碾成齑粉。自此，贼兵方不敢来厮逼。

天彪与希真商议，希真道：“不料被这贼猜破地雷之计，反送了儿郎们性命。”正说间，忽报：“大公子已请得孔先生到了。”天彪忙叫请来。二人俱从山后小路上来，天彪、希真接入相见，云龙缴令毕，孔厚与希真、天彪相见了。孔厚道：“刘小姐之病，据云公子粗述大概，情形凶多吉少，恐小生前去，亦属无益。今且尽心谋干，事不宜迟，须火速前往。”天彪、希真齐声道：“全仗先生妙手回春。”孔厚道：“那一位将军同小生一行？”天彪对希真道：“此非仁兄不可，一者可与刘亲家商议破敌之计，二者探刘小姐之病。今贼势虽然猖獗，吾观此山险峻，军械全备，钱粮充

足，又有风会等在清真营策应，遮莫也与他守得数个月。倘刘小姐一时不得全愈，还望再来相助。”希真领诺。孔厚将药囊已收拾起，作辞便行。天彪请他用了酒筵去，都不肯。希真将原带来的兵马都交与天彪，自己止带五百名军健随行，又吩咐丽卿道：“你与玉郎在此听候云叔叔调遣，休要怠慢。”丽卿料道不久要大厮杀，欣然领命。希真、孔厚辞了天彪，带了从人由山后小路下山。

不说天彪与宋江相持，且说希真、孔厚下得山来，出了大路，向兖州进发。不日到了兖州，报入刘总管署内。刘广夫妻闻得孔厚到来，真是神仙下降。却又喜里带忧：喜的是孔厚医道高明，当能起死回生；忧的是只恐孔厚也说没法医治，真是心断念绝。闲文少说，当时刘广和两个儿子刘麒、刘麟到马头上迎接孔厚、希真，众官员都来相见了，刘广便直延至署中花厅叙坐。刘广先问近日贼势，希真将贼人猖獗的话略说一番。刘广道：“卢俊义那厮犯我北门，一攻而走，现在屯住境外北固山。我饬各处严紧把守，十余日前我用火攻之法烧那厮后营，还是秀儿病中替我划策的，却不能十分得利。如今病势日重，孔兄降临，深慰渴念。”孔厚道：“小弟自被高封斥逐之后，在敝乡居了年余，又因访友到姬公山，兜缠许久，久疏音问。吾兄荣升尚未道贺，并不知令爱小姐贵恙如此沉重，云公子来追寻，小弟恨不插翅飞来。”

刘广称谢，便延希真、孔厚进后堂，刘夫人也出来相见。孔厚问近日病势，刘广摇头叹气道：“这两日我也不望他活了，百计千方，真是有增无减，日甚一日。虽承贤弟远来相救，看来只是尽人事耳。”遂将慧娘自初至今的病情细

说了一番。刘夫人道：“只望孔叔叔仙手，救他的性命。”说着满眼流泪。刘广对希真道：“我已探知破奔雷车之计不成，秀儿前恐他耽忧，并不提起，只说已得胜了。少刻你也休提起。”希真点头。孔厚便请诊视，刘夫人道：“房中都预备妥了，只等孔叔叔进去。”于是希真、刘广同夫人引了孔厚，齐到慧娘卧室。里面自有侍女们伏侍，将罗帏挂起。只见慧娘斜靠在枕上，云鬓蓬松，花容憔悴，两颧被虚火烧得桃花霞彩也似通红，气促痰喘，十分危重。希真、孔厚至榻前问候，慧娘口称万福。刘夫人请孔厚诊脉，孔厚调息静气，细诊那慧娘的六部脉息，俱散乱如丝，也分不出至数，但觉撇撇霍霍，如火燃鼎沸，心中大惊，却不敢直说，因问：“胸中闷滞否？”慧娘道：“甚是饱闷，亦有时忽然松爽。”又问：“泻利否？”慧娘道：“便是泄泻利害，饮食不进，痰如膘胶，昼夜咳嗽不绝，通夜不能安睡。每夜发热，天明盗汗不止。心中不敢想事，一想便觉头晕欲倒。血却有四十余日不曾吐。”孔厚道：“此小姐因军机重事，用心太过，以致水火不交，须宽心静养，服小生之药，可以全愈。”慧娘知是孔厚假言安慰，因叹道：“孔叔叔，生死有定，有何足惜。况奴家素来参究内典，了达生死，色身去留，毫不介意。只是我家俱受朝廷厚恩，奴正要竭此一隙之明，佐我父兄报效国家，今狂寇未灭，此志不遂，含恨入地，真可悲也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感慨下泪。

慧娘果然问起奔雷车之事何如，希真道：“正要教甥女放心，用你的妙计，叫卿儿射杀那头目，果然大破了那车。宋江大败而走，逃入茭茭，早晚可就擒也。”慧娘听罢笑道：“却是姨夫哄我，甥女早已知道此计不济，贼势正在猖

獬。”刘广、刘夫人惊道：“是那个走漏消息，吃你知道了？”慧娘道：“何用走漏消息，若使官兵大胜，大姨夫必在彼办贼，岂能与孔叔叔同来？前日爹娘之言，孩儿倒信了。方才一听说大姨夫亦来，便知此车尚未曾破，爹娘恐孩儿忧苦，特地瞒我。爹爹昨夜说探得此车，系西洋人白瓦尔罕所造。孩儿却晓得此人，是西洋有名巧师喇哑呢喇之子，最善制造攻守器具，端的心思利害。此人不除，真官军之大害也。我又守着床上，用心不得，如何是好？”希真安慰道：“贤甥女病势如此，切勿再忧念军国，宜息心静养，服孔先生之药，及早全愈，破贼未晚。”慧娘点头。觉得多说了几句话，气冲上来，喘嗽不已。孔厚道：“我等且出外面议方。”刘夫人叫侍女仍把罗帏放下，都一齐出来。

孔厚已先到了厅堂上，顿足捶胸，叫起撞天苦来。众人惊问道：“敢是真不可救了？”孔厚道：“还问甚的！再是十八日便归天了，更有何法可救。今日二十七日，这个月大尽，下月十四日，那想再留得。”众人都哭起来。刘夫人只是向孔厚下拜哀求，孔厚道：“嫂嫂揣理，小生并非不肯出力，只我不是神仙，那有灵芝仙药，所用不过树皮草根，油干灯尽，大命已终，如何救得。”刘广道：“我疑莫不是从前之药吃坏事。”孔厚道：“从前有何人医治？”刘广道：“此间医生不少，最有名的两个都来看过，用药全不济事。还有一个老医陈履安看过一次，却不曾服他的药。因众医士都说他的药太霸道，所以不敢用。”便叫：“取从前服过的药方，并那老医未服之方，一齐取来，与孔先生看。”孔厚逐一看了，拍案叫苦道：“这样药，岂是医这样病的！令爱小姐贵恙，实由前番力守孤城，捍御强寇，昼夜焦劳，心脾

耗伤，以致二阳之气郁结不伸，咳嗽发热，吐血不寐。当时若用甘平之剂，调和培补，无不全愈。却怎的把来当做了风寒症候，一味发散，提得虚火不降；却又妄冀退热止血，恣意苦寒抑遏，反逼得龙雷之火发越上腾，脾肾之阳已被苦寒药戕贼殆尽，所以水火不交，喘泻不已。且因天癸虚干，认为阻闭，谬用行血破瘀，血海愈加枯竭。近日想必没处摸头路，故将一派不凉不热、不消不补的果子药儿，搪塞了事。此等虚实不明，寒热不辨，胡猜瞎闹，误尽苍生。这陈履安的方儿，虽非十分神化，却也洞明本源，不失规矩，早用他的药，何至于此！却怎地胡说他是霸道，请问霸在何处？真是燕雀笑鸿鹄，糊涂颠倒，至于如此，这病怎的不是这一派药医坏！”孔厚正骂得高兴，刘广不听则已，一听孔厚这番言语，便叫军官：“去锁那两个名医来，发中军官重责一百棍再说。”夫人、孔厚再三劝阻。刘广耐了半晌，方着人持了名刺，到地方官衙门去，传那两个名医来，每个处责，顺腿四十板，以泄忿恨。一面速教人去请陈履安来。谁知那陈履安有人聘请，到济南去了。当时孔厚只得独自定方，以心问心，足议了一个时辰，才酌定了君臣佐使，天色已晚。孔厚亲自制药，直至三鼓，方才煎好，送与慧娘吃下。孔厚又陪了半歇，刘广相劝，方去就寝。

当夜孔厚那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的筹画这病势。看看窗纸发白，只见刘广慌张出来，直至榻前，放声痛哭道：“今番休也，吃了你的药，索性气都绝也。”孔厚大惊，忙问其故。刘广道：“药下去，不多时，满腹搅痛，连呛带呕，把颗心都呕出来，人已是死了。”孔厚好似跌在冰窖里。只听里面一片哭声，叫道：“孔厚，还我女儿命来！”却是刘夫

人奔出来，披头散发，撞入孔厚怀里。孔厚蓦地甯醒来，却是一梦，扼不住心头乱跳，冷汗如雨，心内愈加忧煎。披衣出房，只见晓风习习，残星在天，听上房却静悄悄地。入房又坐了许多时，侍从人方都起来。只见刘广与夫人一齐出来，笑容可掬，称谢不已，道：“先生真是仙手也，昨夜小女服了妙药，竟得安睡，不过泻了一次，咳嗽亦减了大半。今早醒来，竟思饮食。”孔厚闻言大喜。刘夫人道：“小女这番重生，皆孔叔叔再造之恩也。”

须臾，希真亦出来，说道：“且请先生再去一看。”孔厚欣然，一同入慧娘卧室，重诊了脉，又细问了几句，仍到前厅上。刘广问道：“如何？”孔厚只是摇头叹气，道：“不是真好，脉气丝毫不转，不过因这药性鼓舞脏气。待药性惯了，仍然不济事。”刘广同夫人一段欢喜，听了这话，依然一块石头压在心上。希真垂头不语，无计可施。少刻，合署闻知慧娘病有转机，都来问候称贺，刘广、孔厚将脉气不转的话说了一遍，众人道：“或者孔先生加意小心，脉气渐渐会好，也未可定。”刘夫人道：“我昨夜对天许下愿心，今日须得邀请道众，设醮禳解，请主帅号令，传齐人手，禁止屠宰，大小军士各持斋三日，务求神天垂佑。”刘广道：“似此病入膏肓，恐禳解亦是无益。”希真道：“夫人所见亦是。”大众均称是极，遂差人邀下道众。希真道：“既如此，吾当亲来朝真进表，秉诚求祷。”便传令持斋断屠，又吩咐备下香汤，沐浴更衣，将都篆道宝请出正厅供养。

不说众人去安排醮事，这里孔厚仍旧尽心竭虑，按方进药。下昼慧娘服了药，还能安睡，到半夜后，果然外甥打灯笼，其名曰照旧，依然诸病复转来。三日醮事圆满，看那慧

娘日沉一日，希真无计可施，孔厚束手无策，刘广只把脚来跌，垂头叹气，刘夫人只是哭，他两个哥子刘麒、刘麟也只是愁眉相向。吃药下去，好一似石头上淋水。看官须知：这番慧娘端的上天路远，入地路近，并非孔厚前番做梦。只见刘麟道：“那年卿妹妹被高封妖法逼坏，大姨夫曾用乾元镜照看有影无影，以定吉凶，今何不试试以决疑惑。”刘夫人道：“此说甚当。”便同到外面与希真商议。希真道：“又没有救他的方法，照看也是无益。我往常定中观看，甥女根基不薄，今不幸如此，真不可解。方才我得个计较在此：我那乾元镜，圆起光来，能测未来吉凶，有趋避之术，而且人人可看。不比世上圆光，定要用童子。我今夜便作用，你们都来看，或有生路，也未可知。”众人听了甚喜。

当晚打扫净室一间，用香花灯烛供起那面宝镜，希真引了众人，到净室里面行礼参拜了。希真念动真言，镜面上布了罡气，教众人凝神静观，休要指点喧哗。众人依言，都静心息气，看那铜镜，只三寸大小，空空无物。注目良久，正看得眼花缭乱，但见那镜面渐渐的有车轮大小；再看时，只见镜内黑云涌起，满镜黑暗，黑云影里电光飞舞，闪闪不定；许多时，电光渐歇，黑云亦漫漫地散开了，镜子里面现出一座高山。众人都不敢则声。只见那高山上，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小孩子，赤条条不着一丝，在山上跳上跳下，来去如飞。山凹里蹲着一只金钱豹子，十分狰狞凶猛。山脚下又一个男子，坐在牛背上吹笛，两个童子随在后边。众人甚是惊异。只见那山渐渐改变了模样，那些人物通不见了，山上却涌出一座宝塔来。那座塔金壁庄严，共有七层。却一种作怪，没有塔顶。塔下又有三间茅庵，蒲团上坐一老僧；山脚

下无数兵马营寨帐房，旌旗满野。再看时，塔顶忽全，那老僧面前，又添一个青年女子，顶礼膜拜，行状举止，仿佛慧娘。众人正惊讶间，只见里面天上跌下一团火来，直落在塔前，霎时间满镜都是火光，象一轮太阳一般，夺目耀眼，众人都不能正视。不多时，火光敛歇，依旧三寸大小一面铜镜，空空无物。

看毕，希真将宝镜收好，问众人时，所见皆同。大家都揣拟不出，只见刘夫人道：“莫不是那里有寺院建修宝塔，不曾完工，丈夫何不差人各处访问，可有宝塔不曾安顶。想是佛天要女儿身上去圆满功德也。”刘广道：“你休乱说，据我看，那初次所现的山，确是高平山乡境界，那骑牛吹笛的人，必是徐溶夫。我常时听孔兄弟说，徐溶夫医道不在他之下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见孔厚把脚连顿道：“我正忘了，他在钜野县高平山，离此不到三站路，当初仁兄何不请他来诊视？”刘广听了大悔，因恨道：“都被那两个狗头医生，说得绝不要紧，所以我也不想到他。”刘夫人、刘麒、刘麟也兀自懊悔不迭。

正说间，只见慧娘差侍女来问圆光之事。希真道：“我们且去告知了他，或者他心中之事自己了悟，我等如何猜得。”众人听了，便都起身到慧娘卧室，将圆光之事细对他说了。慧娘听罢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爹娘与孩儿安排后事，此病决不起也。”众人惊问：“何出此言？”慧娘道：“但问姨夫，他知道我，往常说我的功行似七层宝塔，只少一顶。今圆光中无顶之塔忽然有顶，又是我向僧伽皈依顶礼，此种景象岂不是我的结局了。”希真道：“非也，贤甥女休如此解。圣人云：言不苟造，论不虚生。若依甥女所

说，只解得末后一段，上头那些景象，岂非虚言空文？神明之兆，必不如此。我想圆光中既现出高平山境界，甥女之命必应在徐溶夫来救。若七层宝塔之说，或应在甥女日后功程圆满也。”孔厚道：“我时常听得徐溶夫说，高平山锺灵毓秀，内多仙药，可以续命延年。那小孩子同金钱豹，想必是草木的精灵。神明既示应兆，想小姐必然有救星也。”慧娘点头。

众人一齐退出，孔厚道：“此去钜野县三站路程，回往须得五六日。我看小姐病势，断挨不到十日工夫。为事紧急，小弟愿星夜趲程前去，与徐溶夫商量，或请得同来更妙。”刘广道：“小女全仗贤弟诊视，你如何可去。我想不如央范成龙去，他也与溶夫厮熟，不必迟疑。”便请范成龙来说了。范成龙道：“如此说，事不宜迟，小弟带些盘费干粮，挨到天明便动身。”希真道：“此去钜野县，若走正路，恐误日期；若抄近走，那山僻旷野，无人之地最多，恐遇狼虫虎豹，贤弟休一人去。”范成龙道：“只消带五七个精壮军健，并选好头目，带了弓弩鸟枪，同了我去不妨。”当时议定了。刘广、希真、孔厚三人，联名写下一封书，付范成龙收好。看看天将明亮，范成龙等饱餐已毕，辞了众人，带着伴当，取路便行。

不说孔厚等仍按方进药，医治慧娘，却说范成龙离了兖州，一行人马取路直奔钜野县来。此等紧要事，范成龙怎敢怠慢，端的马不停蹄，一气奔赶。当不得天气炎热，太阳当空，汗如淋水，人马喘乏。到了酉牌，已过了栖霞关，从人道：“今日可投孤云汛安歇。”范成龙道：“若住孤云汛，明日又须得走一日。今日初五，已有月光，我们趁些光亮，过

孤云汎宽走几程，遮莫那里去权宿一宵，明日傍晚可到高平山乡，第二日就打个来回才好。”

当日范成龙赶过了孤云汎，往前又走，却已都是山路。那轮炎日已渐渐下去，听的是万树蝉声，见的是千层浓绿。范成龙主仆走够多时，人马枯渴，却又遇不着个溪润。一个从人指着那边说道：“深树里微微有些烟，想必是村人家，我们且去讨口水吃。”范成龙依言，便岔将过去，不上半里之遥，已到那人家面前。却是一座半大不小的庄院，有数十椽瓦屋，里面也有些园林楼阁，门前却有一带清溪，八字门首立着一个五十余岁的妇人，衣裳清楚，大家风范，扶着一个小小丫鬟在门首闲看。范成龙一干人见了那道清溪，都去取水吃。妇人见了他们这伙人，便扶着小小丫头，近前几步，看了看范成龙，问道：“你这官人上姓？”成龙答道：“姓范。”妇人笑道：“大名敢是成龙？”范成龙吃了一惊，看那妇人却不认识，便拱手道：“老奶奶何处晓得贱名？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果然是的么，你认不得我。”那老妇人说出来历，有分教：高平山中，杀翻崆山跳涧猛恶兽；猿臂寨内，更添冲锋陷阵勇将军。毕竟这妇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

却说那范成龙因口渴溪边取水，不觉遇着这妇人认识他，当时请问那妇人姓名，那妇人道：“衙内不认得我，龙马营知寨唐天柱，便是老身的先夫。”范成龙听了又惊又喜，忙唱喏道：“再不知恭人在这里。”原来这唐天柱也是一员勇将，在边庭多立功绩，后授龙马营知寨，在任上病故。在日曾与范成龙的父亲相识，更喜爱范成龙，常对人说：“此人是个英雄。”范成龙开骡马行时，多得唐天柱的看觑。当时范成龙道：“恭人却为何居在深山？”妇人道：“这里原是我家的祖基，先夫亦对你说过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一位衙内何在？”恭人笑道：“在我身边，此刻入山打猎去了。他如今改名唐猛，今年二十三岁，也学了一身好武艺，只是不肯读书，最喜满山采猎。他旧年完娶，今年也生下个儿子了。”范成龙道：“却是可喜。小人记得那年在知寨相公衙署里，衙内只得十来岁，花园里一棵杏树，碗来粗细，他连根拔起来。如今正在英年，怕不有数千斤的神力。可惜小人今日有紧急公事在身，不能同他相会。”

正说间，那恭人遥指山凹边道：“兀那小厮回来也。”范成龙看时，果见凛凛一位壮士，披一件秋罗小衫，着一条水绸短裤，踏一双多耳麻鞋，袒着胸脯，手提一杆五股托天叉，上面叉着一只青草狼；后面跟着十数个庄客，拿着些猎

具，挑着些虫蚁，一齐走近前来。那唐猛将叉递与庄客，唱了个喏，回头看见范成龙等，问道：“列位何来？”恭人笑道：“这位你可认识？”唐猛细细看了范成龙，沉吟道：“足下敢是兰山县范大哥？”范成龙笑道：“衙内真好记性。似衙内这般魁伟，我却不能认识了。”唐猛大喜道：“那阵风儿吹你到此，何不请入草舍！”范成龙道：“小弟此来，实是不诚，并不知尊府在此。现在有紧急公干，不敢刻延，待转来再登堂奉谒。”唐猛那里肯，一把拖定道：“甚么大不了的公事，天已晚了，前面并无宿头，仁兄直如此见外！”恭人亦留道：“阔别十余年，难得衙内到此，休嫌怠慢。”

范成龙本不肯住，一来看天色已晚，料想赶不过孤云汛，二来人困马乏，天气炎热，三来当不得唐猛母子苦留，只得称谢了，同唐猛母子齐进庄来。到厅堂上，范成龙请恭人上坐，以晚辈之礼参拜。恭人连忙答拜道：“衙内是甚么道理！”范成龙道：“小将深蒙知寨相公爱怜，怎敢忘心。”恭人道：“衙内休这般说。尊翁任开封府时，寒舍也深蒙照拂。”范成龙与唐猛相见了礼。唐猛请范成龙主仆净了浴，头口牵去喂养。庄客掌上灯来，先切了两大盘西瓜来止渴。恭人吩咐厨下整顿酒饭款待，唐猛教将来摆在院子中心凉棚下，分宾主坐下。恭人道：“我是吃过饭了，坐在此听你们讲讲。”便坐在廊下陪话。

唐猛道：“我记得与仁兄分手，彼时我才十一岁，我那套金枪短跌，还是仁兄指教的。”范成龙大笑。恭人道：“彼时衙内到先夫处来，老身时常在后堂望见。”范成龙道：“正是，小人失于亲近。”恭人道：“衙内现居何职？”范成龙就把怎样救苟桓兄弟落草，后来随陈道子投诚，钦授飞虎

寨副知寨的话，一一说了。恭人称贺道：“老身也听得有人说起，果然如此，真乃可美。我亦时常教小儿探望衙内，就衙内处图个出身，他是这般脚懒，总不肯去。”唐猛道：“不是孩儿懒，不成把娘抛撇在家里。”恭人道：“敢怕猫儿拖了我去，要你瞎记挂！大丈夫功名要紧，我想不如趁范衙内在此，你就拜他为兄，衙内倘肯提拔小儿，老身也完了一条愿了。”范成龙大喜道：“此事深中下怀，可惜今夜匆匆，不及了。待小侄转来，完了这起公事，再证盟也。”唐猛道：“阿哥，是何公差，如此火急？”范成龙遂把梁山奔雷车如何利害，云天彪吃他困住在二龙山，只有刘慧娘破得，那慧娘又病在危急，神医孔厚无法可施，他说只有高平山内多有灵草仙药，特差我飞速到徐溶夫家采取等语，细说一遍，“如今不知仙草有无，正是捕风捉影。那慧娘又命在呼吸，所以不敢刻延。”唐猛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徐溶夫我也认识，他曾医过我母亲，端的好手段。只是你去高平山里面采药，须要仔细，近来那座山里，出了一件古怪东西。”范成龙道：“出了何物？”唐猛道：“是一个锦纹独角金钱豹。”范成龙笑道：“我道是甚么了得的东西，原来是虎豹之类，不是愚兄夸口，自己也仗着千百斤实力，便是这几个孩儿，也都是挑选来的。那畜生若还撞着我，一鸟枪先结果了他。”唐猛摇头吐舌道：“哥哥，你休轻觑了，这畜生端的凶猛利害，莫说人畜猪羊伤得不少，高平山内原有几只大虫，都吃那厮吞食了。那厮不但凶猛，且通灵性，一切窝弓弩箭，地铗坑阱，他全不上当。更兼额上生出一角，坚利无比。有人来说，有尺余长短，光明如水晶一般。数月之前，他们想尽巧法，做了个双闸笼诱他，难得他竟落了阱。那知

反被那厮的角利害，只消五七挑，臂膊粗的毛竹都齐齐折断，仍吃他逃走了。如今一发弄得滑了，竟捉不得。这恶物，正不知他是那里来的。钜野县知县只顾限比猎户捕捉，量那些猎户如何近得，不知吃过多少限棒，枉是去送性命。”

范成龙听了，暗自心惊，想道：“陈道子的圆光直如此灵异！豹子之兆既应，灵药必有著落了。”问唐猛道：“贤弟何不与他去耍耍？”唐猛大笑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说起倒有场好笑。若使小弟去时，或者捉得，亦未可定。叵奈钜野县几个鸟公人，不识高低，他竟不知我爷做知寨，我是个衙内，把来做猎户看承，将知县信牌行落我家，要取我出去充役。我当时大怒，喝令庄客们将那厮捆了，若非母亲喝住，我活活打杀这几个狗男女。那知县得知了，差体己人拿名帖来陪话，我方才罢休。如今由那厮们捉得捉不得，我何犯去出力。”范成龙听罢，也大笑道：“且待我到彼再商。”连饮数觥，又问道：“贤弟近来弓马何如？”唐猛道：“鸟耐烦去骑马，我最喜步战，我学的都是步下生活。不瞒哥说，我上阪下坡，追赶野兽，来去如飞。我用的兵器，请哥哥看。”遂教庄客取来。范成龙看时，乃是一扇偃月铜刘，重六十五斤。范成龙道：“这兵器最利步战，长枪、朴刀都攻不入。”

唐猛当时出了坐位，双手轮动，就在天井中舞了一回，盘肩盖顶，路路精熟。舞罢，范成龙喝采不已。只见恭人开言道：“我儿休要只顾缠障不了，你哥哥行路辛苦，又有要紧公事在身，夜深了，吃了饭，请哥哥安歇罢，明日可赶路程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伯母之言甚是。”唐猛道：“母亲说教孩儿随哥哥去，可收拾起，待哥哥转来，孩儿便同去。”范成

龙大喜。恭人道：“那事容易。”庄客送饭上来，大家吃饱了。床席已安排好，恭人、唐猛告了安置，进内去了。范成龙上床去睡，略瞌瞌眼，天色大明，忙起来唤起从人。唐猛亦起来，陪用了些饮食。范成龙向恭人、唐猛都称谢了，提了铁脊矛，上马便行。唐猛亦骑了头口送出山口。唐猛道：“此去徐溶夫家，不过五十多里，哥哥早去早回，兄弟在家相等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不须贤弟吩咐。贤弟既要同我去，可回府先收拾起。”唐猛应了，分手回家，整顿行装，不题。

且说范成龙别了唐猛，飞速前行，不过未牌时分，已到徐溶夫家。恰好徐和在家避暑，不曾他出。徐和见范成龙来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仁兄远道冒暑而来，必有事故，敢是有甚军务，又来寻我。”范成龙便将那封书信递与徐和道：“仁兄但观此信便知。”徐和将信拆开看罢，呵呵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回顾两个儿子说道：“想是那参仙这番要出世了。”范成龙道：“甚么唤做参仙？”徐溶夫道：“陈道子圆光，真乃灵异。你道那镜子里的孩儿是那个？便是这高平山里一件稀世奇珍，乃一千多年一枝成气候的人参。形如婴孩，风清月朗之夜，时常出来参拜星斗，各处峰峦溪涧游戏，名曰参仙。若能取得他到手，如法服食，可成地仙。病人垂死，得他的血饮一杯，立能起死回生。只是他的身子轻如飞鸟，穿山跳涧，来去如风。他又不吃饮食，最难捕捉。我也守了他多年，兀自算计不到手。据今日看来，这宝贝想是刘小姐的救星，因缘莫非前定也。”范成龙听了大喜道：“妙哉，真乃未闻之事。既有此等至宝，今夜好歹想个法儿去捉，刘小姐有救了。”徐溶夫道：“说得这般容易！如今这山里进出不得了。”范成龙道：“敢是为着一个豹子？”徐

溶夫道：“正是。你敢是为镜中现出豹子猜疑着？”范成龙道：“我并非猜着，我来时遇着唐猛，他向我说的。”徐溶夫道：“我为了这孽畜，多时不能入山采药，必须先驱除了他，才好再去取参仙。”范成龙沉吟道：“此地可有出名好手猎户？”徐溶夫摇手道：“休题，休题。这豹子不是胎生的，乃虎𩚑鱼所化。虎𩚑在深潭底下潜修三百年，能化独角豹，勇猛胜于凡豹。这些猎户纵有高手，如何近得，多少吃比不过，都挈家逃走了。”范成龙道：“有不搬去的，且邀几个来，我与他们商量。”徐溶夫便教大儿子去邀本山猎户，一面吩咐妻子安排酒饭，款待范成龙。

不多时，溶夫的儿子已邀了七八个人来，都是本山有名猎户。徐溶夫对众人道：“这位范将军，是兖州总管相公差来的，有公事与众位商议。”众猎户见成龙是位官人，都上前施礼。范成龙让他们坐地，说起捕豹子的话，众猎户都咬着指头说难难难。范成龙道：“我因公干紧急，只得央求众位格外出力，能驱除了这东西，除本地知县相公赏赐外，我另有重谢。”众人道：“非是小人们不贪赏赐，委实做不到，官人便送俺万两金子，小人们也没设法。为这畜生，没有的苦不吃过了。官人不知，我这里多少吃不过比的都溜了，只小人这几家走不脱的，不知花了许多使费，才得告病在家。若使好做，何待官人上紧。”范成龙皱眉良久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自己去捉，央众位相帮何如？”猎户道：“这有何不可，只恐官人也未必捉得来，枉费力气。”范成龙道：“捉得捉不得，众位休管，只是本山路径，我不认识，早晚央众位同去，切勿推却。”众猎户都答应了，告辞回去，却都在背后说道：“倒要看这官人怎去摆布他！”徐溶夫问范成龙

道：“仁兄怎生去捉他？”范成龙道：“我想此事，只有去请了唐猛来。”徐溶夫道：“他未必肯来，前者我也去请过他，怎奈他与钜野县憋了口气，立誓赌咒不肯来。”范成龙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今日为军国公事面上，他正在求功名之际，未必推却，明日我去走遭。”

当晚范成龙在溶夫家歇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单枪匹马竟到唐猛家里。唐猛正在收拾行装，交代家务，见范成龙转来，欢喜道：“哥哥转回得好快，我们下午便可动身。”范成龙道：“早哩，早哩，《百家姓》不曾开簿面哩！”唐猛问其原故，范成龙把那上番话说了，“如今不除这豹子，怎去取参仙？所以转来拜请贤弟。”唐猛沉吟道：“我去不难，只是吃那钜野县官人笑我没志气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他怎笑得你，你这番是救刘小姐，去助军国大事，并不去他那里讨赏钱，干他甚事！”唐猛道：“兄长也说得是，如此我们就去。”当时进内向娘说了，唤了十多个精壮庄客，各带了器械。唐猛指着那杆三眼枪对范成龙道：“哥哥你看，我这家伙是镇铁炼就，一排三管，重三十六斤。每管吃火药一两，铁标八钱。一道火门，发时三枝铁标齐出，声如雷霆，那怕人熊、狒狒，穿胸直过。”范成龙称赞不已。便一同动身，都到徐溶夫家。

唐猛与溶夫相见了。范成龙央徐溶夫的儿子，仍去邀了众猎户来。须臾到齐，约有四五十人，都是精壮后生，连唐猛、范成龙的庄客、伴当，约六七十人。范成龙早已将出银子，央徐溶夫去近村买下十数瓶酒，杀翻一头肥牛，请众人都吃饱了。天色已晚，众人都拽扎起动身。唐猛问山里路径，众猎户道：“那厮巢穴在山后的里凹，进出有三条路：

一条是大王庙背后，一条是大树湾，一条是碎石坡。那碎石坡在秦王洞后面，一直上，最不好把守，路又狭，两边都是深草，当中一片空地，滑塌塌的碎石子，又没半株树木可以藏身。那厮单单喜走这条路上来，多少松手的都送在那里。”原来猎户们忌说失陷虎口，凡伤于野兽的，只说是松手。数内又一个猎户道：“便是昨夜山南李家村李太公家的两条黄牛，又吃那厮拖了去，正是由碎石坡上落，今夜那厮又必走那条路。”唐猛道：“既这般说，待我独自去守这碎石坡。”范成龙道：“贤弟休鲁莽。”唐猛不听。

说话之间，已入山里。唐猛教人直引到碎石坡，举眼看时，只见两边茸茸绿草，一带细路，直通山脚下。猎户指点道：“这草内我们时常埋窝弓，再也射他不着。”唐猛再看那坡，旁边一块巨石，高有二丈余，周绕数十围，危危的立着，月光下好似个巨灵神扑来一般。唐猛道：“有此巨石，还怕没处躲闪！你们都去守那两条路，这条路上让我一人在此。只愁这孽畜不来，来时不能活捉，也结果了他。”众猎户道：“唐衙内不可造次，还让我们惯家在此把守。”唐猛听了，睁着怪眼，看了众猎户道：“咦！”半晌道：“亏你们恁地颠倒说！”范成龙道：“贤弟既要在此，也须留庄客们帮你。”唐猛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半个都不要！你们都去！”众猎户又苦劝，唐猛焦躁道：“休要管我，都是你们这些脓包不济，宠得这畜生这般横行，今日还要试试缩缩。我若吃他拖去嚼碎了，不要你们偿命。”众人见他发作，只好由他，便留下一枝画角，道：“得了手，可吹起来，我们好来策应。”唐猛收了画角，将那三眼枪灌了火药，下了三条铁标，点旺火绳，奋身一纵，早跳在大石上，拖着枪四面观

望。众人都纷纷去了。范成龙领了伴当、庄客并几个猎户，投大王庙背后去，其余都投大树湾去。那两处树木却多，众人都去深草里，密麻价的埋了地弓药箭，整顿了弓弩鸟枪一应猎器，也有上树的，也有乘凉的，四面照应着。范成龙倚了铁脊矛，坐在树根下，暗想道：“此刻参仙若出来，一把捉住了，岂不省了与豹子缠障。”

却说唐猛催他们去了，独自坐在巨石上四面观望。只见星月交辉，山上山下流萤万点，风吹草树，洒洒的似落雨一般，果然山有猛兽，狐兔獐鹿之类踪迹全无。唐猛不转眼看着那条路上，只等那豹子出来，只见星移斗转，已有三更天气，满身上都是露水。唐猛想道：“这厮莫非不从这条路上来，那两条路也不见响动，敢是今夜不出来？”又是半晌，只见天上都上了云，霎时间把那半轮明月遮盖，满山昏黑。唐猛放下了鸟枪，取出腰间那把扇子来扑凉，忽听得山下人声啼哭。唐猛道：“这里又没人家，必定是低鬼哭，想是那行货来了。”定睛细看，并没些影响。猛回头，忽见背后山脚边两盏碧绿灯，慢慢地向细路上移过来，唐猛认识是虎睛，说道：“豹子不来，山下倒来了个大虫，且就结果了他。”便撒了扇子，取起鸟枪，扑地跳落大石背后，闪开身躯，张着那绿灯渐渐上来。近看时，只见额上一枝水晶角，那里是大虫，正是那话儿到了。唐猛叫声惭愧：“我只道他不曾出窝，只顾前面，险些被他后面掩来！”那豹子一步步慢慢地上山来，口里呼呼的喷着气，身体甚是壮大。唐猛从没见过这般大豹，也是心惊，索性藏过身子，待他走过了头再下手。不多时，那豹已上了山坡，就在那大石边挨了挨痒，慢慢地踱上山去。

唐猛屏住了气，徒他走过了，将门药加足，吹旺火绳，钳紧在火机上，伛偻着身躯，从大石背后趑出来。黑影里，只见那豹子拖着斗来粗细的尾巴，在前面慢走。唐猛轻轻趑上几步，擎起那杆三眼枪，正待……——那豹子好似屁股上有眼睛，早知背后有人暗算，唔的一声，身子倒调转来。唐猛急待仍闪入大石后，怎奈离得大石已远。那豹看见有人，大吼一声，半空中起个霹雳，四爪一纵，离地二三尺直扑过来。唐猛留不住那枪，早已机落火发，三管火标齐放，声似雷吼，三枝铁标不知射向何处。那豹就那声枪里扑到唐猛身上，两只前爪搭着肩胛，张口待咬。唐猛撇了鸟枪，就势子向那豹的胸腹下抢进去。恰好那豹的两只前爪挂落唐猛背后，唐猛两条铁臂膊从豹子两肋下穿出脊梁上，双手交叉抱住。那豹子张开血盆也似的巨口，待咬唐猛的头颈，恰吃唐猛的头挂定下颏，颠不倒头来。那豹又吼了一声，提起后爪来抓唐猛，那唐猛早将两腿缩起，夹住那豹的腰跨。唐猛和豹子都跌倒在坡上，那豹子项下的毛片滑溜，唐猛的头滑在一边，与豹颈脖子交叉着。唐猛用尽生平的神力，贴胸搂住，不敢松手。两个只就坡上颠倒打滚，不觉滚落深草坑里去。两个都挣扎不得，只得呼呼的喘气。唐猛心生一计，待咬断豹子的喉管，一时汇不转头来，只在颈脖边着力啃咬。

却说范成龙在大王庙后，同众人都听得那碎石坡劈雷价鸟枪响亮。半歇不听见吹画角，众人惊疑，范成龙道：“敢是豹子中了枪，不死逃走，他追了去，我们快去看来！”霎时大树湾众猎户也都到齐，吹起火把，大声呐喊，扑到碎石坡来。范成龙挺着铁脊矛当先，大叫：“唐兄弟，我来也！”不见答应，只见三五个庄客先叫起苦来，说道：“苦也，那

地下不是衙内的鸟枪，火绳兀自明亮，人到那里去了？”范成龙轰去了三魂七魄，那颗心摇铃价幌起来，忙叫：“快寻是那条路！”又只见几个猎户叫道：“你们休乱，这深草内有人做声。”众人听时，只听哼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你们快来！”

成龙同众人大惊，忙上前将火把照时，只见唐猛同一只大豹贴胸抱定，卧在草坑里。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惊得倒退。范成龙忙挺手中矛，觑定了那豹的肋缝里，用力戳进去，矛锋从下面透过，签入地内。那豹子已吃唐猛钢牙啃伤颈脖，奈何得没了气力，又吃这一矛，吼了一声，登时丧命。范成龙放了矛，又去腰间取出那柄铁锤，去豹子的耳根边连打十余锤。那豹子鲜血迸溅，乌珠突出，脑骨损碎，动也不动了。范成龙道：“兄弟放手，好了！”那唐猛那里肯放。成龙又叫道：“豹已死了，兄弟只管放来！”唐猛才放开了手，坐在草地上喘做一团，满口里都是豹子的毛血。众庄客上前搀扶了，走出深草。范成龙拔起铁矛，众多猎户上前将死豹扛出坑上。范成龙问唐猛道：“兄弟受伤否？”唐猛道：“没事，两肘好似擦伤了些。”范成龙道：“兄弟不听吾言，早是叫几个人帮你，何用如此费力。”唐猛道：“不瞒哥说，我去年也曾两次空手活捉两只大虫，却不恁地费力。这畜生果然利害，怪道众人近他不得，我也险送了性命。”众猎户都拜服道：“唐衙内真是天神降凡也。”当时众人见除了这豹子，欢天喜地，把来扛抬了，并派人收了窝弓，庄客收了唐猛的鸟枪，一阵下山回徐溶夫村上来。

原来徐溶夫家里也不曾睡，都秉烛相待。五更时分，只见三五个庄客猎户先跑回来报道：“那豹子已吃唐衙内结果

了。”徐和大喜，忙叫妻子预备下酒饭。不多时，远远一簇火把，只见众人吆吆喝喝，扛了那只独角锦纹豹，范成龙、唐猛都随在后面，一齐奔回庄上来。将那死豹安放在厅中间，东方已发白。徐溶夫与众人都向唐猛道乏，唐猛笑道：“快把酒来，与我接一接力。”溶夫忙叫搬出来摆在厅上，大盘小碗价酒肉，众人都一齐乱吃。天已大明，惊动村前村后无数老少男女，都到徐溶夫家看豹，见了唐猛，都夸奖不已道：“只道戏场评话里这般说，那知真有如此壮士。”那里正也到来，遂与众人商议，要将这豹子送到唐衙内府上去。唐猛道：“我要他做甚！只顾扛去，献与你们那知县，也教他放了心，省得比较。倒是这畜生的一只水晶角可爱，对知县说，可要取下来还我。”众人大喜。唐猛道：“我觉得有些筋骨酸，头脑发胀，打熬不得，与我个好床铺，要去睡一睡。”徐和道：“衙内辛苦了，正好草塌上将息。”唐猛滚入床内，放下纱帐，鼾鼾的睡着了。里正已差人去飞报知县。范成龙与徐溶夫商量道：“今此豹已除，却怎样去取参仙？”溶夫道：“仁兄放心，我已准备下了，须如此作用，今夜管取他到手。”成龙大喜。当时成龙与众人也都困乏了，都去睡睡将息。

下午时分，那钜野县知县差一名都头，带了几个士兵，前来取豹；又差一个体己亲随，将着一封书信来，后请唐衙内到县里，置酒申谢。此时唐猛、范成龙已都睡起，那亲随向唐猛声喏，呈上知县书信。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“深蒙世兄神威，扫除一方巨害，下官感激之至。本欲亲自登堂拜谢，因公事在身，望屈世兄到冰衙一叙，勿却是禱。”唐猛对来人道：“你去上覆相公：我有紧急公干，要往兗州镇

去，不及相见了，多多拜谢。”遂叫庄客取几两银子赏那亲随。又叫庄客用利斧将那死豹的脑盖骨凿开，取下那支水晶角来。看时，果然坚利无比，非铜非铁，赛过金钢石。唐猛甚喜道：“你去对你相公说，这豹的一只角我取了。你去罢！”那亲随也不敢多说，取了赏银，自回县去。范成龙又取出些银两谢了众猎户。那都头同里正押督众猎户，士兵扛了那只死豹，辞了徐溶夫并唐范二位，解豹到县里去了。

唐猛问取参仙这事，徐和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今夜去取。那参仙最喜扑灯光，最爱的是木香，最怕的是五灵脂。我早已准备下五七斗五灵脂，数十斤木香屑，只须用红纸糊一个绣球灯儿，用长绳拴了。此处山这面有一洞，名秦王避暑洞，最是幽深。那一头洞口，先用五灵脂截住去路。他生长之处，我却认识，在中峰左侧，只将木香屑迤迤洒至秦王洞。将灯放在前面洞口，一人躲在里面牵住绳索，待他来扑灯火时，将灯牵入洞里，引他进洞。须得一快走的人，速将五灵脂截断归路，然后进洞去捉，他自不能逃走也。”唐猛道：“妙哉！撒五灵脂，须得我去。”范成龙大喜。

当日无话，看看天色将晚，众人都吃过了饭，徐溶夫的娘子已糊好一个绣球灯儿。溶夫道：“去的人多不得，只消两三个伴当，负了药布袋去足矣。”众人依言。当时徐和留两个儿子并不去的人在家里，自己同了范成龙、唐猛，带了药布袋、红灯、绳索，缓步进山。到得山里，星斗满天，月明如昼。看看已到秦王洞口，徐和立住脚，指着一处峰峦道，那里便是参仙根本之地，此去不远。二位不必上前，只须在此安排，我上去散木香屑。”范成龙听了，便去洞后撒下五灵脂，余多的都交与唐猛。徐溶夫同那几个伴当背了木

香口袋，到中峰左侧，将木香屑倾出，迤迤洒下来，直洒到秦王洞口。那范成龙已将红灯点起，放在洞口，将绳拴好了，拿着绳头走入洞里去。徐溶夫同唐猛等众人都走下山坡，在树林里躲了，只留范成龙一人在洞里。

徐溶夫在深树内，眼不转睛的盼望那参仙。星移斗转，直到三更时分，果然隐隐的望见一个孩子，从峰后跳舞出来，光赤着身子，望去约有四五岁大小。唐猛喜道：“来也！”徐溶夫忙叫：“休高做声，快躲了。”那参仙出离了地面，朝礼了星斗，参拜了四方，跳舞一回。蓦地闻见一阵木香香，各处寻觅，寻着了木香屑，跳跳舞舞，一路寻来。不觉到了秦王洞口，看见了那绣球红灯，甚是欢喜，便远远立定了看，慢慢的上前，用手来取，只见那红灯滚入洞里。可怜草木精灵，初成气候，那里料得人心机诈，便追了红灯也进洞里去。徐溶夫望得明明清清，叫声惭愧，忙叫唐猛快下手。唐猛提了五灵脂袋，三脚两步趲到洞口边，把五灵脂撒满地面，更无隙缝。那参仙觉得有人，忙逃出来，见了五灵脂，不能跨过，急反身入洞里。范成龙从里面扑出来，参仙大惊，前后无路，只是四面乱撞。唐猛撒了布袋，抢入洞来。那里面黑洞洞地，只听得参仙哭叫，没处捉摸。少刻，徐溶夫同几个伴当点了火把，一拥进来。参仙乱哭乱叫，走头无路。众人七手八脚，乱扑乱赶，逼到一个狭窄所在，吃范成龙一把抓住。徐溶夫上前看时，更喜是个男子身，忙叫：“哥哥手放轻些，看捏杀了。”当时范成龙大喜，抱入怀里，忙出洞来，齐回旧路。

那参仙一路啼哭，只叫饶命。徐溶夫老大不忍，叹道：“也是你的劫数，为国家大事，也顾你不得了。”范成龙既

得了参仙，众人无不欢喜，飞奔回来。下得山时，平地上行不得百十步，离徐溶夫家已是不远，听那参仙，声息全无，动也不动。范成龙道：“不好了，想是抱得紧，捏死了。”教把火把来照看。却不防那参仙尽力一挣，范成龙捉不住，好似有人夺去的一般，吃他挣脱落地，一溜烟往山下飞跑的去。唐猛忙飞步追去。饶你唐猛脚步如飞，那里奔得他过，只见他在前面好一似断线的风筝，轻如禽鸟，往山上一路飞去。范成龙、徐溶夫同众伴当只叫得苦。唐猛赶了一程，已是无影无踪，追赶不上，气急败坏回来。范成龙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正是：水银入地难收取，鹁子钻天没处寻。不知那参仙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

却说范成龙央求徐溶夫，用尽方法，取得参仙到手，仍吃他逃脱。范成龙懊恨欲死，徐溶夫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恨亦无益，且回舍下再商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仁兄你想，教我怎生回兖州去？”唐猛道：“我被蚊子叮得一身老大疙瘩，仍扑了一场空。早知如此，捉住时先弄杀了，倒没这桩事。”范成龙只是呆想，徐溶夫再三相劝，只好回家，真是一步懒一步。到了家里，徐溶夫的娘子并两个儿子得知，也是纳闷。范成龙问溶夫道：“何不就去一掘，且试如何？”溶夫道：“仁兄不信，夜来说过，此物端的在地下游行无碍，只是出入的路必从生根发苗之处。若在那里刨掘，他先走了，掘亦何益！如果好刨掘，何用费如许力气？如今他着了这番惊恐，三五个月不敢出头，却怎好？”范成龙道：“舍了这参仙，仁兄可另有何法治得刘慧娘好？”徐和道：“这个实难，我的学问，怎能加乎孔厚之上，他兀自没摆布处。除此参仙之外，都自草木凡品，却如何换得命过！”范成龙沉吟叹气，唐猛道：“哥哥，今夜心焦也是无益，不如且睡了，明日再商。”溶夫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便劝范成龙安置。

众人都去睡了，范成龙那里睡得，巴到天明，爬起来。见众人都还未起，却开门出去小解，一面看那高平山上，山光岚气，晓色苍苍，好鸟乱鸣，泉声清冷。成龙感叹不已，

想到：“慧娘命在旦夕，奔雷车怎生解围，我却如何回猿臂寨？”看看那山上，只是吁气。正在出神呆想，只见山脚边幽林深处，一个老人走来。成龙看那老者，道家装束，拄一枝过头藜杖，穿一领旧葛道袍，首顶竹冠，脚踏麻鞋，腰悬两个葫芦，生得仙风道骨，鹤发童颜，缓步而来。到了成龙面前，把成龙一看，笑道：“足下是何处英雄，不去与国家出力，来此深山何干？”范成龙见他形容古怪，言语非常，便答道：“小可委是兖州府军官，有公干到此。”那道长大笑道：“我省得了，想是山东干戈未静，又来寻徐溶夫商议甚么。”成龙道：“正是为此。”道长道：“他已是额外之人，各有正事，只顾缠他做甚！不瞒将军说，徐溶夫乃是老拙的小徒，我适从此闲过，正要来探他。”范成龙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施礼。

只见徐溶夫的小儿子跑出来见了，忙报进去道：“老师父来了。”徐和忙出来迎拜道：“师父长久不来了，快请进来。”那道长便同范成龙一齐进来，只见他更不谦让，就去上面坐了。徐娘子同两个儿子都来参见。此时唐猛已起来，亦来相见。那师父问了范唐二人姓名，称赞道：“皆济世英豪也。”徐和便对范唐二人道：“我这师父，姓陈，名念义，道号通一子。本是吴越名医，深明阴阳消长之理。七十岁以上，厌弃尘世，入山修道，得地仙证果，今年一百四十岁了。现在隐居天台中，是小弟受法恩师。”范成龙称羨不已。徐和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陈念义道：“我到蓟北赴龙沙会，比较赤书玉字，意欲通诚张真人，保持劫运。又因金云门仙子，借我丹母，久不见还，前往索取，今已取得，仍归天台。道从青州经过，见官兵与寇贼鏖战，杀气冲满，遂绕

道而行。因久不与你相见，特留残步相看。昨夜到孤云汛，见月光可爱，遂住于松林之下，所以今早才到。”

范成龙眉峰一皱，私对徐和道：“令师既是现在神仙，刘慧娘病何不求告于他，必有妙术相救。”徐和道：“我也正如此想。”便拜问陈念义道：“有一俗事拜求老师，伏望慈悲救济。”陈念义道：“又是甚么，我一切俗缘俱已生疏，你这般热肠，何时得了。”徐和道：“此实不得已之事。”遂说起慧娘病症如此沉重，孔厚不能医治。陈念义叹道：“造物枢机，岂凡庸所可窥弄，鲁莽粗工，举眼皆是，实轩岐之大魔，生民之劫运也。孔厚无法可施，求我亦是无益。”只见范成龙再拜道：“小将奉令而来，不但为刘慧娘一人，现在逆贼宋江，仗奔雷车之势，横行无忌。若慧娘一死，再无胜他之人，眼见山东百万生灵尽遭涂炭，望老师大舍慈悲，拯救则个。”陈念义道：“将军不知，非是我怠惰。我的本领并无私藏秘妙，开着大门由人搬取，不但小徒尽得我法，便是孔厚亦莫不尽知。今慧娘已为庸医所误，势难挽回，正所谓一个人轻轻推得倒，十个人用力扶不起。孔厚束手，老拙更有何法。”范成龙道：“陈道子圆光，照出此地有参仙可以救命，小将昨夜与徐唐二兄如此用计，已捉到手，自不小心，仍吃他逃脱了。”陈念义愕然道：“你们老大鲁莽，此事岂可乱做！幸众位都是大根器人，不然自家性命休矣。”众人大惊，忙问其故。陈念义道：“凡生于天地之间皆曰命，上天好生，一切飞潜动植，无不覆育。而于其中能修养灵根，不扰世界者，尤为鍾爱。上苍之爱护道种，如慈母之保赤子，岂容人魔加害！那人参在地下三百年，秉上天瑶光之精，感山川灵秀之气，全具人形六百年，便外开九

窍，内生脏腑；九百年，能出地面，参拜星斗，游戏山川。此时便有山灵地祇守护，不许凡人欺害。倘故违禁忌，便是捉得到手，犯了神怒必死。一千二百年，能吐人言，天神诵章，脱离根株，游行十洲三岛，成全大道，与人之修成阳神无异，你们却如何胡乱惹他！那只独角豹子，未尝不是他的护卫，却吃你们硬结果了。我看众位都是天神下界，本处神祇一时亦拗你们不过，所以安然无事，不然如何做得到。虽然做被你们做了，毕竟不能取他到手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都呆了，做声不得。

陈念义道：“范将军既不为一己之私，救那一方生灵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既是陈道子圆光见此参仙，不为无因。老拙此来，不为无缘。将军一定要这参仙救刘小姐，须依老拙言语。”范成龙欣然请教。“切切不可害这参仙性命。范将军须熏沐斋戒，办一片真诚之心，须用白鸡玄酒做篇祝文，昭告本处山川神祇，求这参仙一杯白血，亦可以起死回生。倘得天心眷顾，老拙使个方法，管取他来。”范成龙大喜。徐和道：“他经这番惊吓，如何再肯出头？”陈念义道：“不妨。参仙每当瑶光朝天门之时，他必然出来朝元。你休用五灵脂蜜做，只须去备一张兔网，再备几根竹竿，糊七盏红灯，扎成北斗七星形象，把来竖在他出路的南首。须将斗柄瑶光星，指着西北乾地。却将兔网张在面前，人都躲过了。他出来礼星之时，见了此灯，必认是本命星君下界接引。待他扑去，踏着机关，兜在网里，便好捉了。你要准备下盛血的家伙一件，务要洁净，休得临时匆忙。”

溶夫听了，便忙准备下白鸡玄酒，做了祝文，向猎户家借了张兔网来。范成龙去沐浴更衣，带了香烛祭礼，去山神

庙内祭山。范成龙换了公服行礼，做个主祭官。徐和读祝道：

“维年月日，信官范成龙，奉命致祷高平山主尊神：宋江造孽，仗奔雷车之势，不可向迹，非刘慧娘不能克。慧娘沉痾，非参仙不能救。成龙奉大帅之命而来，神不听许，以致得而复失。仰见天道好生，恩及草木，敢不祇念。但不得参仙，则慧娘必死；慧娘一死，则青菜数郡苍生，俱不得命。今遵地仙陈师所教，只取其血，勿陨其命，实乃两全。惟尔山川鬼神，咸受朝廷封锡，望显威灵默助，毋俾神羞。神其鉴之。”

祭罢焚祝，祝文升上树杪，香风飘动，隐然似有鬼神受飧。

众人出庙，仍到徐和家中。徐和寻了竹竿，将斗星灯扎好了。陈念义道：“此时节气，斗柄指乾方，须得四更以后。我们前半夜且去睡，交五更动身不迟。”众人依言，早吃夜饭，都睡。将近五更，大家起来，带了有用的行头，一同入山。徐溶夫在前面带路，直到中峰下，看那天上，斗柄横斜，已向西方下垂，正近天门。陈念义道：“是这时候了，你们快去安排。”徐和等忙去将星灯竖好，唐猛去张了兔网，大家都去左近深林内躲了。

没多时，只听得兔网上铜铃儿乱响，众人忙出林看时，只见那参仙已兜入网内。众人大喜，忙扑上去取。陈念义忙止住道：“你等休要鲁莽，都随我来。”陈念义拄了藜杖，引众人缓缓走近网前。那参仙挣扎不脱，只叫饶命。陈念义道：“参仙休惊，有我在此，决不伤你性命，只求你一点纯阳白血，救个要紧人的性命。”说罢，便把参仙隔网抱定，

衣襟边取出一把玛瑙石砭刀来。徐溶夫忙捧过那个羊脂白玉瓶儿。陈念义将参仙左臂砭破，流出白浆来，滴入瓶内。那参仙啼哭不止。又将右臂亦砭破，流了许多。看时，已有小半瓶，陈念义道：“足有一酒杯，够了，够了。再取恐伤了他。”便去葫芦内取出丹药，与他敷了疮口，又吩咐道：“参仙，你干了这场功德，虽迟了些路程，日后证果了，却缴销一起大公案，亦不失便宜也。”便解开了网，抱到他那生根发苗之处，放落地下。那参仙委委悴悴的钻入土去了。陈念义对范成龙道：“这点无价之宝，人死了脏腑不坏，灌下去尚可回生，何况有气未死。”范成龙称谢不尽。陈念义道：“若非神灵默佑，焉能到手得如此容易！天已明了，可速回去。”

众人收拾了行头，一阵回家。到了后轩，范成龙道：“小可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辞，星夜驰归，不知刘总管怎生盼望也。”陈念义道：“此物最娇嫩，你飞马回去，也须两三日，天气又热，深恐变坏。你另用个瓦钵儿，将这玉瓶坐入，四围用冰护住，路上没冰卖之处，可用冷井水坐定，小心提在手内，方保无事。”范成龙道：“老师说得是。”

范成龙正待动身，只听前面厅上发起喊来，只见徐溶夫的娘子同两个儿子，跌跌爬爬的进来。众人忙问其故，娘子面如土色道：“一个山神赶来我家也。”徐和喝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休要胡说！”娘子道：“那个胡说，一个青脸山神，发如硃砂，在前面厅上朝我唱喏，叫你出去哩。”众人不信，都哄出去看，果见一个青脸獠牙的立在厅上。唐猛拔刀上前，大喝：“你是何方鬼魅，敢白昼出现！”那人大叫道：“我好端端的是人，你等不要鸟乱！”范成龙在后面，认得

是康捷，忙叫道：“这是康中侯，你们休要造次。”众人方才省悟，都大笑起来，唱个无礼喏，让坐。娘子道：“怎的康老爷恁般相貌，险些吓碎我娘儿的苦胆。只道他们掘参仙，得罪了，山神发作。”康捷笑道：“我恐嫂嫂吃惊，连忙唱喏，嫂嫂兀自害怕。我一路问到此处，路上还有许多人诧异哩。”

众人又笑了一回，徐和忙叫娘子去看茶。成龙问道：“康兄何来？”康捷道：“我奉枢密院札付，去青州打探军情。云天彪在二龙山十分危急，东昌、德州两路官兵来救，皆被宋江用奔雷车杀败。天彪教我到兖州探信，那刘小姐的病已是不中用了，性命只在旦夕，现在后事已都备齐。刘广心肠不死，央我到这里来探问吉凶，你等办的事怎的了？”范成龙将上文之事，约略说了一遍，“如今亏这位陈念义老师，取得参仙血在此，可以起死回生，正待动身要去。”康捷道：“何不交与我带去，今日便可到。”范成龙大喜道：“我也这般说。”徐溶夫取了瓦钵，用冰块将那玉瓶坐好，交与康捷，小心提了。康捷道：“此事火急，我不敢多坐，就此告辞。”众人送出门外。康捷别了众人，作起法来，踏开风火轮，飞也似去了。众人无不称美。

徐和对范成龙道：“康中侯此去，仁兄可以放心，且将息一日再去。”范成龙果然疲倦，便依言住下。陈念义辞别道：“天台道侣盼望，更要去会张紫阳真人，老拙去也。”徐和与众人再三苦留不住。徐和道：“师父此去，何时再来？”陈念义道：“且看。只你也须得了便了，与其力能打虎，何如避虎更少。一旦失足，悔不及矣。”徐和听了。陈念义又道：“取参仙一节事，哄动了村坊，恐有那不晓事的

希图长生，去刨掘胡弄，触犯鬼神，性命不保，可告诫他们。”徐和应了。来对唐猛道：“你那只豹角，用芝麻油浸三日，便绵软如泥，随意捏成刀剑。再用水浸去油，坚利无比。此乃水晶天兵，非凡铁可比。只怕的盐卤，犯了全体都霉烂。”唐猛听了甚喜，称谢。众人相送出门，范成龙再拜流涕道：“恩师去了，大恩何以为报？”陈念义笑道：“老拙此来，真是因缘生法，莫之为而为，岂望报哉！将军能劝世人，非大英雄大豪杰，夙具慧根者，切勿胡乱学医，此将军之功，亦老拙之深望也。”说罢，曳杖飘然而去。范成龙叹道：“真当世神仙也。”范成龙遂同唐猛在徐溶夫家又住了一夜。

次日饭罢，二人谢别溶夫，带了原来伴当，回到唐猛家里。唐猛行装，已收拾好了。唐母闻知唐猛打了豹子，范成龙公事了毕，也甚欢喜。唐猛辞了母亲，嘱付了妻子，带了三五个庄客相随，范成龙亦辞了唐母，一同起身回兖州。不题。

且说康捷将着那瓶仙药，驾起风火轮，真个是飞云掣电，已牌时分已到了兖州，不待通报，直入署内。那刘慧娘自从范成龙去后，步步沉重，气冲上焦，睡眠不得，已是三昼夜不贴枕席，只靠在侍女们的身上，饭食全不能进，一切后事俱已备齐。孔厚诊脉道：“不过明日寅时之局。”刘夫人听了，心如刀割，只是几天儿地的痛哭。刘广、希真只搓手捻脚，没抓痒处。众人面面相觑。刘广道：“女儿的病已是无望了，且丢过一边。我想卢俊义的兵屯我境北，我们何不大发兵马去攻击那厮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同你前两日不是亲去探看过的，他把守得铁桶也似，如何攻得。”

正在议论，忽报康将军回来。刘广、希真、孔厚都怀着鬼胎，不知吉凶祸福，齐出厅来。只见康捷提着个瓦钵儿进来说道：“好了，仙丹到手也。”众人吃了一惊，忙问原委。康捷将瓦钵放在桌上，把那唐猛怎地打豹，范成龙、徐溶夫怎地捉参仙，得而又失，怎地亏得遇着了陈念义老师父指点，只取得参仙的血，我到了高平山，他们正才得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“如今小姐贵体何如了？”众人听了，都大喜，看那玉瓶内，好似乳酥一般，清香扑鼻。孔厚大喜道：“有此异宝，何愁不起死回生，趁早安顿来与他吃。”

当时送到慧娘房里，取一只细磁杯儿，把那宝贝倾入杯内，刘广战战兢兢地捧了，递与女儿。那慧娘恐怕打翻，不敢用手去接，就着老子手里，一口口的呷完了。孔厚又将现成预备的人参汤，倾入玉瓶内，洗荡得干净，倒在磁杯内，慧娘又呷完了。刘广放下杯儿，坐在外间，看他何如。房内寂然无声。得不到半顿饭顷，只见慧娘道：“妙阿，这仙药下去，真是甘露沁心，虚火痰涎都挫下去也。精神觉得疲倦，我许久不睡，且卧倒试试。”刘夫人便教那侍女慢慢的抽出身子，将慧娘放倒头来，搁在枕上。果然仙药不比凡草，不多时，下归元府，上达三关，追魂魄于已失散之后，复真元于无何有之乡，水火坎离，登时聚会，慧娘瞑目凝神，鼾鼾睡去。就中快活杀了孔厚，说道：“房内不可多着人，留一两个伏侍足矣。其余都出去，由他静睡。”众人依言，都到外面。刘夫人问道：“孔叔叔看这景象何如？”孔厚道：“嫂嫂放心，他服药后能安睡，生机已转也，切勿惊动他。”

那慧娘这一觉，直睡至次日黎明还不曾醒。刘夫人轻轻

的去摸了他一把，浑身冰冷，又惊惶起来，忙来问孔厚道：“不要竟是这般沉了去也？”孔厚去轻轻偷诊了脉息，说道：“不妨，恭喜嫂嫂，此乃真阳内敛，已是得手了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欢天喜地。慧娘直睡到午末方醒，口里叫饿。刘夫人忙将人参粥与他吃了。慧娘坐起来道：“孩儿今日觉得神气清爽，与前几日大不相同，母亲可以放心也。”刘夫人道：“我儿，亏了众位叔伯出力救你转来，须要小心将息。”慧娘道：“孩儿前日正在二龙山办贼，母亲何故只管哭我？”刘夫人道：“你说梦话哩！你病到如今，何曾离床，几时到过二龙山。”慧娘想了想道：“怪哉！我前日灵灵清清地在二龙山，见那奔雷车都做成巨兽模样，又见白瓦尔罕造作火老鸦，飞上山来烧竹笆子，幸而天降大雨，烧不成功。怎说都是假的？想是我的真魂离舍也。”刘夫人道：“只为你往日用心太过，以致如此，还不静养！”慧娘应了。刘夫人出来与众人说起，孔厚道：“此乃神不守舍，亦可见小姐的尽忠尽瘁，真乃可敬。”

正说间，忽二龙山军报飞到，果说是某日贼兵用纸造成火鸦数千，内藏火药，齐飞集竹笆上焚烧，人不能救，幸天降大雨扑灭。所说的日子时辰，与慧娘所说无异。众皆骇然。那文书上又说，恐天晴后，贼兵复用故智，要希真商议良策。这话传入慧娘耳里，慧娘便请希真、刘广到榻前道：“既是这厮真用火鸦，此法不难，孩儿也会得。此法是用勾股法算定尺寸，恰好地位落在竹笆上。但火鸦的两翅最无力，只能飞不能冲突，碰着东西便坠落地，再飞不起。我兵只须在竹笆前张挂罗网，火鸦自不能过。”刘广道：“须得铁网方好，军中一时间那里备得许多。”慧娘道：“不必铁

网，只用丝绳足矣，现成的鱼罾兔网都可用。”刘广道：“丝绳遇火岂不烧了？”慧娘道：“用盐卤浸透，再也不能烧。况且那火鸦不落实地，不能发火。”希真喜道：“此计妙极。事不宜迟，可速办回文，就教康中侯去。”刘广道：“我看女儿的病渐渐好来，可知会云亲家，酌宜良辰，请云公子来做了亲，送他过门，好去破贼也。”希真道：“姨丈说得是。”当即发了回文书信，交与康捷去飞报天彪。这里孔厚用心医治，这番不比从前，那药帖帖灵验。不日，范成龙、唐猛俱到，闻知慧娘服了仙药渐愈，也甚欢喜。成龙领唐猛见了希真，说了来历，希真亦喜。

到了七日上，那慧娘身体已是复原，较前更觉精灵。当日康捷又从二龙山来，说天彪得知刘小姐病愈，不胜之喜，先备来礼物数件相送。将出天彪回信，说：“不敢再迟，择日命小儿云龙迎取鱼轩”；又说：“用网截住火鸦之计大妙，贼兵竟不能害”等语。刘广亦喜，收了礼物。希真见慧娘已是全愈，又得了唐猛一员大将，甚是欢悦，办个庆贺筵席，犒赏三军。慧娘命侍女设香案，先望空拜谢了参仙，并拜谢陈通一、徐溶夫，然后拜谢孔厚、范成龙、唐猛、康捷诸人，众人无不欢喜。席上说起唐猛打豹一节，众人无不钦佩。又说到参仙得而复失，亏通一子陈念义指点一节，众人无不感叹。希真叹道：“凡事莫非前定：不是孔先生，不能医治得法；不是我圆光，亦不知高平山有参仙；不遇唐兄弟，谁能除那豹子？不是徐溶夫并念义老师，谁来指点！康将军不来，虽有仙药，到不得恁地快，亦无及于事。诸缘辐辏，非偶然也。”

过了两日，真祥麟同云龙到了。刘广迎接上山，备外馆

安息，带来三百人马都镇上驻扎。云龙拜见了刘广，呈上天彪书信，道：“家父说干戈匆忙之际，一切聘礼，都是草草，只好平定之后补备，望泰山恕罪。”刘广道：“我处一切妆奁，亦不能备齐，都苟且了事，等大事已毕，再补送上。”云龙去见了希真及众位英雄，刘广先办个接风筵席。希真问起军情，真祥麟道：“自从主帅到兖州，未及一个月，宋江那厮又添造奔雷车三百余辆，来轮番攻打。幸亏二龙山上粮草充足，器械不缺，云统制设计坚守，方得保全。”希真道：“待我慧娘甥女到彼，奔雷车尽成齑粉矣。”

刘广选择吉日良辰，乃是六月二十七日，云龙、慧娘合卺成礼。到了那日，鼓乐喧天，挂灯结彩，说不尽那锦绣荣华，一段富贵。众官员齐来庆贺。婚礼已毕，大宴三日。过了三朝，云龙不敢久留，告禀岳父、岳母，要请慧娘于归讨贼。刘广与希真商议，备了香车宝马，精兵一千，教刘麒、刘麟统领了送亲，克日动身。慧娘拜别父母，刘夫人凄惶道：“方才望得你的病好，又离了我面前，你诸事须要保重。那孝顺公姑，敬重丈夫的话，我屡次教过，今亦不必再说了。”慧娘领诺。又拜别嫂子，少不得都流些眼泪。刘夫人又对刘广道：“女儿病体才好，我要孔叔叔同去，早晚看视，我才放心。”刘广道：“有何不可。”便对孔厚说了，孔厚欣然应诺，收拾药囊，一齐动身。慧娘又别了希真及众位英雄，希真叹道：“贤甥女去了，我折一臂矣。”大家都送出署。那一千兵马，并二龙山原来的三百人，同慧娘的妆奁行头车辆，俱已在外伺候。当时发炮起马，鼓角震天，金戈曜日，一齐护送刘慧娘去了。希真、刘广等送别回镇，希真对刘广道：“甥女此去，奔雷车必为齑粉矣。姨丈前说要击

卢俊义，今番正好相机进攻。我亦要回景阳镇去，调猿臂、青云两处兵马，出秦封山去，邀击贼人归路也。”刘广大喜。希真辞刘广回景阳，慢表。

且说云龙、刘麒、刘麟、真祥麟、孔厚五位英雄，一千兵马，保着刘慧娘，往二龙山去。不日到了二龙山，祝永清、陈丽卿先来迎接。众皆大喜，各相见了。丽卿见慧娘已愈，又与云龙成了亲，十分欢喜，笑对云龙道：“我不骗你么？前日城上还是远看，今日近看，我这妹子端的如何？”云龙大笑道：“卿姐又来疯了！”众英雄都上了二龙山，进宝珠寺，参见天彪。天彪先迎接刘麒、刘麟二位舅爷，慰劳毕，然后受儿媳参拜。云龙、慧娘以新婚之礼拜见。礼毕，天彪赐坐。夫妻二人谢了坐下。慧娘抬头见那天彪，神威荡荡，天表亭亭，心内暗自喝采：“怪道他们都说公公仪表非常，真乃天神下界，当世英雄也。”天彪开言道：“闻说小姐贵恙沉重，为舅的甚是忧虑，今喜全愈也。”慧娘答道：“仗公公洪福，现在已是复元，仍服孔叔叔的药。”天彪道：“本不敢催娶小姐，怎奈宋江这厮奔雷车难破，为舅不能胜他。小姐已到寒舍，是一家之人，家无常礼，不必繁文多仪，愿闻破敌良策。”慧娘道：“官兵失利之由，丈夫都对媳妇细细说过，已定得个主见在心。只因未曾亲身临场，不敢便决。今日便请公公带了丈夫、媳妇去登高一望，以观其局势，再行定计。”天彪道：“既如此，今日且不必了。今日龙儿与小姐喜庆之日，我们且只顾庆贺，明日再商。”于是天彪命排酒筵，大会诸将，奏军中得胜之乐，大犒三军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天彪带领云龙、慧娘，三骑马到二龙山高巅之

处，望下面观看。但见那红尘滚滚，惨雾漫漫，那梁山兵马，寨栅连云，奔雷车摆在山前，好似一字长蛇，端的是孤云随杀气，飞鸟避辕门。慧娘恍然记得出神时所见，正是如此景象，不觉叹息，因问道：“这带水是何处？”天彪道：“是二龙河。”遂用鞭稍指道：“那一片地，便是误用地雷，失陷三千人马之所。”慧娘道：“那面望去一片白茫茫的，是何所在？”天彪道：“在何处？”慧娘用马鞭指点，天彪、云龙都看不见。慧娘笑道：“是媳妇忘了，此去有三十多里。媳妇是慧眼，所以望到，怪得公公、丈夫都不看见。”天彪教左右取千里镜来照看，说道：“那里是白沙坞。”慧娘道：“水土何如？”天彪道：“都是沙土，松而且浅。”慧娘笑道：“如此正好就那里用计破他。”天彪惊讶道：“你休作戏言，那白沙坞已是失陷了，你不看见贼兵直逼山下，如何得能到彼破敌？”慧娘道：“媳妇怎敢戏言，这奔雷车若在乎地下，破他极其容易。如今平地尽被他占去，从山上破他较难些。然亦不妨，待媳妇先同他小耍耍，赶这厮到白沙坞去受擒便了。”天彪、云龙听了，都吃一惊。天彪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真有神鬼不测之机！”慧娘道：“不瞒公公说，非是媳妇夸口，媳妇有件兵器，十日之内，管教把这厮的奔雷车，尽数夺了来与公公使用。”天彪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回军中去说。”就中欢喜杀了云龙。

三人回到宝珠寺坐了，慧娘教侍女取出一个罗钹匣儿，呈与天彪观看，道：“破奔雷车，只在这匣儿里。”天彪打开匣儿看时，只是一副象牙算筹。天彪道：“此是算筹，怎去破敌？你方才说是兵器，怎么又说是算筹？”慧娘道：“便是那件兵器，须要这算筹做主。那件兵器，名唤飞天神

雷。媳妇在新柳城时，已曾用过，来时曾带了十架在此。公公可速教军中工匠，照样制造，却又价廉工省。这奔雷车若在地上，破他另有巧法。今在山上，必须飞天神雷。”说罢，便请纸笔，将那飞天神雷画出图样，呈与天彪。慧娘指着说道：“这飞天神雷最为利害，用坚木作架，上用粗绳四十道，踏板二十块。每架用精壮兵二十五人，五个人替换雷子，二十个人踏杠。雷子用生铁铸就，大如西瓜，五分厚薄，里面空心，藏毒烟神火，又包三十六个小雷子。小雷子内，又藏火药铅弹。用螺旋将药线盘到里面。雷子落处，四面迸打，雷轰霆击，不问人马，皆成齑粉。媳妇看那奔雷车上的西洋楼，上开一穴，有桌面大小，乃是老大破绽。他虽是用盖门封住，我兵放神雷时，只消擂鼓呐喊，那厮必然开盖门观望。我这雷子已是从天而降，从盖门打入车肚里，管教他土崩瓦解。”天彪道：“你说得虽是，怎能雷子奇奇巧巧都落入他盖门里？”慧娘道：“此所以必用算筹也。媳妇会勾股算术，算那雷子落处，远近尺寸，不爽分毫。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，亦是此术。不然，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芭上，不飞到别处去？”天彪道：“恐你万一算错，岂非白费神思。”慧娘道：“公公不信，媳妇来时，后面军装车上现有十架，可取一架来，媳妇算与公公看。”天彪便令军士拆了一架飞天神雷来。慧娘请天彪随意指一处，掘个坑潭，如桌面大小。慧娘用标竿线索布在地上，窥望定了，布上算筹。不多时，已是算就，按定远近步位，定下线道，支起炮架，教军士放上雷子，不必点火，只拽足了，踏转杠子发炮。只见那雷子飞去，不偏不斜，正落在那坑潭里。若是点好火线，发出去方炸响轰打，此刻不过试个样子。天彪见了

大喜道：“吾儿工巧如此，虽周髀、鲁班不及也！”这飞天神雷最要紧，便传令教军中匠人连夜打造。

次日，慧娘早起，见了云天彪，请了令，去各山坡测望，便教侍从人扛出那面象限仪来。众人问了原委，慧娘说了。众皆惊异道：“贼军未放火鸦之前，曾见那鬼子也用这件家伙向上窥望，我们都不测何故。不一日，那火鸦来了。由今思之，原来就是此法。”云龙问道：“娘子，你昨日为何不用这件仪器？”慧娘道：“此仪大而重，我昨日因贪省力，故用标竿绳索代之。但是系从平测远，此番乃从高测深，用法两途，前番可代，此番不可代也。”当时慧娘和云龙领一班侍女仆从，去各处山坡测望，算定地步，较准线道。军匠昼夜并工，到了三日上，已造成三百余架飞天神雷。慧娘禀天彪道：“破敌足矣。奔雷车破其大半，贼兵自乱，可出奇兵攻营劫寨。此一举不妨全师俱出，媳妇同孔叔叔、康将军守寨，在后面策应。”天彪道：“我儿之言极是。”当时把兵马分为两翼：天彪带领闻达、云龙、欧阳寿通、哈兰生为左翼，祝永清、陈丽卿、刘麒、刘麟、祝万年、真祥麟为右翼。命慧娘同孔厚、康捷领一千人守寨。慧娘又令军士堆积柴草，待官兵得胜之际，举火助战。

却说宋江自杀败官军之后，连日宴会。东昌府、德州两路官兵来救，宋江都用奔雷车掩过去，那两路官兵那里敌得，都大败而去。宋江一发放心，对众头领道：“我若得成大事，白军师当居头功。”忽探子来报兖州刘慧娘抱病将死，宋江一发欢喜。数日后又探得慧娘已愈，与云龙成亲，已迎取到二龙山，宋江请吴用、白瓦尔罕商量道：“前日火鸦，被官兵用网截住，不能取胜，今闻女诸葛来了，须防备

他。”吴用道：“不妨事，我想此车，莫说女诸葛，便是女轩辕也，也未必破得。我想再是几日，如真攻不破，便且去攻打别处。现又添造的三百多辆，不日可成。八百多辆，足以横行天下矣！”遂不以官军为意。

那日二鼓时分，宋江正与吴用、白瓦尔罕在中军帐内，忽听得二龙山上，连珠炮响，鼓角喧天。忙出帐看时，只见山上并无半点火光，只是鼓角闹热。吴用恐官兵突围，忙传令奔雷军应敌。不移时，只见奔雷车尽皆崩炸。霎时间，乒乒乓乓，好一似地裂山崩。火光冲天，官兵呐喊震地，分两翼杀下山来。贼兵大惊。原来慧娘日里定下线道，到夜间黑影里，将飞天神雷架好，却先放炮擂鼓，惊起贼兵，然后暗传号令，齐放神雷。那雷子从西洋楼盖门里直滚入车肚，火到炮炸，母炮内又有小雷子，乱迸乱打。车内原有火药，一齐都着，四面轰裂。一霎时，但见碎板断木同人马的尸骸横飞乱舞，众英雄大奋神威，两路杀入贼营，贼兵大乱。正是：虎豹常愁逢獬豸，蛟龙又怕遇蜈蚣。不知后事如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

话说云天彪分兵两路杀入贼营，慧娘又教军士各山头堆积柴草举火，照得那座二龙山通天彻地，如同白昼，众英雄奋勇杀贼。宋江等见那奔雷车已破，魂飞魄散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弃寨而走。天彪驱兵掩杀，追赶二十余里。宋江亏得徐宁来救，都逃入野云渡营里去。天彪依慧娘之言，就白沙坞扎住营寨，杀死贼兵无数，大获全胜。

比及天明，慧娘同孔厚、康捷领那一千兵，护着兵符印信，带了一百多辆不损坏的奔雷车都到。天彪对慧娘道：“今贼兵虽败，其众尚有数万，尽在野云渡，探得还有奔雷车数百辆，须及早剿灭。”慧娘道：“二龙山下的奔雷车，除神雷打坏之外，还有未损坏的一百三十余辆，媳妇同孔叔叔、康将军都夺取了来，车上的贼兵尽行杀光，已教军士驱驾来也。公公可挑选精兵，先看熟了方法，待他那新的做好，一发取来破贼。”天彪道：“前日奔雷车在山下，系埋轮系马，安插不动，所以用飞天神雷，可以取胜。如今这厮陆地上掩杀过来，系是行动的，我想飞天神雷未必济事，你说另有巧法，当用何计？”慧娘道：“公公放心，越是陆地上越好破。只愁他乖觉，不掩杀过来。若来时，有一辆取他一辆，有两辆取他一双。不但那飞天神雷此番用不着，这厮经这一跌，那西洋楼必然改造了。媳妇却另有一法，教那厮

没处捉摸，名曰陷地鬼户。此法比飞天神雷更为省力，奔雷车四五百辆，只消做一千扇鬼户，足以擒他。如今营中工匠二千余人，若材料足备，不过一日便可完备。”当将图样呈上。

原来陷地鬼户，但用粗木制造，如门户一般，阔二尺，长八尺，枋厚四寸，下面还有擎天柱、推山轮、千斤索等机括，上面可以安营跑马，下面可藏伏精兵，最利沙土地面。号炮响亮，拽动千斤索，轮转柱倒，数十里之地一齐都陷成深坑。总而言之，飞天神雷者飞炮之变法也，陷地鬼户都陷坑之变法也，就是那钢轮火柜亦是地雷变法。慧娘技巧过人，能化常法为神奇，往往如此，慧娘又对天彪道：“用了此法，贼兵见我千军万马在上面任意行走无碍，必不想到是陷坑；见此地沙松水多，再不疑是地雷。公公可请众位将军如此如此，再教丈夫带一彪军去那土山后面，虚设旌旗，多置烟火，那厮必猜是那壁厢算计他。待他掩到此地，媳妇却去土山上放起号炮，一齐动手，破敌必矣。”天彪听了大喜，一面差人到清真营，传谕傅玉、风会、李成，领兵截住天长岭，休教莱芜贼兵出来接应；一面采办木料，制造陷地鬼户，如法藏埋；一面教云龙去土山背后埋伏，并吩咐众人都依慧娘如此如此。天彪号令机密，那有半点透风。

云龙私问慧娘道：“娘子遣兵调将，为何置我于无用之地？”慧娘道：“怎地是无用之地？”云龙道：“你教我去山后摆样，不是置我于无用之地。”慧娘笑道：“我爱惜你，特留此安耽差使与你，你颠倒不识好人。”云龙不悦道：“我随爹爹出师多次，不曾落后，你却小觑我，那个要你爱惜！”慧娘大笑道：“官人兀是认了真哩！这是最紧要差使，

你只听我的炮响，奔雷车陷住了，全仗你引兵杀出来奋勇擒捉，是第一有功劳的勾当，怎说是摆样？”云龙方省悟，欣然道：“不道娘子如此深心，须要精细着，号炮休误了。”慧娘笑道：“待得你吩咐哩！”当时都去分投干事。慧娘身骑青狮，手秉如意，领二十多名军士，并侍女们去那土山顶上，支几间帐房住了。天彪安排已毕，只等贼兵来攻，不题。

却说宋江被官兵杀败，退入野云渡，计点军马，伤了七千余人，五百余辆奔雷车尽皆失陷。宋江道：“叵耐刘慧娘这贱人，奔雷车竟被他所破，此仇岂可不报，却如何胜他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不料这厮从盖门内打入炮子来，以致失利。这刘慧娘果然利害，竟亦有如此勾股精算。如今将西洋楼都改造尖顶，自然不怕他。”宋江依言。

忽报官军都在白沙坞下寨，江问吴用道：“这厮敢是又要用地雷？”吴用道：“非也。那白沙坞沙土地面，掘下去都是水，地雷如何埋得！待小生同仁兄亲去一看。”宋江遂与吴用带了数十骑出营登高观看，只见官兵一字安营，并不设立壕堑^①。吴用沉吟道：“这厮莫不是用陷坑诱我？但既是陷坑，他却为何自己有军马来往行走？”再远望那土山边，只见树林内隐隐有旌旗烟火，吴用笑道：“是了。”遂归营对宋江道：“这厮不从营内使计，必是诱我奔雷车追过土山，那面不知又用甚么生活，我等休追他到彼。仁兄只顾选将去挑战，却将奔雷车悄悄从下坂坡抄出他背后掩杀，面前再设伏兵接应，天彪可擒也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真神算也。”遂令鲁智深、武松去官兵营前挑战。天彪坚守，不发一将迎敌。一连三日，宋江三百辆奔雷车西洋楼已改造好，

就令秦明、徐宁、王良、火万城统领了。当夜饱吃战饭，二更时分，人皆衔枚，马皆解铃，从下坂坡鱼贯而进。宋江同穆洪、李俊、史进、陈达一万二千人马，在官兵前面埋伏。

却说刘慧娘在土山顶上，昼夜提心探望。那夜愁云惨淡，星斗无光，怎当得他那双慧眼，看得清清白白。当时远望见那奔雷车从下坂坡一条线悄悄度过来，慧娘笑道：“笨贼，自道刁哩！你恐中计，却从背后掩我，岂知我这陷地鬼户，由你进那一门，俱可擒你。”慧娘恐天彪不知，忙遣小校飞报大营。那知天彪见贼将连日挑战，早料道有诈，多差伏路兵查探。当夜伏路来报下坂坡有贼兵行动，天彪早已准备。秦明等领了奔雷车掩到官兵寨后，见官兵寂然无声，遂擂鼓呐喊，大驱奔雷车杀入营来。天彪领众将弃甲抛戈而走。贼兵以为得计，随后掩杀，直入官军营内，已进了鬼户界限。只听得土山上一个号炮，飞入九天云里，埋伏壮士发声喊，拽动推山轮。那贼兵只叫得苦，不知高低，三百辆奔雷车都平地陷了下去，车轮马脚都穿入地内，休想拔得出。后队看见连忙收缰，便使立得定脚，争奈车下的地无故自陷，急放舡板不及。还有那不曾踏着鬼户的，只道无事，那知都吃地穴内的将士钻出来，用利矛乱搠马腹，一马倒地，全车动不得。云龙已领那彪军，摇旗奋勇杀来，鼓声震天，贼兵乱窜。秦明、徐宁等一齐大惊，正不知官兵多少。云龙混杀一阵，秦明等落荒而走。奔雷车上贼兵走投无路，齐声愿降。云龙都教绑了，将奔雷车提出鬼户，都驾到平地上。

却说宋江望见官兵营内军声大乱，不知头路，只道是秦明等得胜，正驱兵前进。忽见连珠炮响，左边登莱二州兵马杀来，右边沂州、景阳镇兵马杀来，天彪领青州兵从中路杀

来，三面夹攻。宋江首尾不能相顾，大败而走，踉跄逃入野云渡。正拟悉力守寨，只见官军豁地分开，阵后喊声动地，四面八方，火光照天，云龙放出那三百辆奔雷车，遮天盖地杀来。宋江不知头路，还要探望，官兵已驾奔雷车直逼营前。宋江大惊，忙令众将丢了营寨便走。官军势如潮涌，杀死贼兵不计其数，直追到天长山，道路崎岖，奔雷车难进，官兵方才收住。

天色将明，宋江收聚残兵，略定喘息，对吴用道：“不料奔雷车尽被那厮夺去，秦明等无一人回来，不知存亡何如。”吴用道：“且进了莱芜城，再相机宜。”说不了，只听得天长山里号炮响亮，鼓角大震，一彪官军杀出，大叫：“逆贼休走，马陞、清真众位老爷都在此！”宋江几乎落马。众头领舍死忘生，冲围突阵，且战且走。傅玉在阵云影里，望见宋江，撇了史进，骤马追去，一飞锤对宋江后脑打去。可惜高了些儿，将宋江头上金盔打落尘埃。李俊、史进双马敌住傅玉。那风会也随后掩到，陈达不识高低，前来迎敌，斗不三合，风会刀起，斩陈达于马下。官兵痛杀一阵，大获全胜。李成接应傅玉、风会，一齐上山，依旧堵住了莱芜。

宋江等进不得莱芜，只得领败兵向梁山逃去。一路马不停蹄，走到秦封山下，追兵已远，宋江方才心安。只见秦明、徐宁、王良、火万城领数十残骑奔来，见了宋江，诉说奔雷车平地自陷，宋江、吴用、白瓦尔罕一齐大骇。宋江且教安锅造饭，饭熟未食，只听秦封山后又是一个号炮，山内旌旗飞出，乃是猿臂寨、青云山旗号，陈希真一马当先，左有栾廷玉，右有栾廷芳，大叫：“休放走宋江！”宋江胆落魂飞，弃食逃走。秦明、徐宁、王良、火万城舍命敌住希

真，苦斗了数合，只得逃走。李俊、史进紧紧保护了宋江。那希真领兵追上，宋江、吴用、白瓦尔罕由小路逃脱了性命，兵马已被希真杀完。宋江等会着了众头领，败兵不满三百骑，狼狈遁逃。希真已收兵回景阳镇去了，宋江道：“不知兖州卢员外兵马又是如何了。”说未了，只见前面一彪人马飞来。宋江等大惊，正想再逃，只见来将乃是段景住，领着八千人马前来，宋江喜出望外。段景住道：“卢头领寨内，已被刘广冲突几次，十分难守。又知大军败衄，特遣小弟前来接应，一同回归山寨。”宋江长叹一声，就在段景住军中吃了饭，一同会上卢俊义等，收兵回梁山去了。

且说天彪在野云渡扎住大营，众将纷纷献功：风会差人呈上陈达首级，傅玉差人献上宋江金盔，其余众将官、众兵丁斩获立功者无数。天彪请祝永清一同慰劳将士，记功录簿。云龙将奔雷车上投降的贼兵五千八百人，请天彪发落。天彪道：“此等憨不畏死之徒，留之何益，都斩决报来。”云龙道：“爹爹常说为将不可诛降戮服，今贼兵已降，何故斩他？”天彪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此辈势穷无路，方才投降，与诚心归服者不同。况这班贼，害我官军无数，应得偿命，休要赦他。”祝永清谏道：“舅父虽是正论，但此辈中难保无胁从者。此次若不赦了他，恐日后贼兵遇困，求生无路，必然死斗矣。”天彪道：“吾奉天讨逆，岂怕鼠贼拼命！只是贤甥的言语，亦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。也罢，侥幸这厮们，吩咐每人割去耳朵一只，发与有功的官兵为奴，再有罪犯，立即处死。”

正说间，报来道：“小娘子刘恭人回营，在辕门外候命。”天彪吩咐云龙，将自己那柄御赐的羣尾紫罗伞盖，迎

慧娘由正门进营。云龙领命。辕门外众军官见是主帅伞盖，都肃伍伏道迎接。慧娘大惊，忙下坐骑，侍女上前接了如意，走上中军帐，参拜天彪道：“公公如此恩赐，折杀媳妇也。”天彪教云龙扶起赐坐道：“全仗吾儿妙计，大伸国威，为舅焉得不喜。那时天子赐我这^鞞尾紫罗盖时，曾面奉圣谕道：军中有建奇功，大振军威者，即以此盖赐之。我赏不私亲，如今正合赐你，休得推辞。我奏闻天子，拜你为军师，总督全军事务。”慧娘拜谢领命。天彪传令大开庆功筵席，三军休养三日，班师。慧娘禀道：“今日乘胜，正要去擒贼，公公何故班师？”天彪道：“你怎不明白兵势，此刻宋贼虽大败而回，梁山根本未动，我不过数万之众，如何平定得。况官兵久暴于外，费用浩大，今清真之围已解，得胜不回，是画蛇添足矣。”慧娘道：“公公虽是高见，但白瓦尔罕不除，终是后患。媳妇亦深爱此人的技巧，欲生擒了来应用，望公公依媳妇进兵。”天彪道：“他已归巢穴，深藏不出，你怎去擒他？”慧娘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用计，管擒此人到手。前日媳妇问水军，正是为此。”天彪听罢大喜道：“吾儿真有鬼神不测之机，得你为军师，我何忧哉。”便传令傅玉、风会、李成仍旧扼住莱芜，这里请景阳镇兵马一同进剿。祝氏弟兄欣然领诺。次日一齐拔寨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。

却说宋江败回梁山，众头领都来问安。宋江道：“胜败乃军家常事，不足计较，只可惜伤我杨志、陈达、吕方、孔明四位兄弟，吾当整顿军马，誓报此讎。”不日伏路军报上山道：“官兵大队杀来，隔水泊下寨，将夺去奔雷车分作两翼，遣人来挑战。”吴用大怒道：“这厮直如此欺人！我已

误输于他罢了，他还不知足。不是夸口，我这座梁山，金城汤池，待要吞灭我，休要妄想！”众头领人人忿怒，都愿死战。宋江道：“他用我的奔雷车，怎生敌得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可多差细作去彼军打听，怎样陷地之法，即用他法儿挡他。我劝哥哥将水军船只尽拘在南岸，待小弟造几只沉螺舟，从水底下延过彼岸，出其不意，劫他营寨，此军可破也。”宋江、吴用问道：“沉螺舟怎样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此舟形如蚌壳，能伏行水底。大者里面容得千百人，重洋大海都可渡得，日行万里，不畏风浪。人在舟内，里面藏下灯火，备足干粮，可居数月。进出之处，用沥青封口，水不能入。今在内河，只须照样做小的，藏得百十人足矣。”宋江道：“恐牵延时日，彼军得利奈何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不过月余，便可完备。”吴用道：“且一面与他厮杀，相机决胜，一面请白军师造舟。若用此舟时，一半渡过北岸劫寨，一半由夹河抄出官军背后，绝其归路，使他不知我兵从何而来，必然大乱，可报败兵之仇也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白瓦尔罕画出图本制造。白瓦尔罕道：“此舟不能画图，须小弟自去监督指点。”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张横、张顺、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阮氏三雄，齐去金沙滩下寨，就岸边搭起作场，选备作料，请白军师制造；一面发细作去打听慧娘陷地之法，与吴用商议破敌。

却说天彪立营北岸三日，因天降大雨，彼此不能交兵。当夜晴霁，慧娘上飞楼观望对岸水寨，但见一簇灯火明亮，远远闻斧斤锯凿之声。慧娘下了飞楼，禀天彪道：“白瓦尔罕必在对岸，不知又做甚么器械哩。请公公发令，媳妇明日此刻光景，必擒此人到手也。”天彪甚喜，准了。次日，慧

娘便教刘麟、欧阳寿通授了密计，带领一千名水军，都付了捍水橐籥，腰带铁弩，临期如此行事。刘麟道：“我不认得白瓦尔罕，怎好？”慧娘道：“此人西洋装束，容易辨识。”欧阳寿通道：“我昨日追杀贼兵时曾见过，是个三十来岁的鬼子，我识得这厮的鸟脸。”二人领计去了。慧娘又吩咐随身侍女，将两只红板箱开了，取出那狮兽架子，“须如此如此作用”；又将标竿算筹去测量了水泊的宽狭，水寨的远近，备下粗麻绳一根，长短与水泊相等，一头系了铜铃，选壮士二十名领去，安排停当。

当日黄昏时分，各营掌火，那白瓦尔罕正与李俊等头领讲论，忽听得水泊中央浪声如雷，涌出两个怪物来，似龙非龙，似虬非虬，在波心里斗成一处，身耀金翠，口喷火光，推得那白浪如山。岸边把守的喽啰见了大惊，正不知是何物，忙去报与李俊等众头领。众头领不信，齐出寨来看时，互相诧异。那时候晚色朦胧，也辨不出真假。白瓦尔罕道：“不是甚么怪物，必是刘慧娘做耍虎，待我看了明白。”便跳上木排，腰内取出那管千里镜，正待照看，不防水里钻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捉住了左脚，一个捉住了右脚，喝声：“下来！”扑通一声，把白瓦尔罕拖下水去。那两个人便是刘麒、欧阳寿通。张顺并三阮大惊，忙抽短刀，跳下水来。刘欧二人早已将白瓦尔罕按入水底，腰里解下那根带过水的绳头，把白瓦尔罕拦腰拴定，尽力扯动北岸铜铃，岸上二十名壮士，拽着巨索便走，不由分说，把白瓦尔罕着河底拖过北岸来，好似钩着个大团鱼。刘欧二人随着都回。那边李俊、二童等忙招呼水军二三百人一齐下水，齐来抢夺。

此时暑月天气，入水最便，众人未曾赶到中流，北岸上

一个号炮，水里钻出千余官军，呐喊一声，铁弩齐发。李俊、张顺等见有备防，回身便走。水军喽啰已射死百余人，中箭者无数，阮小二、阮小七、张顺都带了箭逃回。白瓦尔罕已被捉上北岸，解回大营去。这边众头领看了对岸，只叫得苦，忙去报与宋江。宋江听说失了白瓦尔罕，大惊，与吴用商议，要连夜大发兵渡过水泊，与官军决一死战。吴用再三谏道：“天彪既已得计，必有准备，攻杀必不见利。我想天彪知兵，无故入我重地，乃是专为白瓦尔罕，今已被他得利，不久必然退兵。乘他退时，以倾寨之兵追袭，必获全胜。”宋江只得依言，懊恨不已。

却说刘麟、欧阳寿通捉了白瓦尔罕，收齐水军，一齐回营。慧娘大喜，教侍女收了巨兽，禀知天彪。天彪亦大喜，当时升帐，刀斧手将白瓦尔罕绑上帐来。天彪大喝道：“你这厮既是夷种，何故敢助盗贼，速速推出，凌迟处死！”白瓦尔罕魂不附体，刀斧手将他推出帐外，将要行刑。忽见火光里一位佳人从处进来，连叫：“刀下留人！”刀斧手立定，那女子上帐禀道：“白瓦尔罕虽然该杀，念他是为权奸所逼，不得已为盗，望公公宽宥。”天彪道：“这厮用奔雷车伤害官兵无数，如何赦得？”慧娘道：“此人尚有一技可用，留下他将功赎罪。”天彪道：“既如此，喝教放回。”白瓦尔罕付道：“此人必定就是刘慧娘，难得他救我性命。”天彪喝道：“你罪本当处死，少夫人再三求情，饶你一命，你可降么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小人蒙不杀之恩，怎敢不降。”天彪道：“既如此，着少夫人领了去。”

天彪退帐，慧娘把白瓦尔罕带到自己帐里，先令他拜见了云龙，命手下人替他换下了湿衣服，赐酒食压惊。白瓦尔

罕磕头拜谢道：“小人是该死的人，蒙夫人救了性命，但有小人处，敢不效命。”慧娘道：“久慕先生乃喇哑呢喇之贤嗣，必知《轮机经》的来历，务望指教，请勿隐瞒。”白瓦尔罕道：“小人也佩服夫人巧夺天工，又感救命大恩，既遇知音，怎敢欺瞒。小人祖传这部《轮机经》，乃西洋欧逻巴国阳玛诺真传，不立书册，小人都是记熟在肚里，情愿录出来，献与夫人。但都是西洋番字，必须翻译汉文，方可与夫人应用。”慧娘大喜道：“我久慕此经，不意今日得遇，望先生速与翻出，决不相负。我又闻得他国巧师亚尔几默特，能制造火镜，引太阳真火烧数十里之物，先生可晓得此法否？”白瓦尔罕道：“此法亦在《轮机经》内，总不外勾股而已。镜光的凸凹远近，另有玄妙，小人录出，夫人一览便知也。”慧娘听了，喜不自胜，重赏白瓦尔罕，另立一帐，拨人去伏侍他，手下人都称白教授，不呼其名。

慧娘得了白瓦尔罕，甚是得意，取酒与云龙欢饮达旦。次日稟天彪道：“白瓦尔罕已擒得，可以班师也。”天彪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定于今日退兵。”祝永清道：“吴用见我退兵，必来追袭，舅父须先发辎重，选猛将率领奔雷车断后。”丽卿便道：“云叔叔同众位将军只顾先行，贼兵敢来追时，侄女与玉郎断后。”天彪道：“不须断后，此刻宋贼恨我已甚，见我退兵，须防空群来追，贤侄女虽然骁勇，也恐抵挡不易。我有一策在此：玉山弟兄可领贵镇人马，押了全军辎重先退，不可去远，只退二三十里，选那依山傍水险要所在，立下营寨等我；我却于明日提本部兵都退六七十里，险要处下寨，等玉山；玉山却于后日，拔营再退六七十里，立营等我。如此轮番更替，以守为退。贼如来追，动者

应敌，静者策应，动静相因，奇正相倚，追兵虽强，吾何惧哉！”众将听了，都拜服道：“相公韬略，真不可及也。”

当日祝永清便提本部人马，押了全军辎重，先退二十余里，在那卫家山扎下寨栅。那刘慧娘是斯文人，不能厮杀，也从了永清营内去。次日黎明，天彪严肃部伍，造饭饱餐，去水泊边呐喊摇旗，巡哨一转，用红衣荡寇大炮隔水泊打去，连发九炮，炮子都打入水寨里去，方拔寨退兵，用奔雷车为后殿。到了卫家山，将奔雷车都交与祝永清。永清将辎重都交与天彪，慧娘带了白瓦尔罕，又随在天彪营里。天彪离了卫家山，又行三十余里，到了良济集，相了地利，扎下营寨。祝永清仍在卫家山安营不动。次日，永清方拔寨退兵，仍将奔雷车为后殿，离卫家山，到了良济集，又把奔雷车交与天彪，永清仍同慧娘押着辎重再退数十里安营。次日，天彪拔营又退，去替永清。话休絮繁，天彪、永清轮番更替，或二三十里，或三四十里不等，总拣险要有依傍之处安营，以防贼兵来追。

早有探子报入梁山寨里。宋江便问吴用道：“他如此退兵，我们须怎样法儿追他？”吴用沉吟道：“这却是难事了。且点起人马追去，再看机会。但人马须在八万以上，方可济事。这里仍派上将，领兵三万，攻围兗州，以便我们大军飞渡。”宋江惊道：“军师休要戏言，此次清真一役，除新泰、莱芜二万四千人马外，本寨三万人马尽没于外矣。现存人马仅得十二万，依军师所言，寨内镇守之兵，不是尽行扫空了？”吴用道：“兄长休要慌急，我此次进兵，名虽追云天彪，其实别有所图。兄长可暗调嘉祥、濮州两路人马，各四万来守山寨，此事便好部署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嘉祥、濮州力

薄了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我们南路自曹州失陷以来，目下尚属平安，嘉祥、濮州暂调不妨。即使有事，嘉祥尚有五万，濮州尚有四万，尽可抵御。至小弟所谓别图之事，中途再说。”宋江依言，便先差人传令至嘉祥、濮州调兵。这里逐日有探子来回报，末一报知天彪兵马已退回青州，傅玉等亦由天长山退归，祝永清等也领兵回沂州去了。吴用道：“且待嘉祥、濮州两处人马调来，再议进兵。”

次早忽报嘉祥单廷珪、魏定国领兵四万名到了，下午濮州刘唐、杜迁也领四万兵马来。吴用便与宋江商议，教单廷珪、魏定国仍回嘉祥，又派宣赞、郝思文同去，留刘唐、杜迁在山寨。这里派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去濮州，助林冲镇守，并替回宋万、曹正。那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伤痕未愈，留寨将息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领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，点起八万人马。吴用道：“且慢，须添上等勇将几员同往。”宋江便点鲁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绰，并原来新泰头领穆洪、李俊，莱芜头领史进、李忠，又新到头领火万城、王良，共十六位头领，八万人马。不日部署停妥，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率领了起行，派李应、徐宁、张魁领三万人马，攻围兗州。宋江便统大军抹过兗州北境，向青州进发。不日到秦封山下，天色已晚，八万军马，连营立寨。帐中吴用对宋江道：“云天彪那厮已退，清真山守御得法，断难攻取。小弟前番来此，早探得此处泰安府城，新任总管叫做甚么寇见喜，本领凡庸，性情畏葸。小弟之意，将大兵就屯在此处，只须遣勇将数员，领兵一万，前去袭取，必然到手。若得了泰安，兄长可将这几位兄弟、八万人马住扎于彼，联络新泰、莱芜，东

南西北可以乘间图取，又可与本寨遥相呼应，从此成功立业，可计日而待矣。”宋江大喜，便请公孙胜领穆洪、史进、鲁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绰、王良、火万城，并一万人马，直奔泰安。

且说泰安府知府鲁绍和，便是上年在青州与云天彪同事的。自天彪收降清真山之后，奉旨加文渊阁直学士衔，调任泰安。端的清正持身，严明治下，合境竞颂神明。不料到任不上半载，忽总管寇见喜从景阳镇调来。鲁绍和一见寇见喜如此举止行状，便生忧虑，暗想道：“此地乃梁山强寇出没之所，这等总管如何靠得住？”因此常常愁虑。那日梁山大队攻清真时，鲁绍和深恐贼兵来走冷着，便请寇见喜赶紧备御。寇见喜一听，便慌慌忙忙运了些灰瓶石子上城。及贼兵败回，鲁绍和力劝寇见喜邀击，寇见喜只是不敢发兵，鲁绍和叹气而已。

这日忽报梁山大队贼兵都屯秦封山东面，鲁绍和大惊，急命驾至总管署见寇见喜。此时大小将弁，已都集总管衙门请令，鲁绍和开言道：“请总管将军速统大兵，扼住秦封山，使其不得转来。秦封西面，谷口狭隘，一人守谷，千人不得飞渡。请总管速速定计。”寇见喜早已魂飞天外，目瞪口呆，半晌答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自然。……我……我明日出……出城押阵，……请……请……请都监将军，去建……建头功。”鲁绍和道：“明日恐无及矣，总管今晚速去为妙。扼谷口乃是要紧之着，总管请勿迟疑。”寇见喜道：“……我……我就去。”鲁绍和道：“请总管速发号令。”寇见喜对都监道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请都监点齐人马，……本……本帅就去。”都监领令，立时传齐兵马，都在总管衙门

外伺候起行。

鲁绍和辞别回署，仰天长叹道：“微臣鲁绍和，明日见危授命矣。”一面传令点齐民壮，并本标兵丁守城，一面叫衙内出来谕话道：“我明日碎身报国了。我世受皇恩，分所应尔。你却不可随我同死，你祖宗血脉攸关，快去寻个逃走的路罢。”衙内惊道：“父亲何出此言？”鲁绍和道：“你只依我，休得多问。”又自叹道：“云统制，我与你官船一别，不料从此永诀了。”说罢上马便行。

且说寇见喜见兵马已齐，怎好不去，且入内去诀别夫人，道：“夫人，我今夜就要升天了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何出此言？”寇见喜道：“夫人，我的三十六路斧头，当初原是有名望的，近来有了些年纪，恐济不得事。更兼梁山贼兵，好生利害，如何敌得！我此去，包管有头而去，没头而归。我也细细想过，活在这里，做这官儿，倒也担惊受吓，不如咬了牙齿，颺的一来，忍了一时之痛，免了一世之愁，而且落个好名望，总算为国亡身；儿子好谗个荫生官儿做做，又是一代衣食饭碗到手，岂非上算！”言毕，拍拍自己的头颈道：“脑袋，脑袋，我同你打伙一场，明日分手了！”正在合家言别，哭的哭，愁的愁，只见都监飞报道：“本府相公业已上城，请将军出师。”寇见喜伸伸舌头道：“险了，险了！”歪戴头盔，斜披铁甲，背了一把斧头，别了夫人上马，跟着大队兵将，一齐杀到秦封山。公孙胜已领兵杀出西谷，天已微明。寇见喜望见贼兵火把齐明，鼓角震天，兀自心惊，只得硬着头皮出阵，大叫：“泰安府总管寇大将军在此，草寇快来纳命！”贼军队里早飞出一个莽和尚，一禅杖打来，都监慌忙迎住。寇见喜便躲在都监背后，捧着斧头待

劈，早吃王良、火万城看见，一齐骤马追来。只听得寇见喜阿呀呀一声，两戟齐施，早已了账。都监大惊，勒马回阵。公孙胜已领大队掩上，官兵失了主帅，无心恋战，大败而走，都监死于乱军之中。

公孙胜领兵直逼城下，督众悉力攻打。鲁绍和督兵抵御，枪炮矢石齐下，打坏贼兵无数。怎奈城内无一勇将，贼兵攻打不息，鲁绍和足足与贼兵相持了一日一夜。次日辰刻，武松、李俊已领兵由云梯上城，城上贼兵已满。鲁绍和料知事去，便向东京叩头道：“微臣今日致命了。”抽佩刀自刎而亡。城门大开，贼兵一拥而入。公孙胜一面差人到大营报捷，一面盘查仓库，吩咐众将：“这番休行杀戮。”便教李俊、史进速领四千铁骑管住各城门，安抚百姓，便将阖城壮丁，尽编名册，收为兵卒。那鲁绍和的儿子逃出城外，奔上都省，朝廷哀荣恤荫，后来也做得显宦。寇见喜的儿子也逃脱性命，受朝廷荫锡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宋江、吴用闻公孙胜得了泰安城，大喜，便教刘唐、三阮领兵二万，守住秦封山以备天彪，自己领大队进城。公孙胜等迎接，宋江一一慰劳，便入城大开庆功筵宴。席间，宋江对吴用、公孙胜道：“深仗二位军师，得此雄城，以是左制天彪，右击希真，无往而不利矣。”吴用、公孙胜皆称“兄长洪福”，众人无不大喜，尽欢而散。吴用便请宋江传令，教李应、徐宁、张魁将攻兖州的兵马撤回梁山，所有梁山事务，并嘉祥、濮州两处的策应，尽请卢俊义一人调度；命史进、李忠仍回莱芜，就命二人拨莱芜兵一万镇守天长山，以作莱芜保障；命穆洪、李俊仍回新泰；命刘唐、三阮就将二万人马驻扎秦封山，保护泰安。宋江领吴

用、公孙胜二位军师，并鲁智深、武松、呼延绰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火万城、王良八员头领，统六万人马，坐镇泰安府。又到山寨调施恩、曹正同来协助，策应新莱，雄视山东。并知会梁山副都头领卢俊义，一体招兵买马，屯积粮草，以图振兴事业。计议已定，宋江喜不自胜，便问吴用道：“军师请看此时攻击何方为利？”吴用道：“且将基业立定了再议。”正说间，忽报：“云天彪领大队人马来也。”正是才称高枕卧，又遇叩门惊。有分教：秦封谷口，权充铁壁铜墙；汶水流头，翻作尸山血海。不知云天彪如何部署而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

话说云天彪自大胜宋江，进攻梁山擒得白瓦尔罕之后，与祝永清收集人马，掌得胜鼓回青州，各文武及守将都来迎接贺喜。天彪发放人马，把兵器旗帜，并奔雷车都收藏库内。众人看那奔雷车，正如一群巨兽，怪状狰狞，无不称妙，便议照式多打造百十辆，以备日后应用。刘慧娘道：“行军全仗机谋韬略，区区器械不足恃也。他若识得我陷地之法，奔雷车无用处矣。”天彪称是。当时将破宋江之事，申报都省，表奏朝廷，这里大开庆贺筵宴。次日，祝永清等辞别了天彪，领本部兵回沂州去。天彪传谕众将，各归职守，休养训练，以图恢复莱芜，众将各领命而去。

不数日，忽报宋江领大队贼兵杀来。天彪大怒，便传令点兵。众将都请坚守以避其锐，俟其气衰而后击之。天彪道：“非也。贼兵此来，未必专为青州，必有他图。不然，为何待我兵已退尽，然后徐徐而来？我此去大军掩击，使其不得他顾。若深守不出，他必恣意蹂躏我邻邑矣。”众将皆服。

当时天彪与傅玉、云龙、闻达领兵四万名，浩浩荡荡，一直西向杀出。方到二龙山，忽报贼兵已陷了泰安府，总管、知府等皆殉难。众将齐惊道：“果不出元帅所料。”傅玉道：“寇总管真是庸才，怎么守着堂堂一府，竟待不到救

兵，就失陷了。此时泰安已陷，我兵后到，已成倒拔蛇之势，如何是好？”天彪沉吟道：“趁这厮部署未定，且去力攻收复。”众将领令，一齐大刀阔斧，杀奔泰安府去。到得秦封山下，已有贼兵堵御，天彪传令攻打。那刘唐、三阮遵吴用吩咐，坚守不出，一面报知宋江。宋江大惊，当与吴用商议，请公孙胜镇守泰安府，部署一切，自己与吴用亲到秦封山，设计坚守。

相持一月有余，天彪道：“贼人必将泰安早部署了，我们久暴师于外，军需浩大，无济于事。不如收兵而回，加紧训练，再看机会。”众将称是，遂传令严整部队，拔寨退兵。不日退回青州，发放人马，并传谕风会、李成严守清真营，简练军马，以备恢复莱芜之举。众将各归职守。不日朝廷恩旨下降，云天彪并众将均加一级，各有赏赐；孔厚授青州益都县县丞；胡琼追赠明威将军。其余将弁兵丁，均分别赏恤。惟刘慧娘特赐显谟阁学士衔，赏宫锦一袭，玉如意一柄，紫诰一轴。众人皆舞蹈谢恩。那边沂州陈希真、兖州刘广，并部下效力将士，亦有褒宠赏锡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宋江见天彪兵退，深恐有诈，不敢追袭。续探得天彪认真退回青州，亦不敢发兵攻击，只吩咐刘唐、三阮小心防守秦封山，自己同吴用回转泰安府，赶紧修理诸务。忽探子来报：景阳镇陈希真传谕蒙阴县防御使训练军马，又委祝永清亲来阅视，并檄知召家村一体练兵。宋江听了，便对吴用道：“那厮此意，分明是觊觎我新泰，军师将何法以御之？”吴用道：“新泰为希真所觊觎，莱芜未尝不为天彪所觊觎。我两边策应，本是难事，所幸天长山绵亘数十里，足为莱芜保障，可饬史进、李忠守备毋得疏忽，天彪亦不能飞

渡。至希真想图我新泰，我不如用先发制人之法，攻他蒙阴。休管那厮善用兵，我总去攻攻他看，天命难测，未必那厮定是胜，我们定是败也。”宋江连声称是。只见公孙胜道：“去年兄长攻新柳时，小弟曾用丁甲攻城，却吃那厮破了。刻下小弟将此法加练精熟，又练得吼风、混海、火光三大将法，两法并用，谅可破得希真矣。”宋江甚喜。吴用道：“公孙兄弟既说到此，小弟倒有必破希真之法。”宋江、公孙胜齐问何法，吴用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这般。”宋江、公孙胜齐声称妙。宋江便传令到山寨取樊瑞、项充、李衮前来。不日，三人到了泰安府，参见了宋江。宋江便议点将兴兵，吴用道：“哥哥须坐镇泰安府，不可轻动，待小弟与公孙兄弟一行。”便点鲁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，带兵四千名。吴用、公孙胜统领了，辞了宋江，直到新泰，花荣等迎入。吴用正与公孙胜商议发兵偷渡汶河，袭取蒙阴，忽报前面汶河南岸，已有召家村兵马屯住。吴用大怒。公孙胜道：“我们且发兵屯住汶河北岸，与他隔河敌住，再相机进取。”吴用道：“所议亦是。”便教花荣守新泰，自己同公孙胜带领新泰头领李逵、黄信、杨林，一万二千人马，随同鲁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，并原来四千人马，一同到汶河北岸安营立寨，与召忻兵马隔河敌住。

且说召忻探得梁山贼兵将到，与高梁、史谷恭领本村乡勇八千名，在南岸下寨，将船只尽拘南岸，一面报知希真。希真闻报，便与祝永清、陈丽卿、栾廷玉、栾廷芳、真大义、王天霸，领景阳镇官兵一万名，猿臂寨乡勇一万名，星夜赶到蒙阴，直赴汶河北岸下寨。与召忻相见了，便与祝永清亲到河岸巡阅一转，回营对永清道：“我此来为收复新泰

也，贼军与我隔河相拒，我不可往，彼不肯来，两边相守，旷日持久，如何是好？”永清道：“且与他拒守数日再看，刻届严冬时节，天寒地冻，河冰将合，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亦未必常相守也。”希真称是，传谕各营并召家村一体严禁防守，并谕蒙阴文武各官，小心照应城中事务。当晚发令讫，河上数万貔貅听遵号令，寂静无声，但见皓月之下，熊旗鸟帟，列伍整齐，一片声画角悲鸣而已。

与贼军相拒十余日，两边各无动静。希真与永清商议渡河劫营，永清献计道：“我等且虚设旌旗，堆积烟火，沿河一字长蛇势，连营列栅，将上下河边一齐布满。吴用必道我增兵，必然分兵防我。待到月尽夜，天地昏暗，可教上下阵乘黑夜悄悄鼓舟前进，又故意微露破绽，令其知觉。那厮必尽力防我左右，我却以全军渡河，直取他的中营。泰山以为何如？”希真道：“甚好。但渡河时，尚须一层斟酌。可将所拘船只，尽付左右阵，为渡河之用。我全军渡河，却用慧娘甥女的飞桥，不用船只，又须用雁行阵渡过去。如得利，则全师进捣；万一不得利，则退归亦易易也。”永清称妙。当下计议停妥。

至十一月三十日夜间，天昏地暗，星斗无光。希真传令，教左阵、右阵各用二百人，每五人驾一只大船，右阵从上流过去，左阵从下流过去。果然被贼人哨探的军士知觉了，急忙报入贼营。吴用日里见希真增兵，本是警心，至夜间闻报，昏黑中不辨虚实，忙传令教左右备御。不多时，希真全军已杀到中营。吴用忙教军心休乱，齐心应敌。众军急忙登岸，昏黑中望见对阵列炬烛天，照跃出一群猛兽，正是奔雷车模样，吓得贼兵胆碎心落，却不知奔雷车身重，如何

渡得过飞桥。这都是希真、永清连日造下的大防牌。吴用也一时辨不真，急忙弃寨而逃。丽卿当先抢寨，希真、王天霸领左翼，永清、真大义领右翼，火光冲天，翻翻滚滚杀上。召忻、高梁亦分两队，随左右翼登岸。丽卿已抢入寨中，忽见寨后狂风大起，满天火毬火团，火光中无数神兵神将，身披金甲，手执戈矛，驱着火龙毒兽，杀入寨来。丽卿即忙领兵退出，那些鬼兵兽卒，随着狂风烈火，一齐杀出寨来，官兵大惊。希真忙传令道：“此贼人妖法也！本帅道法高强，众军休怕！”急忙叠起印诀，念念有词，向前放去，喝声道疾，一道白光冲去，那些鬼兵烈火尽皆退了。众军大喜，重复起鼓前进。

吴用见公孙胜道法被破，忙教众军抵敌。怎当官军势大，抵敌不住，吴用忙传左右营齐来助战，黑夜火光中两阵混杀。公孙胜见丁甲法不能取胜，忙祭起三大将来，摄神兵百万垓，前来助战。希真见吴用亦用全军合战，料想劫不得营，便传令按队退回。未及中流，公孙胜神兵已到，大风怒吼，波涛汹涌，彻天彻地都是大火，但见数千万的长人，望去身躯何止丈余，统领无数熊罴军隔河杀来，众军胆裂魂飞。希真传令休乱，只管渡河退去，自己替众人断后，捏起真武印诀，镇住对岸神兵，只见风平浪静，那些神兵果然纷纷立住对岸，不敢过来。希真兵马已有史谷恭及栾氏弟兄接应登岸，就在南岸一字扎住阵势。那对岸神兵也不住的在北岸边巡行，火势蒸天，只是不敢过来。看官，那丁甲、三大将，并非邪术小法，公孙胜又非等闲之辈，如何还斗不过希真？只因希真系奉天讨逆，堂堂正大，公孙胜乃是盗贼一边人，那些神将如何肯替他效力，抗违天朝，当时虽迫于符檄

不能不到，却只是不敢过来。

希真见他们虽不过来，只是不退，心中大怒，便教丽卿快回营去取乾元宝镜来，丽卿骤马回去。这里只听得对岸贼兵不住的呐喊，这边官军、乡勇也一齐呐喊，两边喊声大振。这边只因对岸长人巨兽利害，个个心惊。丽卿已取了宝镜转来，只听得对面起了一个震天动地的霹雳，希真即将罡气布在乾元镜上，金光向对岸射去。忽见那些长人、熊罴纷纷都退，却转一群虎豹来，黄烟浓雾在火光中斑斓照耀，径直渡过河来。

希真不住的印诀禁咒，那虎豹竟不退避，从水面直冲过来，南岸军马一齐大惊。希真也不解其意，正想加用禁咒，那群虎豹已扑到南岸，浓烟中杀出一彪蛮牌兵，个个蓝面赤发，杀上岸来，希真兵马大骇溃乱。吴用已统全军杀过河来，樊瑞、项充、李衮领着鬼兵，用蛮牌当先掩杀，那群虎豹也各有鬼兵驱策，四边冲突。这边官兵、乡勇个个胆碎心惊，那敢迎敌，都纷纷败下。黄信从左边杀来，杨林从右边杀来。丽卿叫起苦来道：“爹爹，我怎的这般昏了？你那乾元镜上，虎豹兀自毫无影子。爹爹常说，镜子有影的方是神奇鬼怪，这虎豹镜里没影，怕不是假的。”希真猛回头时，天已大明，看那虎豹，正是马上蒙了张皮，那鬼兵也是假扮的，夜间看不清，却着他的道儿。只见那些蛮牌兵、虎豹队都退去了，大队贼兵遮天盖地价杀来。这边兵马大败，召忻乡勇尽行沉没，幸亏高梁飞刀利害，标伤了杨林，召忻方与高梁领数十骑逃脱。祝永清、真大义已识得贼人妖法是假，率众奋勇还斗黄信。不防斜刺里杀出武松一彪人马，驰骤冲突而来。祝永清当不住，率众败走。真大义已受重伤，厮杀

不得。贼兵紧追不舍，正在性命呼吸，忽一彪救兵杀到，乃栾廷玉、栾廷芳，奋勇杀退贼兵。栾廷玉领永清、大义并数千败兵奔黄鹄山，史谷恭接应上山去了。栾廷芳便领一半兵马去接应希真。

且说希真识破贼人假妖法，正欲策众御敌，奈敌人势大，铜墙铁壁价裹来。李逵当先领着步兵，手提两把板斧，着地卷来，锐不可挡。丽卿大怒，骤马挺枪迎去。希真正待收兵，奈贼人逼近，已无可收，便还军去接应丽卿。不防斜刺里杀出鲁智深一彪人马，横冲截断。希真正待冲杀，更不防武松、黄信已由黄鹄山转来，遏住希真。希真前后受敌，丽卿已呼应不及，没入阵云了。希真只叫得苦，仗着一枝蛇矛，数千败兵，左驰右突，不得冲出。忽见贼军一面人马大乱，喊声大起，希真定睛看时，正是栾廷芳，舞着两刀，飞花滚雪价卷来，贼兵当不住，被他杀开一条血路进来。希真大喜，领兵杀来。忽听背后贼兵又乱喊，希真回头看时，只见一条笔挺，流星价从贼军里卷进来，正是王天霸。希真愈喜，当时与廷芳、天霸合兵一处，共杀贼兵，那武松、黄信都纷纷败下。只见前面鲁智深一队兵马，喊声震天，希真指着道：“小女陷入此军中，不知性命何如，待我冲杀进去，接应他出来。”王天霸道：“主帅不须亲劳，待小将杀进去救小姐出来。”栾廷芳道：“闻贼人正在夺堂阜，主帅须速去策应为要。这里要救小姐，待小将与王将军同去。”希真听罢，便领兵赴堂阜去了。王天霸已倒提铁挝，虎吼般向贼军奔去。栾廷芳正待同去，忽栾廷芳一骑飞到，叫住廷芳，道：“玉山郎已守住了黄鹄山，叫我来探听主帅与小姐的，如今主帅、小姐怎样了？”廷芳具说主帅去夺堂阜，小

姐陷入阵中，正待去救。廷玉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助主帅去，我去接应小姐。”廷芳听了，也便领兵赴堂阜去了。栾廷玉提枪挂锤，直奔贼军，去救丽卿。

且说丽卿单枪匹马敌住李逵，一马一步，旋风也似的战斗。李逵舞起两板斧，在马前马后，马左马右，乱劈个不住。丽卿一枝梨花枪，放出三花大撒顶手段，浑身一片银光，敌住李逵。吴用见了，便挥两翼掩上，裹住丽卿。丽卿大怒，撇了李逵，便骤马直取吴用。吴用大惊。公孙胜忙作法，遣神将来斗丽卿，谁知那些神将经希真一番镇伏，都呼唤不灵了。丽卿马快，已到吴用面前。吴用、公孙胜急忙领兵飞逃，一面用乱箭射来。丽卿正待冲去，忽背后扑到一只疯老虎。丽卿回头一看，正是李逵。丽卿便转身斗李逵。吴用、公孙胜重复驱兵杀转来。武松、黄信斗希真不过，已回到后阵。吴用大喜，忙叫：“武二弟休要歇力，快上前去，协同李兄弟活擒这贱人。”武松便舞动戒刀，直奔丽卿。丽卿正斗李逵，忽见武松杀来，丽卿不慌不忙，一枝枪敌住两人。斗到十余合，丽卿方才叫得苦，分明两只猛虎，盘住马前。丽卿抖擞精神，苦战二人，正在性赌命换，忽见前面又杀进一条咆哮大虫。丽卿定睛一看，一枝禅杖卷舞，正是鲁智深。丽卿大惊道：“吾命休矣！”吴用大喜。喜犹未了，只见前面军马大乱，一员大将一枝笔挝着地打进，随着鲁智深进来，大叫：“姑娘休慌，小将王天霸来也！”吴用、公孙胜一齐大叫：“鲁智深，快转身敌住天霸！”丽卿已架住李武二人，偷空走出，扑到鲁智深面前，武松、李逵一齐大吼奔来。丽卿、天霸敌住鲁、武、李三人大战。

吴用本意想生擒丽卿，看到此际，只得设想暗箭之法，

却苦得急切没神箭手，恐反伤自己将官。丽卿已跃马跳出圈了，看那王天霸独战三人，便把枪挂了，拈弓搭箭，射那三人，只可惜气力已尽，左臂又伤，箭发无力，射不着了。吴用忙传令教前队齐放乱箭。丽卿取枪不及，忙把弓梢来拨，一时措手不及，中箭落马。王天霸大惊，急待还救丽卿，却吃鲁、武、李三人逼紧，不得脱身。贼兵一拥而上，来捉丽卿。只听得贼兵又乱喊起来，栾廷玉一马飞到。丽卿飞身上马，撒弓取枪，随着栾廷玉杀出阵云。丽卿道：“可惜王天霸陷入阵中了，待奴家与栾将军再杀进去救他出来。”廷玉道：“姑娘身受重伤，厮杀不得了，快回黄鹄山，这里待小将进去罢。”丽卿那里肯听，正要同去，行不数武，果然觉得伤重，展手不得。廷玉替丽卿拔下了箭，丽卿弃下那副黄金锁子甲，廷玉撕条战裙，替他裹了疮口。忽见前面枪炮震地，杀出两彪人马，丽卿、廷玉一齐大惊，定睛一看，左边乃是祝永清，领猿臂乡勇并蒙阴官兵四千名杀来；右边乃是陈希真，领景阳官兵并召忻新调乡勇五千名杀来。丽卿、廷玉大喜，一齐奔上，诉说天霸陷阵，须得速去救援。希真、永清急挥军马去掩杀贼兵。

原来官兵、贼兵自二更战起，直至未牌时分，两边都人困马乏，惟有蒙阴官兵并召忻新调乡勇是生力军，贼军当不住，纷纷败走。王天霸已由贼军中杀出来，浑身血污，伤痕遍身，一见希真，大叫：“小将王天霸今日绝命了！”言讫，大吼一声，口喷鲜血，卧倒于地。希真失声恸哭，忙教数卒舁了尸身回去。栾廷玉已护送陈丽卿回黄鹄山去了。

希真、永清合兵一处追贼，贼兵退到汶河渡口。吴用传令前队背水死战，鲁智深、武松、李逵三人应命，转身迎敌

官军。樊瑞、项充、李衮抢堂阜不得，已领兵回来。吴用教公孙胜督阵，自己同樊瑞等渡河回去。原来吴用自既胜官军之后，原想择地安营，占住南岸，奈被丽卿、天霸搅入阵中，不得住手，以致希真、永清领生力军杀来，抵敌不住。吴用懊闷非常，心乱目昏，不觉登舟时失足落水，众人急忙救起。只见北岸一彪军马渡河过来，正是花荣、李俊领军接应。吴用大喜，便叫樊瑞等休退，会齐了花荣、李俊兵马，重复杀上南岸。那边希真、永清见贼兵死斗，不敢十分追逼，便领军退回。希真领景阳、召忻两支人马退守堂阜去了，永清领猿臂、蒙阴两支人马退守黄鹄山去了。原来黄鹄山在蒙阴东北，堂阜在蒙阴西北，两处险要，足为蒙阴保障，希真、永清所以用军保守。

那吴用同了花荣、李俊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上了南岸，与公孙胜等屯扎南岸。吴用早已有手下人替他换了湿衣，便与公孙胜升帐，计点军马，查核战功。众将纷纷报上，计杀死官兵、乡勇无数，虽然杨林受伤，黄信中箭，却喜未曾亡失一将，就是兵丁损折也不上千余名，只可惜黄鹄、堂阜两处险要，不曾夺得。吴用道：“且就此安营立寨，休养三日，再作计较。”当时送黄信、杨林回新泰将息。这里安营造饭，已是酉牌时分了。

看官，这一日一夜的大战，前后关键，都交代清楚。惟有吴用的虎豹阵并一彪人马，为何从水面上渡得过来？原来军机虽然秘密，日久终成泄漏。记得那年刘慧娘的飞桥利害，吴用在芦川渡口吃尽苦头。此刻被他探得，他便用此法装载马只，蒙了虎皮、豹皮，渡过河来，当时又有公孙胜法术掩盖。希真竟一时看不破，被他杀败。吴用安排此计，取

名为聚兽阵，原待十二月初一日夜分应用，不料希真于三十夜里已来劫营，所以不及调度人马，慌忙用过。

当时两边各安兵静守。是夜朔风陡发，天地凛冽，山川树木一色寒威。次日大风住了，严寒愈甚，点水成冰。那希真已将王天霸盛殓了送回景阳镇，陈丽卿、真大义也送回景阳镇养息。这里希真与永清商议破敌之策，永清道：“那厮力争汶河之渡，其意盖欲取蒙阴也。今我据险要，彼据平地，我无内顾之忧，彼朝晚难保无事。小婿想，不如用后人之法，以待其衰。彼现在之势，利在速战。我偏坚守不出，看他来意如何，以定计议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亦料他必速来求战也，贤婿坚守之法极是。”当时议定。希真、廷芳、召忻、高梁守堂阜，永清、廷玉、史谷恭守黄鹄山。守到七八日，贼军毫无动静。永清道：“奇了，这厮既不肯退，又不肯进，却是何故？”便到堂阜来问希真。希真道：“这厮的意思，我也猜不出。且着人持书去催战，并责背盟，看他回书如何。”永清道：“吴用那厮最精细，岂肯有破绽被我看出来。小婿因其如此情形，深恐大有诡计，或又是制造甚么器械，不可不为预防之计。”希真道：“此亦当虑。但我守御得法，亦不怕他。总之我此刻锐气新挫，更兼我手下勇将一死二伤，他那里鲁达、武松等都在，我与他搦战，未必得利也。且多发细作四边打听，这里再坚守数日以观动静。”当时众将互相猜疑，都猜不出吴用的主意。永清也回黄鹄山去。慢表。

且说吴用兵马屯在汶河南岸，十余日不动，端的有甚主见？哈哈，原来并无主见。只因渡河落水，受了寒气，当日头痛壮热，气粗无汗，浑身拘急，神情恍惚，忙接医士来

诊。医士大声道：“此伤寒太阳经症也。”开了一幅麻黄汤。当晚煎好，吴用服了，一面请公孙胜、花荣到床前道：“烦二位贤弟督兵严守，千万不可轻弃这南岸。待我病好了，再设计破敌。”说罢，拥被而卧。公孙胜、花荣出去弹压事务，一面差人到泰安府报知宋江。是夜五更，吴用竟出大汗，身热退了，气喘亦定，众人皆喜。花荣与公孙胜商议道：“吴军师虽吩咐坚守，但险要尽被敌军占住，我兵背河为阵，不得地利，未必守得。今日吴军师病机已转，不如商议退兵为妙。”公孙胜道：“甚是。”当时二人进了内帐，问候毕，便说起退兵之事。吴用睁起怪目，厉声大喝道：“谁敢言退兵，退兵者立斩！”公孙胜、花荣一齐大惊。只见吴用一片声大骂道：“你们白白的要把新泰送与陈希真，我问你受了陈希真的多少买嘱，替他做内奸？你不看见魏辅梁、真大义两颗首级，帐下兀自号令着？”说罢，呼的豁开被头，立起身来。众人齐声叫苦道：“却是发狂也，怎好？”公孙胜、花荣一齐退出，吴用已赶出来。鲁智深、武松忙上前劝住，抱他进帐，只听得帐内兀自一片声大骂。花荣看着公孙胜道：“怎好，怎好？”公孙胜道：“此是中邪，待小可用符法镇镇看。”当时公孙胜在帐前布置运气，呵笔书符。众人看那张符，有五个大虎字，其余篆文萦带，都不识得。众人持去吴用床前挂了，公孙胜又进去念了几遍咒语，吴用果然安静，只是还有些喃喃妄语。花荣已到各营去弹压军心，休得慌乱。

这里已邀集了好几位医生，齐来诊视，有的说邪入心包，宜用牛黄、犀角之属；有的说痰火聚于胆中，乱其神明，宜用竹茹、胆星、菖蒲之属；有的说汗乃心液，汗多而

心液亏，宜用归脾定心之剂；有的说谋虑伤肝，志郁不遂，宜用郁金、香附之属；有的说阳明实热，宜用大黄、芒硝之属，议论纷纷不一，各有一方，正不知服何方为妥。此时花荣已回中营，众人说起如此情形，花荣绉眉半晌道：“此事只有速发人到山寨，去请安太医来方好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正是。但此去山寨，回往极快，也要十天左右，快发人赶去，今日便动身。”李逵立起身道：“就让我去。”花荣道：“李兄弟休去，这里早晚厮杀，论不定正有用你处。”当时留住了李逵，便差项充飞速到山寨去请安道全。花荣便对公孙胜道：“这里军心慌乱，惟有公孙军师作主，传谕各营退兵为妙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此事我也想过，用了如此大鏖战，方才杀过南岸，今若退兵，岂非全功尽弃？不但如此，我若退过北岸，希真那厮亦必随迹杀过北岸，吴军师所谓送他新泰之说，正当深虑。”花荣沉吟不语，公孙胜道：“刻下河冰已合，甚为坚厚，我兵进退极便，不必耽忧。或者日内吴军师病就好，可以定计破敌，便省得退兵也。”花荣点头。

当日众人共议，就那各医所开之方，拣择稳当的暂用一帖。吴用吃下了，毫不济事，身子依旧发热，昼夜谵妄不息。众头领个个愁眉相向。花荣叹道：“好容易渡到此地，正欲进取，不料天不容我。”樊瑞对公孙胜道：“此事想上天定有谴谪，老师何不表天祈禳？或者从此得有转机，亦未可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也是。”当时在营后设起醮堂，邀集几员道众，公孙胜亲自到坛持法。三日醮事圆满，吴用也一面服了三日不凉不热、不表不里、不轻不重的稳当药，倒也神色渐清。众人皆喜，齐称天佑，纷纷进内帐问候。吴用终吩咐休要退兵，又道：“我此刻心思实在用不起。”众人都道：

“军师宽心养息数日，我等遵令严守，断不疏虞。”吴用道：“你们看退兵好否？”花荣道：“退兵亦是。我们只要保得新泰，至于克取蒙阴一道，且从缓图。”吴用道：“兵究竟退不得。”众人诺诺而出。宋江已由泰安遣人来问病。又是数日，众人因吴用神气未曾复元，终是担忧。又日日盼望安道全，真是心如悬旌。

这日，忽闻营外战鼓振天，喊声动地，陈希真领兵杀来也。召忻当先叩营，大叫：“诈称有病，规避战阵的贼！今番定要出来分个输赢！”公孙胜、花荣一齐失色，鲁智深、武松、李逵都咬牙切齿价忿怒，齐要迎战。公孙胜忙传令坚守，不许出战。花荣道：“这厮已晓得俺军师有病，断不肯与我干休。我若不退，全军性命难保矣。”说未了，北岸营汛兵丁，雪片也似的报过河来道：“祝永清已由上渡口涉冰杀过，抢北岸望蒙山也。现有欧鹏头领把守，诚恐抵挡不住，请令定夺。”众人一齐叫苦。吴用吃此一惊，依然旧病复作，狂言乱语，神情颠悖。花荣道：“此真天亡我也。”咬了牙齿和公孙胜督兵死守，与希真相拒了一日。那边北岸欧鹏也与永清死命敌住，黄信裹疮相助，幸未失守。公孙胜道：“不妙矣，花兄弟快领一支兵回去，扎住北岸，一面先保吴军师回去，一面可以声援欧鹏，一面可以接应我们。”花荣急领兵二千余名，保着吴用退回北岸。先差二百壮兵送吴用入新泰城，这里二千名在北岸按队扎住。公孙胜见花荣已过北岸，便统全队弃寨退回，希真已领兵追上。公孙胜兵马方到北岸，希真已领兵过河。公孙胜大怒，传令就冰上迎杀。那知希真并不厮杀，只传令枪炮弓矢雨点价打击过去。

公孙胜兵马纷纷登岸，时已黄昏，月色朦胧，只见岸上

飞出无数旌旗，火把影里看得分明，都是猿臂寨、蒙阴县的旗号。花荣大惊，接应公孙胜等一齐退去。希真兵马已杀上北岸，登时北岸上布满了景阳镇、召家村旗号。公孙胜叫花荣道：“快联住欧鹏兄弟，保住望蒙山。不然，敌兵逼临城下矣。”花荣忙与公孙胜领兵赴望蒙山。祝永清兵马正在攻击望蒙山，花荣领鲁、武、李三人与永清混战，公孙胜领樊瑞、李衮偷空上了望蒙山。希真、召忻、高梁已领兵掩来，花荣等也即忙退入望蒙山去了。原来那岸上猿臂、蒙阴旗号，尽是永清虚设的。花荣不知虚实，是以大惊退去。

当时希真、永清合兵一处，攻击望蒙山。公孙胜、花荣极力把守。直至夜半，希真、永清方才收兵，屯住北岸。次日，栾廷玉、栾廷芳、史谷恭都领兵渡河过来，与希真等轮替攻望蒙山。接连攻了七日，不能取胜。天气严寒，两边人马冻死无数。希真与永清商议道：“严寒如此，士卒不堪其苦，久役必非所宜。况我背河为营，不得地利，敌人深据险要，我亦难与久持，不如退兵为妙。”永清称是。当时希真率领景阳、猿臂、蒙阴、召忻四路人马，退回蒙阴。命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领本部兵回庄，休养训练，以备来春剿贼。召忻等领令回去。命蒙阴文武各官坚守蒙阴，希真领景阳兵回景阳镇去了。

公孙胜、花荣见希真兵退，也不敢追击，只带同鲁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欧鹏、黄信、樊瑞、李衮收兵回新泰。项充同安道全到新泰已有两日了，众人皆喜。项充道：“小弟一到山寨，说起军师之恙，安先生拔步便来。奈河冰坚凝，安先生霜夜坐冰车渡出水泊，受了寒气，有些不自在。一路上只得迟起早宿，日子又短，以此到得迟了。且喜安先生诊

过军师之脉，说还不妨事。”众人喜问其故，安道全道：“军师之恙，乃是内外合邪。一日一夜鏖战，谋虑、忧惊、忿怒兼而有之，五志之动，五火交燃，乃骤焉失足堕水，寒气骤侵，以致阳火骤束，更兼惊气归心，寒水亦伤心。心主血，心伤而血滞矣。是以外虽现太阳之症，内已具蓄血之形。其始治不得法，撤其表而遗其里；其继又误认发狂，而汤剂妄投，药不中病，遂尔貽患。夫军师之狂非真狂也，名曰如狂。如狂乃蓄血之明证也。观其语言皆实事，绝无神灵鬼异之语可见矣。今参脉合症，确宜逐瘀为主。惟心君大伤，复元终须来春，非可旦夕速效也。”众人听了，却又喜里带忧，深恐军师未愈，希真先来，大非妙事。

这里安道全按方进药，外面众头领吃酒饭。项充说起：“近有新任郛城县知县，亲到俺山寨内，口出大言，说要除灭我们。”众人大笑，惟花荣耽忧道：“既有此事，恐他认真做出来，倒不可不防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多大一个郛城县，怕他强到那里！”大众说说笑笑，饭毕而散。

且说吴用日日服安道全之药，果然渐有转机，只是用不起心思。安道全道：“不妨。赶紧调理，自然渐渐复元也。”众人皆喜。这里公孙胜、花荣加紧保守新泰，防备希真。那黄信、杨林二人的伤痕，也经安道全治愈，便协同训练防守。一面差人至泰安府，将吴军师病有转机之说，报知宋江。宋江亦喜。这里安道全日日诊视吴用，处方进药。忽一日山寨中报来说：“近来山寨兵马与郛城县官兵交锋一阵，寨兵大败，五虎上将霹雳火秦明阵亡。”众人一齐大惊。看官也惊问道：郛城县来了甚么人，这样了得？看官既然性急要问，只好将吴用的病情搁一搁起，下回先交代郛城之事。

第一一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

话说山东曹州府郓城县，于重和元年八月间新换一位知县。你道这知县是谁？就是在东京时，指使任森、颜务滋，收复元阳谷的虎林徐槐。原来徐槐自上京投供之后，不上一二月，适值山东省请拣发知县十员以供委用，吏部即将应选人员内遴选引见，天子挑得十员发往山东，徐槐在内。当时束装起行，任森、颜树德、李宗汤、韦扬隐都愿追随同行，徐槐甚喜，便一同出京。到了山东都省，已是五月天气，刘彬已考终正寝，贺太平坐升山东安抚使。当时徐槐参见了贺太平。贺太平一见徐槐，便晓得徐槐才能不凡，便委了一起差使，又委署了一次事，适逢郓城县出缺。当时郓城县系调缺，而通省县官因此地境下大盗盘踞，公务掣肘，人人畏恶此缺，若果要调，都愿告病。上宪正在无计，早惊动了这个有作有为的徐虎林，因他也是应补之员，遂禀见上司，请补此缺。贺太平颌首许可，惟徐槐系未经实任之员，即补是缺，与例稍有未符，因援人地实在相需之例，专折奏闻。

徐槐退归公馆，任森等闻知此事，都有难色。原来梁山泊一区地界，乃是三府二州四县交辖之地：其东面是济宁州该管，前传施耐庵已交代过；还有正东一面，是兖州府汶上县该管；东北是东平州该管；正北是东昌府寿张县该管；西北是范县该管；惟有西、南两面最当冲要，偏落在曹州府郓

城县管下。此时曹州府知府张叔夜，因蔡京对头已死，种师道极力保举，已奉旨复还礼部侍郎原秩，进京供职。两个儿子伯奋、仲熊也随同进京。金成英升京畿东城兵马指挥使，杨腾蛟升京畿兵马都监，曹州府城中虚无人材。任森因郛城地小，曹府无援，是以惊疑，便劝徐槐不可轻肩此任。徐槐笑道：“吾求此任，正为此耳。贼心不忘曹州，其不敢举动者，畏张公也。张公去而贼人肆然无忌矣！从此卷去曹州，南则渡黄河到宁陵，西则剪开州向陈留。云统制、陈总管两路锐师，都阻绝在东方，不能呼应。此地若无人出身犯难以作砥柱，东京未可知矣。”任森、颜树德、李宗汤、韦扬隐听了，都精神奋发起来道：“老师既有此志，我等无不效力。”徐槐甚喜。

不上一月，朝廷降旨，允准贺太平所奏，徐槐着授郛城县知县。时已八月，徐槐稟辞了贺安抚及各上宪，带了任森、颜树德、李宗汤、韦扬隐赴郛城县上任，接理印务。当案书办滑中正，呈送须知各册，并面稟梁山向有免征一项。原来宋江自啸聚以来，各处抢掳，就是本治内如东平、东昌、汶上、范县等处，亦无不侵犯，独不来扰累郛城县。你道这是何故？因宋江是郛城生长，这郛城是他父母之乡，所以他约众人勿得侵犯，以存恭敬桑梓之谊。兼且凡有本县到任，送他银子一千两，名曰免征费。得了他这一千两银子，不来催钱粮，并永不捕获示禁，两无干涉。如此多年，习以为常。历任县官听见，无不依从。惟有徐槐一听此言，勃然大怒，暗想道：“且慢。我初临此地，本根未曾培固，不宜轻露锋芒。”便严辞正色对那书办道：“这事休提。本县虽两袖清风，岂肯收此不义之财，你下次休得胡言。”书办不

敢再提，诺诺而出。

次日，徐槐带了任森阅视城池，盘查仓库。任森道：“不料此地城郭如此坍坏，钱粮如此匮乏。张嵇仲统属此县，不早为之部署，真不解其意。”徐槐道：“张公正是卓识。此地逼近盗乡，修城储粮，无损于盗，而反生盗贼覬觐之心。今日我临此地，却不可不振作一番。”任森道：“此事老师放心，门生自能调度。门生家财颇称殷富，若破家以报国，钱粮足而城郭亦可完固矣。”徐槐极口称许，又道：“我看此地民风刁敝，也须得振作起来才好。”任森道：“此事老师亦放心。昔年张嵇仲海州下车，一募而得死士千人，所以然者，人人具有忠义本心。我以忠义感之，自然响应桴鼓。况现有李韦二兄弟，智勇之才，左提右挈。颜树德勇气迈伦，足为三军倡导。至于训练之法，门生不才，可效微劳。如能赶紧调度，不数月而郛城一区，蔚为强国，数万劲旅所向无前矣。”徐槐大喜，便一面照常办理公务，一面派令任森筹画经费，一面倡募义勇。

自八月初旬起，至十月底，三个月工程。任森报称：“仓库钱粮，衣甲器械，俱已完备，足支三年之用；城郭燬煌修理告竣，义勇军士得五万人，坐作进退，无不如法。”李宗汤、韦扬隐都禀称：“似此劲旅，足可踏平梁山。”徐槐甚喜。到了十一月十五日，徐槐吩咐备马，亲赴梁山。任森不解所谓，请问其故。徐槐道：“梁山以忠义为名，若不先破其名，虽死有所借口。我初临此地，不可不教而诛，且去面谕一番，使他死而无怨。”任森道：“老师高识，但尚须选一人随护而去。”李宗汤挺身愿往。徐槐许可，便带了李宗汤一同出城。李宗汤全装披挂，佩了弓箭，提了大斫

刀，跨下大宛名马，随从了徐槐，一路上鸣金喝道，军健公差前后簇拥，直到水泊边。

此时朱贵已在泰安府，这泊上酒店委石勇兼管。当时遥见官来，便悄悄探问带多少官兵。公差回言：“没有官兵，徐老爷有话面谕你们头领，速即备船。”石勇见这县官不带武备，便一面报上山去，一面备船请官渡了水泊，一路吆喝上去。卢俊义在寨中闻报，寻思道：“这官儿倒也奇了！前番不来要免征费，本来有点古怪，今番亲来，又有何意？大哥、军师又不在这里，我且见他。”便教取冠带来迎接。

不一时，徐槐马到忠义堂，卢俊义上前深深打恭道：“治下梁山泊居士卢俊义，迎接父台宪驾。”徐槐首颌，下马进厅，见忠义堂上中设炕坐，徐槐即便上坐。李宗汤扶刀侍立。卢俊义也在下首坐了，众头领都在堂下。徐槐问卢俊义道：“你就是梁山泊里副头领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治生卢俊义。”徐槐道：“宋江那里去了？”卢俊义道：“到泰安办抚恤去了，有失恭迎，多多有罪。”徐槐道：“尔梁山聚集多人，名称忠义，可晓得忠义二字怎样讲的？”卢俊义道：“伏处草茅，以待朝廷之起用，忠也；会集同志，以公天下之好恶，义也。老父台以为然否？”徐槐道：“焚掠州郡，剪屠生灵，又是何说？”卢俊义道：“贪官污吏，乃朝廷之蠹，故去之；土豪乡猾，乃民物之害，故除之。非敢焚掠剪屠也。”徐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尔等心心不忘朝廷也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正是。”徐槐道：“如此，又何故刺杀天使，自毁招安纶綍乎？”卢俊义接口道：“冤哉！陈希真遣其女儿刺杀天使，绝我招安，至今负冤不白。”徐槐道：“且住，姑无论钱吉口供可据，郭盛面貌可凭，万无可妄言称冤。即使

果冤，当初何不自行面缚，叩阙陈辞？乃尔饮恨曹州，肆行侵犯。似此行为，分明自实罪状。况犹志不自足，东侵蒙阴，抗拒天兵。以致希真义旗北下，藉手而先取招安。拙何如矣，愚莫甚焉！哀哉！尔等若不顾忠义，将不有于天子，又何有于本县。若其犹顾忠义之名，则宜敬听本县之训。本县初临此地，不忍不教而诛，尔可传谕宋江，即日前来投到。那时本县或可转乞上宪，代达天听，从宽议罪。若再怙恶不悛，哈哈，卢俊义，卢俊义，恐你悔之不及了！即据你所说，宋江到泰安抚恤去了。这抚恤二字，足见荒谬绝伦。泰安乃天子地方，抚恤是官长责任，与你何干，轻言抚恤？”卢俊义道：“父台且缓责备，姑容缕叙下情。当今天子未尝不圣明，而奸臣蔽塞，下情冤抑。父台荣临此地，未察其详，我梁山一百余人，半皆负屈含冤而至。倘父台不嫌琐碎，卢俊义等逐一开单，将我辈被官长逼迫之由，叙呈原委，恐老父台设身处地，亦当怒发冲冠。缘我等皆刚直性成，愿为天下建奇功，不甘为一人受恶气。是以推而广之，凡闻有不平之处，辄拟力挽其非。此心此志，惟可吁苍天而告无罪耳。”徐槐道：“你错极了！天子圣明，官员治事，如尔等奉公守法，岂有不罪而诛？就使偶有微冤，希图逃避，也不过深山穷谷，敛迹埋名，何敢啸聚匪徒，大张旗鼓，悖伦逆理，何说之辞！大名之百姓何辜？东昌之官员何咎？因一身之小端不白，到数百万生灵之无罪遭殃，良心苟未丧尽，亦当寢寐难安。即如你卢俊义，系出良家，不图上进，愿与吏胥妖贼同处下流。我且问你：万里而遥，千载而下，卢俊义三字能脱离强盗二字之名乎？玷辱祖宗，贻羞孙子，只就你一人而论，晴夜自思，恐已羞惭无地矣。尚敢饰

词狡辩，殊属厚颜。本县奉天子之命，来宰郢城，梁山自我应管，一草一木，任我去留。我境下不容犯上之徒，我境下不畜逞凶之辈。遵我者保如赤子，逆我者斩若鲸鲵。自此次面谕后，限尔等十日之内，速即自行投首。如敢玩违，尔等立成齑粉矣！”卢俊义竦然不语。

原来卢俊义原晓得宋江口称忠义，明是权诈笼络，此时当不得身子已落水泊，只得顺着众人，开口忠义，闭口忠义。经此番徐槐诘驳，本是勉强支吾。不期又经徐槐羞辱了一场，心中大为悔闷，十分委决不下。彼时忠义堂下，好几个头领轮流观听，交头接耳，个个骇异。燕顺、穆春听得不平，皆欲逞凶行刺，又看李宗汤提刀在旁，凛凛威风，有些怯惧。想来者不愚，愚者不来。李应、徐宁都道：“使不得。”众头领目视卢俊义，卢俊义授之以色，似乎不许声张的模样。只见徐槐立起身就叫带马，李宗汤同出厅前。徐槐看见那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，便对李宗汤道：“这个替字荒谬万分，将军为我除之。”李宗汤将刀付与从人，抽弓搭箭，向上飏的一声，把那个替字对心穿过。堂下各头领人人咋舌。卢俊义也看呆了，便向徐槐打一躬道：“恭送宪驾。”徐槐上马，张着华盖，鸣金喝道。李宗汤也插弓提刀，上马随从，缓缓的下山去了。渡了水泊，一路上观看形势，回到郢城。慢表。

且说卢俊义自送徐槐去后，各头领一哄而上。忠义堂上七张八嘴，议论徐槐之事。也有忿怒这县官，不肯与他干休的；也有笑这县官说大话的；也有说口出大言，必有大事，须得防备一番的，卢俊义只是默默无言。众人见卢俊义无言，便问卢俊义定何主见。卢俊义点头而已。众人各散。是

晚卢俊义退入卧室，挑灯独坐，叹口气道：“宋公明，宋公明！你把忠义二字误了自己，又误了我卢俊义了，众兄弟兀自睡里梦里哩！算来山泊里干些聚众抗官、杀人夺货的勾当，要把这忠义二字影子占着何用？今日却吃这县官一番斥驳，弄得我没话支吾。当初老老实实自认了不忠不义，岂不省了这番做作之苦。”便看着自己的身子道：“卢俊义，卢俊义，你是个汉子，素来言语爽直，今番为何也弄得格格不吐？”叹了一口气，猛然提起一个念头道：“宋公是既不愿受招安，卢俊义料无出头之日。我看今日这位徐县官，虽声色并厉，却中有顾盼之意，我看竟不如一身独自归投了他。他果知我，我就在他身边图个出身也。”想了一想，便自己吩咐自己道：“卢俊义，主意已定，休要更换！”想定片时，忽转一个念头道：“只是舍不得公明哥哥这个情分！况且现前这基业，无故弃舍了，亦是可惜。”想到此处，便心中七来八往的辗转了一回，竟定依了后来的主意，便思量对付徐槐之事。

一夜踌躇，窗外早已鸡鸣，卢俊义便上床去略睡了一睡。天明起来，梳洗毕，便出忠义堂，聚集众头领，商议事务。卢俊义开言道：“公明哥哥因张叔夜已离曹州，教我简练军马，观看曹州动静。不争这徐官儿坐在郛城，当我咽喉，须得先对付了他，方好再议别事。”穆春道：“碟子大小的一个郛城，卢兄长顾忌他做甚？”卢俊义道：“非也。月前闻知他修理城池，今番又亲来宣扬威武，此事断非小耍。今日就差人到泰安府，速去通知公明哥哥。这里一面差探子往郛城去探听消息，一面简选起兵马来，准备厮杀。”李应道：“兄长所议极是。”当时卢俊义便差人分头而去。

不日往郛城去的探子转来回报道：“郛城县城池燉煌，果然修理得十分整齐，钱粮器械也十分充足。那徐官儿身边有三员勇将，好生了得。一个叫做李宗汤，便是方才陪徐官儿亲到我们山寨的；一个叫做韦扬隐，闻说是那年在曹州刺杀董头领的；还有一个叫做颜树德，却不晓他甚么来历。”燕顺听了，接口问道：“这颜树德，是不是号叫做务滋的？”探子道：“正是。”燕顺回顾郑天寿道：“这人原来在他身边，倒要当心抵御。”众人齐问燕顺：“原何认识此人？”燕顺道：“小弟原不认识。小弟那年同郑天寿、王英两位兄弟在清风岭时，秦明兄长同来聚义，据秦兄说起，此人是他表兄。秦兄又说此人武艺端的在他之上，有一事为证：秦兄与这颜树德同处家乡时，村上有两铁鼓，各重千余斤。秦兄两手擎得起，却不能行走；那树德却高擎两个铁鼓，奔走百余步。那时弟等听得无不骇异。”众人听了，各各咋舌道：“这事倒认真不是小耍也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当时既说得如此，何不早邀他入伙，免得今日贻患。”燕顺道：“早时何尝不邀他，秦兄长差人去邀他，却吃他把差去的人打死了。秦兄长气极，抵桩当面邀住他理论。却因公明哥哥劝归这里大寨要紧，所以不及了。如今他恰落在那边，秦大哥又不在这里，倒要商量谁人抵御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可作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，再做计议。”说罢，便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。等得秦明转来，一往一返，早已出了十日限期之处。

那徐槐在郛城县，早已与任森简选了一万人马，派颜树德为先锋，任森为参谋，徐槐亲自统领出城，一路浩浩荡荡，杀奔梁山来了。探子报入梁山，并言官军的先锋正是颜

树德。秦明一听，便眼里冒烟，鼻端出火，道：“这厮来得正好，俺正要和他理论。”卢俊义道：“贤弟且耐，此去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小可想令表兄如肯受劝，还是劝他来为妙。”秦明点头。当时卢俊义便派秦明为先锋，自己同李应、张魁领中队，燕顺、郑天寿押后军，也点起一万人马，出了山寨。

此时天气连日严寒，河冰已坚凝七日，贼军涉过冰泊，迎敌官军。徐槐兵马已到导龙冈下，前军探报贼人先锋乃是霹雳火秦明。徐槐大喜，对任森道：“霹雳火撞在我手里，管教他坠崖不返了。”便传颜树德进帐授计。树德进来，徐槐道：“务滋此番当心。探得贼军来将，正是那霹雳火，人人畏他，惟将军可以制之也。”树德高声道：“恩师放心，小将不才，管取那背君贼子来献麾下。”徐槐道：“将军且慢。须依我言语，管教将军独建奇功。”树德道：“请恩师吩咐。”徐槐道：“我已将这导龙冈形势看阅分明，这冈北面坡势峻削，可速将全军移屯冈顶。好在来将秦明与将军有亲，又有批杀使者之仇，此时一见将军，必然冲冈直上。将军且勿与战，可将朝廷顺逆大理，剴切晓谕。彼若顺从弭伏，吾又何求。若其不伏，那时我冈上俯击，彼冈下仰攻，本县又有如此如此妙计，必得大胜矣。”任森、颜树德一齐拜服。

当时传令，营外三声炮响，大军一齐登山。山头爱日当空，冰道微融，流淅涓涓。官兵在冈上列成阵势，旌旗喧赫，戈甲盛明。颜树德挺着大砍刀，立马阵前，望见前面大队贼后，已背着朔风来也。须臾到了冈下，当先队里飞出一枝旗号，乃是“天猛星霹雳火”六个大字。树德一见，便

大叫：“我那表弟秦明快来听谕！”秦明在队里一听此言，怒从心起，不待布阵，便一马飞出，舞着狼牙棒，恶狠狠杀上冈来。不防磴道冰滑，马失前蹄，秦明掀下马，滚落冈来。官军大笑。秦明大怒，爬起来，重复上冈。此时任森亦在阵前，高叫：“霹雳火何须性急，缓缓上来何妨。”秦明怒不可遏，舞狼牙棒直取树德。树德正待迎战，任森急忙出马，用枪逼住秦明，回叫树德道：“务滋，你有话向他说，便先说好了。”秦明气忿忿道：“颜表兄，你那年打死我伴当，今日有何话说？”树德把徐槐吩咐的话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表弟别来无恙，昨奉手书，藉审眠食安康，伏惟万福。”秦明睁起怪眼道：“怪哉！我几时有信与你？”任森忙接口道：“是务滋听闻传言。今系军务傍午之时，寒温之毕，速速两下厮杀。”说罢抽枪退出。树德便轮刀直取秦明，秦明用狼牙棒急架。两个各奋神威，在冈上战了三十余合，端的性斗命扑，毫不相让。

那边卢俊义及李应、燕顺等在冈下，看得这番情形，都疑惑起来。只见任森在马上大叫：“务滋战得够了。”树德便用刀架住狼牙棒，勒马奔回本阵。秦明那里肯歇，直追进来。这边阵脚乱箭齐发。秦明冲杀不入，只得远远立住了马，大叫：“你这厮休用反间计！你快出来，我倒有话向你说。”这边阵上无人答话，只是放箭。好一歇，方见官军阵里一个号炮，乱箭齐歇，旗门开处，依旧任森、颜树德并马而出。树德高叫道：“秦贤弟，有何见谕？”秦明道：“你休使这等反间计！你如不忘兄弟之谊，且听小弟一言。”树德道：“谨领教。”秦明道：“你这身武艺，跟了这点点知县，也不值得。不如同了我去，俺堂堂山寨，足可施展骥足，仁

兄以为何如？”树德高声道：“谨领教。”任森低声道：“将军请回，今夜三更准来报命。”弄得秦明目瞪口呆。任森道：“将军快回，此等劝降密事，岂可军前声张耶？”秦明不知所为，只得勒马下山，一路暗想：“今日这事奇了。我依了卢头领言语，劝了这几句话，他竟居然唯唯从命，且看他三更来如何情形。”一路想，一路缓缓的下山去了。那任森、颜树德已收兵回营，就冈顶安营立寨。卢俊义等在冈下接着秦明，心中十分疑惑。只见秦明开言道：“这厮们想用这等反间计来离间我们，真是好笑。方才我劝了他几句，他却唯唯从命，倒是奇事。他说三更准来报命，且看他真假如何。”卢俊义诺诺，心中却十分摇惑不定。

当晚各自归帐，卢俊义召李应、张魁入帐。卢俊义道：“今日秦兄弟如此举动，大是可疑。我想他在我山寨多年，情分十分容洽，今日也不到得有此内叛之事。”李应道：“败军之将不可与言勇，亡国大夫不可以图存。小弟自受了魏辅梁、真大义之欺，今日实难参末议。”张魁也凛然变色道：“近来世上人心难测，不可不深为之虑。”卢俊义口中不说，心内踌躇道：“即如我卢俊义，方才听了这徐官儿的言语，也险些心动。今日的秦明，岂能保他心肠不变？或者他受了这官儿的密嘱，也未可定。只是军师不在这里，无可商量，怎好？”想了一回，便教传燕顺、郑天寿进帐。卢俊义问道：“二位贤弟今日看这秦兄弟心意何如？”燕顺道：“小弟正在疑虑。他初入伙时，系花荣兄长用计将他衣甲着别人披了，打劫了村庄，以致慕容知府冤他叛逆，杀其妻子，他回去不得，勉强归投我们，实非出于诚心。今日他或者陡然心变，正未可预测。”郑天寿道：“他初来时，心中

好生不自在，小弟兀自防他发作。但现在他已与公明哥哥投契多年，或者不至于此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他自说三更时分敌人必然潜来，且看他如何布置。”众人称是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早卢俊义升帐，请秦明进来，问道：“秦贤弟，夜来三更之事何如？”秦明道：“那厮竟不来，毫无信息。”卢俊义大惊疑，正待诘问，忽报颜树德单骑到营外，大叫请秦贤弟单骑上山叙话。卢俊义愈加惊疑，便道：“秦兄弟，你休怪我说。我和你巧言不如直道，你夜间三更之事，端的何如？”秦明大叫道：“兄长果误信那厮反间计也。三更端的无事，兄长不信，今日他叫我单骑上山，我偏大队上山；他要和我叙话，我便趁他不防，斩了他来，以表秦明今日之心。”卢俊义道：“甚好。”众人一齐称是。遂传令拔营齐起，大队人马随了秦明登山。

颜树德早已回山，与任森并马立在山顶。秦明气忿忿登山，后面大队贼兵潮涌上来。只听得山上一声号炮，官军一齐呐喊，礮木滚石一齐打下，打倒了一半，滑跌了一半，满山但见贼兵尸首，好一似下水的汤圆，纷纷的滚落冈下去了。却留出了秦明的一条马路。秦明大惊，急回马奔下冈去。任森急叫道：“秦将军快请转来，你干了这场奇功，无俟反戈杀贼矣！”下面众头领见秦明果叛，一齐大怒，只听得一片声骂：“秦明反贼！”“秦明失心狂贼！”下面骂个不住，上面叫个不住，弄得秦明立在山腰，上又不得，落又不得。

看官，秦明既到此地，回去不得，大可趁势归顺，你道他何故不肯？一来石碣有名，分当诛戮；二来朝廷恩德，断敌不过公明哥哥的情份；三来终想斩得颜树德，回去好表明

自己心迹。便对山下大叫道：“众位息怒，待我斩得颜树德，回来表心。”说罢，舞狼牙棒杀上冈来。颜树德在冈上望见贼人大骂秦明，满拟秦明必来归顺，忽见秦明杀上，便心中遏不住蓬勃大怒，举刀直斫秦明。两个就在冈上，展开兵器大斗。任森大叫：“二位少住！”树德大叫道：“住甚么！这种透心糊涂的贼，留他何用！”秦明亦大怒道：“你行这毒计害我，我怎肯与你干休！”树德圆睁怒目，轮大砍刀直攻秦明；秦明直竖飞眉，舞狼牙棒转斗树德。两个在导龙冈上，官军阵前，大展神威，横飞杀气，一来一往，一去一还，酣斗了六十余合。冈上冈下，两边阵上都看得呆了。

卢俊义已看出秦明无他意，只见树德刀光挥霍，力量纵横，深恐秦明失手，大叫道：“秦贤弟请回，小可错疑你也，快回来从长计较！”秦明那里肯歇，但见冈上四条铁臂盘旋，八盏银蹄翻越，早已酣战到百三十余合。秦明把棒逼住树德道：“且慢，我的马乏了。”言未毕，树德大喝道：“就同你下马步战。”将刀指着秦明，翻身跳下马来，秦明亦跳下马。两马都跑回本阵去了。这里刀来棒往，棒去刀迎，约莫将到二百余合，兀自转战不衰。任森看那霹雳火杀气腾腾，颜务滋力量却尽够压得住。卢俊义等深恐礪木滚石利害，不敢上冈来帮，只叫得苦。看看已斗到二百四十余合，贼军阵上不住叫免战，两人只是不肯住手。此时任森亦出阵前，看那颜树德一片神威，愈战愈奋；那秦明气焰已有些平挫，只是怒气未息，狠命厮扑。卢俊义、李应、张魁等在冈下只叫得苦，看那秦明渐渐不是树德的对手了。到得四百合头上，任森长啸一声，骤马冲出，神枪飞到，镇住了秦明上三部。秦明措手不及，树德的刀已从下三部卷进。只听

得官军阵里欢天喜地的一声呐喊，贼军一齐失惊，霹雳火早已咕碌碌直滚下山麓去脑浆迸裂了。冈上官军摇旗擂鼓，大呼杀下。贼兵无心恋战，纷纷败走。颜树德奋勇当先，一口大刀奔雷掣电价杀下。贼兵个个心碎胆裂，那敢迎敌。任森挥两翼精兵，一齐掩上，杀得贼兵僵尸遍野，流血成冰。卢俊义身受重伤，李应、张魁死命保住，燕顺、郑天寿领败贼兵，渡过冰泊，踉跄逃入山寨，张清等接应上山去了。官军直追到岸边，方才收住。计斩贼人上将一员，杀死贼兵五千余名，生擒贼兵一千余名，夺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，大获全胜。

众人无不钦佩本县徐相公韬略神妙，三军欢呼动地。原来颜树德当力战秦明之时，徐槐左右都深恐树德失手，齐请徐槐传令免战，徐槐不准。及战到二百余合时，左右又苦请免战，徐槐大喝：“无知小厮，安识颜将军本领！”厉声叱退。左右看那树德苦战不休，都料要受伤，暗暗叫苦，再向徐槐说，徐槐大怒，传令：“有敢言免战者立斩！”果然秦明授首，树德成功。左右方晓得徐相公眼力过人，深深佩服。

当时徐槐传令，在水泊上发了九炮，整齐部伍，大吹大擂，掌得胜鼓回归县城。防御使莫知人出城迎接。原来莫知人见树德莽撞，任林迂重，深恐徐槐此去不能取胜，谁知居然大捷，心中十分惊异。徐槐、任森、颜树德领兵进城，发放人马，一面申报曹州本府，一面通详都省，并将秦明首级一颗，及生擒贼徒一千余名，派得力将弁，督兵护送解去。这里郓城县文武各官，都来贺徐槐战胜之喜，大开庆贺筵宴，众人无不称羡徐槐韬略。徐槐笑道：“未可恃也。”众

人请问其故，徐槐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，有分教：郢城县里，重添两位女英雄；宛子城中，破却几重深险阻。正是：巨盗生腹心之患，苍生凭保障之功。毕竟徐槐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〇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

却说徐槐席间对众官员道：“本县此番克贼，其故有三：一者盗魁宋江远在泰安，所有勇将雄兵，尽离本寨；二者吴用病困新泰，贼军主谋无人；三者梁山群贼藐视我们，以为无害。故我军一出，得以大获全胜。但贼人根本未动，经此一跌，必然空群而来；更防吴用病愈，必转来对付我们；即宋江闻报，亦必盛怒前来，以报其仇。那时贼人势大，区区郛城，未易轻撓其锋也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耽起忧来，道：“怎好？”徐槐道：“诸君不必担忧，本县自有调度。”大众无言，酒阑而散。

徐槐对任森道：“近日天气严寒异常，人畜冻死无数，贼兵亦是血肉身軀，未必熬得寒气，涉冰如飞；况闻贼魁卢俊义已受重伤，养病不暇，亦何暇与我拚命来争乎？惟来年春暖，贼人武怒而来，那时梁山全队当我前面，又有嘉祥、濮州两路夹攻，绝非小耍，所当预思良策。”任森踌躇良久道：“此地邻县钜野，有一位隐君子，具知人之识，人人乐为之用，也与老师同姓，表字溶夫……”任森词未毕，徐槐点头道：“是吾族兄也。现在高平之麓，我却忘了。若我去请他，谅不我却，须差何人去走遭？”只见颜务滋上前道：“恩师要请溶夫先生，小将愿去，这溶夫最知我的。恩师何不写封信来，待小将星夜前去，包管一请就来。”徐槐

大喜，当时修起一封书札，次日交与颜树德。树德佩了宝刀，跨了乌骓马，一路冲风破寒向高平山而去。

你道颜树德为何认识徐溶夫？原来徐溶夫有个侄女，小字青娘，是嫁在颜家的。丈夫名唤颜釐，即树德之堂叔也，颜釐幼小聪明，读书成诵，过目不忘，稍长便通诸子百家，更兼举止娴雅，处事精详。父老见者无不许为少年英器。惜乎天不永年而夭，族中无不惜之。树德无赖使酒，诸事逞性，不务正业，族中无不恶之。惟青娘深知树德日后必成大器，颜釐在日，时常劝颜釐好生看觑这侄儿，树德因此常感戴这位婢娘。且举一事为证：

那颜氏族中有一个名唤颜之厚的，较树德长一辈。有个儿子叫做颜赤如，性情极其躁暴，胆子却极懦弱。颜之厚因其性躁，深恐其学了他哥子树德的坏样，因此禁止树德，不许上门。又延请了一位先生，姓黄名涟，在家中日日教赤如读书，又兼教赤如举止须要谨慎，凡事须要忍耐等语。这黄先生教法极严，板子、界方不少贷。赤如忍气吞声，胆子越小，烦恨越深，想想左右终是一打，索性瞒着父师，三瓦四舍，无不游荡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那年颜氏移居钜野，钜野县内有一家姓井的，住居泥水街。赤如不合一时慷慨，私借与他十两小货银子。那井家探知赤如父师严紧，料此事必不敢声张，便赖了他。赤如去讨过数次，那井家只是不还。赤如深畏声张，忍了气不敢发话，想了一想，猛记一个父辈朋友来。那个朋友姓何，双名见机，极会商量方法的。赤如想到了，便径去寻他。

原来那何见机也与树德相认识，当时一见赤如进来，各相施礼。何见机开言问道：“赤兄有何见谕？”赤如将井家

的事情说了，并求妙策。何见机叹道：“我往常常说令尊家教太严。吾兄质地本是醇谨，大宜开拓胸襟，畅展怀抱。不期令师黄先生，只知一味拘束，弄得神气萧索，人人都生戏侮。我也向令尊前说过多次，令尊总说足下性情暴躁，不可不禁，我看足下何尝暴躁哉？如今此事，只有央令兄务滋同去。令兄一貌堂堂，声如巨雷，那井家必然怕他，此去定可集事。”赤如道：“家父得罪了他，恐他未必肯来。”何见机道：“令兄义气深重，况足下又与他手足至亲，我料他断不膜视。”

赤如领教，当下辞了何见机，去寻着了树德。赤如拖住树德道：“哥哥，闲常我家少礼貌，总看祖宗面上，休要介意。”树德道：“贤弟，你说那里话来！今日你有甚事求我？”赤如将井家的事说了，还未说到求助的话，只见树德双眉剔起道：“我家兄弟，直被外人如此欺侮！贤弟休走，我同你去和他理会。”当时同赤如直奔井家。井家一见树德，早已吓杀。树德一把揪住问道：“你这厮欠我赤如兄弟十两银子，是真的么？”井家道：“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有的。”树德道：“既有的，今日便还。”井家不敢不依，只得先还了五两，说：“那五两，求恳缓到明日，再行奉上。”树德教赤如收了五两银子，方才放手，与赤如去了。那井家不服气，直去告诉颜之厚，说：“赤如通同树德，到我家来逞强，勒掯了五两银子去。”之厚一听“赤如通同树德”六字，怒从心上起，便夺那赤如的五两银子还了井家，将赤如交与黄先生结实打。赤如一口气回不转，竟登时殒命。黄涟大惊，一溜烟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之厚见儿子死了，恨树德入骨，竟将树德赚到书房，一索捆了，做了一张呈子，称树德

欧死堂弟赤如，买嘱几个家人作见证，竟直送到钜野县去。

徐青娘在颜氏别宅，一闻此事，便柳眉对锁，疑了半晌道：“树德，树德，我看你性虽刚勇，却断断不是逞性杀人的野蛮子。况且你与赤如无仇，何故杀他！之厚叔有深恨于你，你今日这起案，定有奇冤。况且你这身本事，从此埋没了，岂不可惜。只可叹我丈夫已故，我是一个女流，如何能救得你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。”便吩咐备乘轿子，径到高平山徐溶夫家来。徐和一见便道：“贤侄女许久不见了，你婶娘兀自常常记挂你。”青娘道：“正是，一向不来请叔叔、婶娘的安，两位兄弟都好？”当时徐和的娘子并长生、伟生都相见了，到后轩坐地，青娘开言道：“今日有件要紧事来求叔叔。”徐和道：“甚事？”青娘道：“寒族颜树德，想叔叔素常也晓得的，今日遭了不白之冤。”徐和惊道：“这颜务滋，我素常闻知他是位英雄，只因我深山修养，懒于应酬，不曾见他。他今日端的遭了甚么冤事？”青娘便将上项事说了一遍，便道：“赤如怎样死的，不晓得他。但侄女看来，断断不是树德打杀的。如今他身在囹圄，性命难保，叔叔可有方法救得他？此人如果冤杀，真是可惜。”徐和道：“贤才遭难，岂容不救！只是此事，非钱不行，可恨我现在瓶无储粟，家徒四壁，如何做得？至于当道官吏，我素常又懒于往来，今日有事，却无门路可寻。”青娘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树德竟救不得了，又沉没了一位英雄。侄女想，如要用钱，侄女典鬻些簪珥，可以凑得。至于如何设法之处，还望叔叔费心。”徐和道：“侄女休着急。我想只是买上告下，挖寻门路一法，弄得极好，只落得务滋免得死罪，脊杖刺配，终受了恶名。今我须定个主见，竟要令务滋洗脱冤枉，

释然无事方好。”沉吟了好一歇，道：“有了。此去邻县郛城中，有一家姓汪的，系是世家大族，当道大为契重，我也有人认识，且去寻他看。只是他族中与我最亲近的一个，名唤汪往然，为人却模楞无主见，此事他未必耽承得。”只见青娘笑逐颜开道：“这汪家，原来叔叔认识的，妙极矣。不瞒叔叔说，这汪家与我颜家也有好几门亲，所以他家的人侄女都晓得。叔叔所说的汪往然，他有个亲叔，是戊子科举人，现在曹州府里办刑名，府尊最契重他，且喜是钜野县顶头上司衙门。他为人最有义气，叔叔去托他，无不成功。”徐和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便作速写起书札，到郛城去先投汪往然，托其转恳。”只见伟生立起身道：“此去先到郛城，再到曹州，曹州又到钜野，路途迂回，须得星夜持书赶去为妙，孩儿愿去。”徐和道：“甚好。”当将书信交与伟生。

伟生持到郛城县面交汪往然，又再三恳托；汪往然当即差人赍书到曹州府里去，求他的叔子；他叔子一见，便将冤枉情由诉与本府；本府当即修起一封书信，投递到钜野县。等得伟生转来，钜野县已将颜树德一案昭雪：颜树德无罪释放；颜之厚依诬告人死罪反坐律，未决，减一等拟罪；井家被审出赖债诬陷等情，亦依律拟罪；何见机原案株连，因树德无罪，亦不追究；黄涟现在逃避，俟获日另结。青娘谢了徐和，仍回夫家。

树德出了重罪，过了数日，方才晓得是溶夫与他的婢娘救他的。感恩涕泣，叩谢了青娘。又直奔到高平山，向徐和叩谢。徐和一见树德，果然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于闻名，当时大喜，留饮叙谈。自此树德常到徐和家来。徐和家有

事，树德常为出力，徐和因此称树德为“我家御侮之臣”。这都是十余年前的话。其后树德远游四海，惟徐青娘常来转望徐和。

原来徐和得了本师陈念义先生的真传，深晓火候还丹之术，只是累着一个贫字，衣食操劳，以故下手不得，闲时且参究内典禅乘。青娘见了，也殷勤动问。徐和便与说些四果的修证，便道：“这是中小两乘的工夫，再上去还有大乘工夫，最上乘工夫，古人面壁十年，方能顿悟，从此直超无生法忍。我辈根浅智薄，如何攀得上。所以我佛无量慈悲，特于三乘之外，开一异胜方便法门：因凡夫不能无念，而命之曰念佛；不能无生，而命之曰往生；又示以胜妙光明之境界，名之曰极乐国土，又曰净土。使之系心一缘，直抵净境，及至诞登彼岸，方恍然悟念佛之本无念，往生之本无生也。此法无智无愚，无闲无忙，皆可行得。智者以圆悟而速证，愚者亦以纯一而竟成；闲者以积功而徐至，忙者亦但以念切而直前。世人不信，哀哉！贤侄女如有意求脱生死，愚叔书架上有天台智者《十疑论》、永明禅师《宗镜录》、天如祖师《或问》、飞锡禅师《宝王论》、龙舒居士《净土文》、莲池大师《弥陀疏钞》，以及近士所辑之《净土归源》、《净土辑要》、《莲宗辑录》、《净土圣贤论》等书，都是发明净土妙义的，贤侄女俱可参阅。”青娘听了大喜，从此不时到徐和家转往，听受净土妙义。那徐娘子性地质直慈祥，时常听徐和讲些净土，早已深信行持，又得了青娘为道侣，彼此互相谈论，大为精进。徐和亦甚喜，又教青娘行持观佛之法。青娘一一领悟，从此年年岁岁，神游于琉璃宝地、七宝行树间也。

一日，徐和正与青娘谈说妙道，时已将晚，只见长生自外入报道：“颜务滋来了。”言未毕，颜务滋已大踏步进来，一见徐和纳头便拜。徐和急忙扶起，看时大喜道：“奇了，务滋从哪里来？”树德道：“恩公容禀。”徐和道：“且慢，且请坐了说话。”树德又拜了青娘，青娘道：“久不闻你消息，真忧得你苦也。”树德在末下一位坐了。伟生道：“颜大哥远客，请上坐。”溶夫道：“务滋最爽利，由他自坐适意，不要同他客气。”便对长生道：“你母亲在厨房，你向他说，端正一个火锅，随便添些荤菜，请颜大哥在此吃便饭。你再去烫一壶酒来。”只见青娘道：“我进去向婶娘说罢。”便立起身来，又向树德道：“你先将那年去后情形告知你外祖，我进去了就来。”说罢进内去了。树德便取出书信来道：“虎林相公有信呈上，恩公请看，我去带马进来。”徐和道：“马，我教伟儿去着叠，你只管坐坐。”便一面看信，看毕便向树德道：“原来你在虎林处，好极了。任森又在那里，甚好，甚好。务滋，务滋，你好好的听虎林相公驱策，料不负你一身名望。”树德道：“刻下虎林相公诚恐梁山利害，因请恩公前去，恩公万不可辞。”徐和道：“我去亦可，但亦何必我去。”

正在谈说，只听里面青娘叫：“伟弟进来。”伟生进去，须臾搬出一个大火锅来。长生自外面提了一大壶酒来，伟生又安排了杯筷。徐和自己首坐，树德也随便坐了，长生、伟生也坐了同吃。树德道：“虎林相公专等恩公，恩公若不去，树德亦不回。”徐和微笑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遂顾二子道：“虎林叔要我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二子唯唯。酒阑饭毕，务滋在外房安歇。

徐和进内，娘子问道：“闻相公要出门，到底何事？”徐和道：“就是那虎林叔做了郛城县，要灭梁山大盗。此刻贼人势分，自有可乘之机。但据我的意见，尚须迟一步为妙。如今他既性急要做，又要我去，我也只得去一遭。”青娘在旁道：“虎林叔叔原来就在这里做郛城县，树德是在他手下么？倒也不枉了。今溶叔叔既要到虎叔叔处去，侄女愿同去，一则望望叔叔、婶娘，二则虎叔叔向谈韬略，侄女借此看看，庶使才归实际。”徐和点头。

次日，青娘回到钜野县里夫家去，收拾些行装，禀告了尊长。第二日重复转高平山来。下午，溶夫、务滋两马，青娘一轿，几担行装，一同起行。不日到了郛城县署，徐槐接见大喜，又见青娘同来，便喜问道：“想是吾兄特地邀他同来也？”徐和笑道：“他自己要来看看你，说你到底有多大的本领。”徐槐大笑。青娘拜见了徐槐，便进内署去了。任森、李宗汤、韦扬隐都来拜谒徐和，徐和各道契阔。原来这三人都认识的。徐槐命备酒来徐和洗尘。席间，徐和开言道：“吾弟勇敢过人，此举端的常人所不能为。但以愚兄观之，似乎嫌太早些了。”徐槐道：“弟非不知，所以鲁莽而先为之者，正是有见张公解曹州任，曹州虚无人焉，贼人眈眈虎视；若使曹州再失，贼人长驱直捣，驶不可御，为患大非浅鲜。惜乎我秩止县官，是以仅乞得区区一郛城，以与虎狼相追逐。杯土弹丸，卿为东京保障。其济，则君之灵；不济，则微臣陨首以报国耳。人谁不死，有司死职守，乃分所宜也。”徐和叹服，满座皆动色。徐和道：“今日为吾弟决策有二：一曰守，一曰战。郛城一邑，经任人衔修理完备，若以议守，足可与贼人久持。但贼若偏师围郛城，仍可

大队以卷曹州，非策也。必议战而后可，战则必须捣贼人巢穴而后可，吾弟于梁山图形，能审悉其曲折否？”徐槐道：“吾所踌躇，正为此耳。”徐和道：“此中就里，吾弟当于手下六部中细求之。”徐槐领悟，想是须知册原分六部，明日当传六房书吏访察。当下酒饭毕，又谈说些事务，任森等各退去。

徐和与徐槐入内，与徐槐眷属相见了，又问些安好，谈些家中度日景况。徐槐道：“不料吾兄情形如此拮据，如有须弟相助处，无不效劳。”徐和称谢道：“若论逐日度日，倒也天赐良缘，无有欠缺。特心中所歉然者，诸亲友恩钱义债，一承慨挪，辄永无还期耳。兄尝有句曰‘贫穷只觉负人多’，正谓此也。”说说谈谈，又说到梁山事务，徐槐道：“吾所虑者，不仅在舆图。此地贼人形势，梁山、嘉祥、濮州鼎足而立，蕞尔一郛城孤立其中，环应三面，大非易事。”徐和道：“此三面中，有一面吾弟不必担忧。兄于路上曾与青娘侄女谈过，刘总管虎踞兖州，精兵勇将正压嘉祥东境。彼嘉祥之贼除是不动，动则刘总管雄兵直下矣，故曰此一面吾弟不必担忧。”青娘道：“此地距濮州，中间有无险阻地利？”徐槐道：“濮州在魏河之北，魏河南岸有一座截林山，那年金成英恢复曹州时，就于此处置设疑兵，阻截刘唐。端的縣亘百余里，山崖峻险。”青娘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一面吾叔又不必担忧了。只消五千精兵，扼住此路，贼人虽有数万雄师，不能飞渡。叔叔如果乏人，侄女愿去。”徐槐喜形于色。当时一番谈说，早已漏下三更，大家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徐槐传集各书办谕话，问及梁山地利情形。那滑

中正上禀道：“梁山地图，曾经于原册内呈阅。如须洞明此中曲折，只有城中汪学士藏有秘图。可惜其家现惟妇女，不知此图存否，相公须往访之，或有玄妙。”徐槐道：“我就即刻亲访何妨。”便命滑书办传谕号房汪府住址，立时往拜。

原来那汪家世代书香，名门旧族。这汪学士便是方才说过的戊子科举人、曹州府游幕的，端的是个不凡之辈。后来家遭颠沛，有学问者尽不永年，剩了一班无赖子弟，专门嫖赌吃着，偏偏永远不死。汪学士已故，遗下少年妻室，便叫做汪恭人。这汪恭人也是名门淑女，不幸青年早寡，矢志守节，端的有胆有识，才德兼全。自从丈夫亡故之后，大遭这班无赖之扰，汪恭人却从从容容，因人布置，无不得宜。若要问他这地图从何而来，这事却久远了。

原来这梁山，宋江未至之前，先有晁盖；晁盖未到之时，乃有王伦；王伦未来之日，这梁山原是一片清平世界，熙皞乾坤。里面说不尽那清泉碧涧，怪石奇峰，暮霭朝云，春光秋色，端的一座好山水。那汪学士在日，素有山水癖，时常纵游梁山。又请了一位有名丹青先生，画了数十幅，裱成册页，藏在家中。但有一层，凡画家写山水，每要就自己的布置，虽复尽态极妙，却与真地形大同小异。况且汪学士所图，不过择其丘壑最好的画了些，也不是梁山全图。那滑书办所晓得的，就是此图。若将此图献与徐槐，只好持去拓大了，张屏挂壁，何补实用？反不如须知册中地图，还有三分真形。看官不要心慌，却好那汪学士有个朋友，与汪学士最知己，又同有山水癖，他却将梁山景致用西洋画法画出。原来这西洋画法，写山水最得真形，一草一木，一坡一塘，

尺寸远近，分毫不爽。更兼这个朋友最高兴画山水，竟将梁山泊前后、左右、里外、正面、背面、侧面，一一画出，共计图六百三十余幅。汪学士也爱他的图，借来观看，不料借来不上半年，那朋友亡故了。汪学士想请工临摹好，再将原图还他的儿子，不料因循耽搁了一年有余，他儿子又死了。那家无人，此图无从归还。又未几而汪学士亦故，此图落在汪恭人手里。此时王伦已据水泊，汪恭人晓得此图大有用处，便什袭珍藏。那班无赖子弟弄得嫖赌精空，起心此图，想赚去卖了，陶成几个嫖赌本钱，向汪恭人来聒噪，汪恭人只说已还了那友家了。无赖晓得恭人收藏，又诈称那友家有人来取，汪恭人只托故不与。后来纠缠不清，吃汪恭人结实发挥了一顿，从此无人敢来问了。年复一年，此图依然无恙。

这日恭人闲坐内室，忽见苍头进来报道：“本县徐太爷亲自到门拜望。”汪恭人道：“奇了，我家虽是乡绅，现已无人做官，久不与当道来往。既如此，且去挡驾，改日差人谢步罢。”苍头出去禀覆讫。徐槐回署，见徐和道：“汪宅惟内眷，宜其不见。但我此次往拜，亦明知其不见，不过我先尽敬贤之礼。我想青娘侄女颇有才智，可教他去往见罢。”徐和称是。徐槐进内与青娘说了，青娘领诺，并道：“这汪家原与我有亲。叔叔所说这位汪恭人，侄女深知他才智过人。侄女此去，不但求图，兼可与他面商一切也。”徐槐甚喜。

到了次日，青娘乘輿径往汪府。苍头报入里面道：“今日徐小姐来拜会也。”汪恭人想了一想，点头会意，便教请进来。青娘进来，汪恭人出堂迎接，一见青娘便道：“我道

是那位徐小姐，原来就是颜大娘，一向久别了。”青娘道：“正是，少来奉候。”当时邀进内室，逊坐叙茶。汪恭人道：“寒家自先夫去世，祚薄门衰，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，又乏子嗣，是以当路贵人，久不来往。乃荷令叔大人，玉趾降临。寒家托在治下，只好求父师官长，俯恕失礼之罪。”青娘道：“何敢！家叔前次造府，一则仰慕家声，二则亦有所求。”汪恭人道：“令叔征讨狂贼，威震人寰，虽深闺亦有所闻。今日小姐亲来，愿请其详。”青娘遂将临训卢俊义、斩秦明的话，一一说了，并道：“这斩秦明的颜树德，便是舍侄。那年身罹冤屈，深赖汪大兄出力救拔，今日果真不负知己。”汪恭人道：“小姐眼力亦端的不差。那年令叔溶夫信到时，先夫见吾嫂求救此人，如此其急，便料到此公必是大器，所以有当于小姐青睐也。如今令叔父台荣临此地，首斩巨寇，威名震动。但贼人根本未拔，经此一跌，必然盛怒而来，想父台必有备御之奇策。以愚妇人之见，似宜乘此直捣巢穴，方为上策。”青娘道：“家叔奉访，正为此也。欲捣贼巢，必须先明地利，闻府上有梁山极准舆图，故来求赐一观。”汪恭人微笑道：“寒家却有舆图，只是用时尚须斟酌。令叔既是当道英雄，此图当以奉献。”

言谈间，仆妇摆上酒饭。恭人逊坐道：“千里远亲，便膳相留，殊嫌简慢。”青娘谦谢就坐。坐间，汪恭人问青娘道：“镇抚将军贾夫人，贤嫂可晓得否？”青娘道：“不错。这贾夫人便是张将军的夫人。这张将军那年做兖州总管时，其少君有病，曾请家叔溶夫去诊视。据家叔转来说起，他少君之症系是虚弱，家叔用三钱人参，这张将军畏惧不敢用，家叔亦见机辞退。家叔又言，这位将军懦弱偷安，恐非将

才。又说闻知他的夫人贤明才智，却是个女中丈夫。今恭人晓得他端的何如？”汪恭人道：“这贾夫人便是我的表姐。幼时与他同居盘桓，端的见识非常，他母家童仆使令不下百余人，他一见便辨贤奸，日后无不应验。自从嫁了这张将军，却似凤凰配燕雀。如今张将军渐有羸病，即使不病亦无能为。这贾夫人掌握兵权，凡有兵将调遣，尽出其手。今日我所以提及此者，为令叔献条愚策也。”青娘喜问何策，汪恭人道：“此刻贼人吃令叔斩其上将，来春必然倾寨报仇，其锐不可当。愚意欲修书致贾夫人，托其提兵坐镇梁山后路，贼人自不敢轻动了。”青娘大喜，称谢道：“得恭人如此设策，家叔尚有何忧。”当下谈说十分投契。青娘道：“恭人惜与我等同系女流，不然岂非国家柱石。”

酒膳毕，又谈说些事务，青娘便请舆图一看。恭人应诺，又道：“舍间图有两本，一本乃画家山水，无补实用，我将那西洋画图取出来。”说罢进内室去。良久，同仆妇捧出一个锦包，放在当厅桌上，打开来与青娘看，乃是六本册页。青娘翻开看时，果是西洋画式的山水。青娘看了一回，心中踌躇起来，暗忖道：“此图有一层不合用。”便问道：“恭人，此图地形虽细，却是太平时山水之形，无贼人盘踞之状。如此山中，刻下未知设关隘否？彼山中，刻下未知设炮台否？图中皆无之，恐于攻取情形未合，怎好？”汪恭人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只须令叔大人捉几名小贼，赦其不死，诱之以恩，胁之以威，令其将山寨中现设之关隘，就图中一一指出。又须分作两三贼，各开指认，如彼此稍有不符，即便斩首。如此，则贼人盘踞之真形势，了如指掌矣。”青娘大喜道：“恭人真高见也。”当时将册页叠好，锦袱包了，放

在上首琴桌上。又坐了谈说一回，青娘起来道扰谢教，携图告辞。汪恭人送出中庭，青娘又拜托：“致贾夫人之信，望作速为妙。”汪恭人应诺，青娘升舆而去。

不说汪恭人仍回内室，且说徐青娘回署。入内，徐槐问何如。青娘一面说，一面将图呈上，徐和亦入内共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见徐槐忽绉眉道：“此图尚有一层不合用。”青娘道：“叔叔敢是为图中没有关隘守备情形，这却不难。”便将汪恭人捉贼指认的话说了。徐槐道：“不但为此，这图中并不注明道是丈尺，更兼他是洋画，远近阔狭，大有伸缩，又不可用方格硬取，如何是好？”徐和亦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有了。长儿知勾股之法，可作速写信到高平山去叫他来，他定算得出。”青娘道：“正是，不错。”徐和当时便写起信来。尚未写完，忽报长生自高平山来也。徐和诧异道：“他来何事？”徐槐叫请进来。长生入内，一一拜见了，命坐。长生开言道：“前日陈通一太夫子来家，说为父亲选得一个修道的大机缘，择于下月可行。因父亲不在家，太夫子便去了，说再过半个月又来，故此孩儿特来告知。”徐和道：“这却失候了。”便对徐槐道：“既如此，愚兄明日告辞回家，静候老师。”长生道：“父亲何须汲汲，太夫子说过半个月再来，此刻缓缓动身回去，尽够哩。”徐和点头，便对长生道：“你恰来得凑巧，替虎叔叔效一微劳。”长生问何事，徐槐将梁山舆图，须算道里的话说了，并道：“正欲写信来邀贤侄，贤侄恰自来，真天赐其便也。”长生请看图，徐槐便将那册页交他看了。长生道：“这事容易，小侄可效微劳。”徐槐甚喜，当日款留酒饭，不必细表。

次日，长生将那洋画中道里远近，一一算明了。徐槐便

命就监中取出那审别胁从，未曾斩决的贼，叫上来指认画图。不日将那梁山前前后后，里里外外，所有关门营寨，炮台墩煌，一一指出。竟将宋江严密盘踞之所，显而登之几案之上。众人皆喜，徐和道：“吾弟得此真图，破贼必矣。家中老师旬日将来，兄深恐又致失候，就此告辞。”徐槐知留不住，遂命治酒相饯，又谈说了一夜，并厚赠金银以助修道之资。次早，徐和别了虎林、夫人及青娘，又辞别了任森、颜树德诸人，率同长生起行，回高平山。徐和遇着了陈通一，受了妙诀，安插了家眷，便同陈通一入山去了。

且说徐槐送别了徐和回署来，接到朝廷恩旨：徐槐着超升曹州府知府，加总管衔，得调动全曹兵马，仍驻扎郛城；任森、颜树德均授游击。原来徐槐破贼事，贺安抚奏入朝廷。张叔夜在朝，一见此奏，便力保徐槐宜付重任，故有此旨。徐槐奉旨谢恩，对任森等喜色道：“这遭贼人无奈我何了！曹州兵马经张公训练极精，今番归我调用，是我又添劲旅数万也，何敌不克，何攻不破。”任森、颜树德、韦扬隐、李宗汤皆大喜。徐槐接曹州知府印，委推官代行事务，自己驻扎郛城，便日日操演人马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卢俊义自导龙冈败回，身中六箭，流血满身，众头领保着了，率领败兵逃回山寨，口里不住的说道：“不料这点点知县，有如此利害！秦明兄弟又吃坏了，怎好，怎好？”侍从人上来拔箭卸甲。众头领都要兴兵报仇，卢俊义道：“目今天气严寒，我又伤重，动弹不得，且待来春，定当倾寨之兵，对付那厮。”说未了，那去泰安的差人持了宋江回文转来。原来宋江还不晓得徐太爷的利害，所以信内只说：“区区县官有何伎俩，卢兄弟太把细了。目下曹州情形

何如，可图则速图之。贤弟如顾忌郢城，不妨遣将先围郢城，大军直趋曹州。”云云。卢俊义看罢叹道：“公明哥哥兀自不尝着酸辣哩。刻下这郢城不知怎生对付，还想甚么曹州！”便教萧让写起一封告败文书，差人赍送到泰安去。忽报：“神行太保戴院长到了。”只因这一来，有分教：湖泊填平，惊倒堂堂头领；雄关击破，追回赫赫军师。毕竟戴宗到来说甚么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

却说戴宗一到山寨，闻知郢城利害，寨兵大败之事，吃了一惊。进来见卢俊义，卢俊义已重伤卧病。戴宗忙问缘由，众人将徐知县亲到山寨发话，及导龙冈交锋大败，秦明阵亡的话说了。戴宗道：“怎好？我自奉公明哥哥将令，由濮州起身，一路去开州、东明、考城、陈留，细细打听了一月有余，端的将弱兵微，大有可图。不争被这郢城从中作梗，大事不成，怎好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戴兄弟所说，且权搁一搁起。待我病体养好，来春必去报仇，终等除灭了郢城再说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想此刻不如去泰安，飞速请公明哥哥回来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不必。此刻天寒地冻，开兵不得，公明哥哥回来，亦是徒然。况且公明哥哥此刻，亦离不得泰安。公明哥哥托我本寨重任，我今番经此一跌，自己不图振奋，便去惊他贵体跋涉，亦大非所宜。只是吴军师抱恙新泰，未识全愈否，我却记挂得紧，院长消停数日，去探看一遭。”戴宗应诺。卢俊义道：“此刻寨中军务紧急，贤弟可留山寨，走报消息，不必回濮州去了。”戴宗领命而退。卢俊义在床养伤，吩咐各头领当心守备。不数日，戴宗从泰安、新泰两处都走转回了，说公明哥哥闻报兀自心惊，只因自己不敢离泰安，教卢俊义哥哥调治身体，来春力图报复，吴军师病未痊愈等话。戴宗一冬在外，抛风冒霜，亦觉疲

乏。

日子最快，不觉又是一年春暖，卢俊义病体早已痊愈，正在聚集众头领商议报仇之举，只见石勇领着数十名喽啰，气急败坏奔上山来，报称：“曹州阎府属官兵杀到水泊也！”众人皆惊。卢俊义兀自心中震惧，且定定心，对众人道：“诸位兄弟休怕，我这湖泊里港汊最多，路径甚杂。他道来过一次，便深知地利，大胆进来，真是可笑。卢某不才，施条小计，教他只船不返。”说罢，便传令童威、童猛领六千水军，当港抵御。石勇忙禀道：“探得官军来者，约莫有六七万人马。这里只拨六千水军，怎够抵御？”卢俊义道：“你不晓得，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时，只得刘阮等兄弟七个人，杀败官兵一千名，原因地利险阻，深可依仗，所以得胜。如今我因这徐官儿利害，所以加派六千名水军，不然正不消得。”李应道：“兄长固是高见，然亦不可大意，望添派水军，更须点陆军接应为妙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便再派六千名水军，连前共一万二千名水军，教童威、童猛率领了，受了密计，到各港去排好了，抵御官军。二童领令，登时点起八员头目，乃是归福、余禄、俞寿、毕喜、罗富、彭贵、秋安、单康。原来这八人都是二张、三阮的徒弟，端的水法精熟，武艺高强，领了二童的谕，都分头去干事了。再说卢俊义在山寨中对众人道：“我今得一计策在此：他既倾城而来，内地必然虚空。我意这里也倾寨出去，却只用四万人马接应二童兄弟，另拨四万人马去抄袭他的郛城。”张清道：“兄长真是妙计。”当下卢俊义领徐宁、燕青、燕顺、郑天寿，四万人马去接应二童；命李应、张清、朱富、李云领四万人马，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袭郛城。

分派已毕，大众领军出寨。忽后山小校飞报前来道：“后面无数官兵，打着镇抚将军旗号，隔水泊杀来也！”卢俊义失惊道：“他原来先有准备，我后面无人，深恐失利。”忙收回抄袭郛城之令，教李应、张清、朱富、李云领本部四万人去守后山。李应等领令，忙赴后山去了。原来贾夫人在镇抚署内，得了汪恭人托兴兵牵制贼人的信，便请张继发兵。张继怕起来了，夫人言：“不必将军亲去，又无须打仗，只须虚张声势。”张继方才放心，点起八万人马，差一员兵马都监率领了，直攻梁山后泊。旌旗遍野，烟灶连绵，望去竟不止十余万人马。李应不识虚实，心中大惧，只得督众坚守而已。这边卢俊义等四万人马到了金沙滩北岸，徐槐兵马已在南边水口。

原来徐槐自升了曹州府加总管衔之后，便将属下各县水陆军马一一校阅，端的步伐整齐，队伍严肃。徐槐甚喜，到了正月中旬，便与诸将议剿梁山，留颜树德守郛城，并教如有事务，可与汪恭人商议；教任森领曹州兵五千去守截林山，听徐青娘调度。按地图，攻梁山惟石碣村为进兵之路，自石碣村达梁山，两边有二十四条汊港。徐槐便点起曹州府、菏泽县、郛城县、定陶县、曹县、城武县、钜野县、单县、满家营九路水陆人马，分为三十六队：第一队，郛城县中营水路官军；第二队，郛城县中营陆路官军；第三队，郛城县北村水路乡勇；第四队，郛城县北村陆路乡勇：这四队人马为前军向导，所以特用郛城土著，每队各二千人，合计得八千人，驾小船五十只。第五队，菏泽县水路官军；第六队，菏泽县陆路官军；第七队，定陶县水路官军；第八队，定陶县陆路军官；第九队，曹县水路官军；第十队，曹县陆

路官军：这六队人马，沿途堵守各港，以截贼兵进退之路，每队各二千人，合计得一万二千人，驾小船六十只。第十一队，曹州府左标水路官军；第十二队，曹州府左标陆路官军；第十三队，曹州府右标水路官军；第十四队，曹州府右标陆路军官；第十五队，曹州府忠武水村乡勇；第十六队，曹州府义顺旱村乡勇；第十七队，曹州府曹南山水路乡勇；第十八队，曹州府曹南山陆路乡勇；第十九队，曹州游击府水路官军；第二十队，曹州游击府陆路官军；第二十一队，曹州府中营水路官军；第二十二队，曹州府陆路官军：这十二队人马，沿途策应，直攻梁山，每队各二千人马，合计得二万四千人马，驾大船二百四十只。第二十三队，城武县水路官军；第二十四队，城武县陆路官军；第二十五队，钜野县水路官军；第二十六队，钜野县陆路官军；第二十七队，单县水路官军；第二十八队，单县陆路官军；第二十九队，满家营水路官军；第三十队，满家营陆路官军：这八队人马，随着曹州兵前进，沿途把截内港，以与菏泽、定陶、曹县兵马轮替攻守，每队各二千人，合计得一万六千人，驾小船一百只。第三十一队，鄆城县左营水路官军；第三十二队，鄆城县左营陆路官军；第三十三队，鄆城县右营水路官军；第三十四队，鄆城县右营陆路官军；第三十五队，鄆城县南村水路乡勇；第三十六队，鄆城县南村陆路乡勇：这六队人马，随着曹州大军进攻梁山，以作后军接应，每队各二千人，合计得一万二千人，驾大船一百二十只。统共一府七县一营，水陆官军乡勇计七万二千人，大小船只计五百七十号。每单数队内尽是水军，备一应火攻器械，命韦扬隐统领指挥；每双数队内尽是陆军，备一应挑土驾梁的器械，命李

宗汤统领指挥。

安排停妥，择于正月十八日兵宝吉期，徐槐统领全军征剿梁山，浩浩荡荡，向石碣村进发。三声号炮，三通鼓角，三十六队大军震天震地的一声呐喊，五百七十号兵船一字儿摆列南港。中军船后一声炮响，七万二千貔貅寂静无声。只听得对面西大港芦苇里，远远地呜呜咽咽画角之声，徐槐笑道：“又是诱何涛、黄安之故智也。”

原来这西大港向西北进去，北岸有头港、二港、三港，南岸有分叉港，再过去便是断头沟，何涛失陷于此。那二港、三港、分叉港都是绝港。当时徐槐临训山泊，是从头港进去，转东进黄云西港，过黄云荡，出北口转闹鱼湾，直北进十字渡，到金沙渡上岸。那头港最隐狭难认。进了头港，还有笋尖港、鼠尾港两条绝港，与黄云西港蒙混。卢俊义料徐槐必从此地进来，所以教童威领归福、余禄诱徐槐进港，教童猛领俞寿、毕喜埋伏黄云西港，只待诱进二、三港，便出头港截杀。这两处都是重兵。其余派罗富、彭贵、秋安、单康分头巡绰。安排早定。

当时童威、归福、余禄依计，驾小船三只，从西大港出来。这边官军第一队旗号招贴，鼓角齐鸣，韦扬隐横枪船头而出。童威等三只船渐渐出离港口，官军第一队船里一声号炮，呐喊追去。三只船唢哨一声，一齐便回，钻入芦苇里去了。韦扬隐道：“呸！你躲在铜墙铁壁内，俺也要取你性命，如今不过依仗这点点芦苇，待要怎的！”吩咐举火，十余号兵船一齐答应，火箭如流星掣电价齐发。韦扬隐提着一面白旗，指东烧东，指西烧西，霎时间对岸一带芦苇齐着，李宗汤领第二队已出。韦扬隐船上一个号炮，第三队水军乡

勇飞出。韦扬隐旗向西指，第三队飞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。对岸烟焰障天，刮杂杂烈火怒发。李宗汤也燃起号炮，招动第四队陆军乡勇，随着第三队由西大港杀进去了。此时号炮响亮，旗带招动，各队都纷纷得令，第五队呐喊投东，截银鱼港放火，第六队随着第五队登银鱼岸去了。号炮又响，第七队投西，杀入西小港，第八队随着第七队去了。号炮再响，第九队投直西去抢斜港，第十队随着第九队去了。韦扬隐、李宗汤见各队俱动，便率第一队直取东港。李宗汤领第二队随进东港登岸，进东北烧陈家港。此时各港火势齐发，满泊通红。韦扬隐等一队进得东港，前面李家港已烧成白地，只见第六队早由银鱼港抄在前面接应，第五队已抄在桃花港口了。水上第一队、第五队，岸上第二队、第六队，从火光中雁行鱼贯而进，一齐会集陈家港口。后面第十一、十二两队，已分水陆两路，由东港口进来。一路旌旗浩渺，静荡荡不见一个贼兵，但见四边浓烟烈火，刮杂杂满泊怒发，陈家港已变成火坵。

那童猛、俞寿、毕喜在黄云西港，望见陈家港火起，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官军从东路杀进来了！”原来东港最是僻路，向东北一路左湾石曲进到陈家港，转湾向西，过来又是许多湾曲，方接着黄云东港。俞寿道：“怎么这条僻路被他寻着？”毕喜道：“官军若杀进黄云荡，我们全泊地利都失。为今之计，也等不得卢头领将令，快去截住黄云东港。”童猛道：“不妙，他若从陈家港分出五圣港，就不进这黄云荡，也好过闹鱼湾，抄我山寨。为今之计，还须得我去截住闹鱼湾方好。”说罢，便领三千水军赴闹鱼湾去。俞寿也领三千水军赴黄云东港去。一面差人飞报卢头领。这黄云西

港，只留毕喜一人领二千兵把守。不防这里西大港口，炮火连声，第十三队官军由头港杀进黄云西港也。此时岸上芦苇烧尽，头港一湾一曲无不显出。第十三队水军呐喊杀进，毕喜慌忙应敌。第十五队水军也到，两下喊斗。毕喜正在勉力相拒，不防岸上又飞出两队，正是第十四队、第十六队。岸上、水中一齐攻杀，贼兵大败，毕喜死于乱箭之下。

童威、归福、余禄在断头沟内，被三四两队堵住二港，冲杀不出。童猛在闹鱼湾，闻毕喜阵亡，大惊，急抽身转来，复截黄云西港。那边韦扬隐、李宗汤大队水陆军马，已由五圣港整渡闹鱼湾。童猛一手按不得两处，叫苦不迭。忽见俞寿奔来道：“黄云东港被官军挑土塞断，小人想他既塞断港口，自己亦必不过来，这一路不必防了，所以抽军转来。”童猛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快替我堵截这里西港。我仍去黄云北口，杀出闹鱼湾，截击官军。”俞寿领诺。童猛便领兵赴闹鱼湾，方到得黄云北口，叫一声苦，原来第十八队官军也到了，夹两岸枪炮矢石齐下。童猛即忙退转，又叫声苦，原来第十七队官军决开黄云西港土堤，杀进黄云荡也，正邀住了童猛。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杀尽，童猛回转头，单身冲冒矢石，仍出黄云北口，抢闹鱼湾。正撞着李宗汤，迎住战斗。不数合，李宗汤刀起，斩童猛于水中。韦扬隐已进了十字渡。这里黄云西港枪炮动地，呐喊震天，须臾间，一队战船杀进黄云荡，风飘旗号，正是第十九队官军。那俞寿并三千水军，都了结在笋尖港口。第二十队也由笋尖港登岸，进黄云荡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六、第十七、第十八、第十九、第二十，共十六队水陆军马，都陆续向闹

鱼湾进发。此时黄云荡以外，一片茫茫新烧白地，大港、小港、长港、断港一一清出，一望都是官军旗号。第二十三队、第二十四队守住东港内陈家港，第二十五队、第二十六队守住西大港内二港、分叉港，第二十七队、第二十八队已陆续进东港口，第二十九队、第三十队也衔接进了西大港。其余诸队亦纷纷拨动。黄云荡外，贼人已尽。李宗汤也到了十字渡。

正值卢俊义率领徐宁、燕青、燕顺、郑天寿四万人马，在十字渡，与韦扬隐大队兵马，就水上交锋大战，崩雷骇电，震海翻江，一片喊杀之声，天摇地动。李宗汤兵到，就岸上枪炮助战。但见洪涛中，两边战船摆列，旗帜飞扬，枪炮矢石织梭，船来往喊呼不绝。岸上李宗汤督率大队陆军，一片大炮、鸟枪、佛狼机、子母炮，乒乒乓乓，卷着浓烟黑雾，齐向战船轰打。足足战了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负。火器已尽，长枪接战。韦扬隐挺枪在船头，与卢俊义切近厮杀。徐宁挥两路水军杀出，乃是罗富、彭贵。原来这二人是守闹鱼湾的，官军进湾时，兵势浩大，将他冲退，所以在徐宁队里。当时领着水军，直抄在官军前面夹击，十分勇锐。韦扬隐左旁飞出第十一队队长，乃是曹州府左标提辖，邀住罗富；右旁飞出第十三队队长，乃是曹州府右标提辖，邀住彭贵，各各奋勇大斗。李宗汤正在岸上督战，忽见了罗富，便挂了刀，抽弓搭箭，飏的射去，喝一声着，罗富贯项而倒。贼人皆惊。卢俊义蓦然记起李宗汤弓箭利害，不觉一个寒噤，险些被韦扬隐一枪刺着。燕青大惊，急来相助。贼兵早已大乱，卢俊义连忙押齐各船，不许乱伍，徐徐向后而退。

韦扬隐正待追逐，只听得背后朴通通九个号炮。韦扬隐

晓得本官令到，便领所属水军，呐喊一声，进左边藏龙港，杀向天王渡、长枪埠去了。背后一队大军杀到，坐船上一枝大纛，写着“钦加总管衔曹州府正堂徐”十一个大字，正是第二十一队曹州府中营水路官军。飞起一个号炮，李宗汤率领所属陆军，呐喊一声，向右边伏雷港，沿岸进去。徐宁大惊，忙教彭贵领三十号战船去追截。李宗汤大怒，率众在岸上尽力打击。李宗汤霍的跳到彭贵船上，一刀砍彭贵于水中。官兵一齐登船，杀尽贼兵，就把那船搭作浮桥，渡到对岸小王港，填塞蘑菇港，杀向大刀坪去了。卢俊义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忙令燕顺领八千人去堵御长枪埠，郑天寿领八千人去堵御大刀坪。二人领令，分头而去。

卢俊义对众人道：“这里既是这徐官儿亲到，我与众兄弟协力进去擒他来。好在他两员勇将自己遣开了，这个机会是天与我。”众人一齐答应，呐喊追去。只见对面官军掌起号筒，纷纷退后，贼军奋呼前追。岸上一个号炮，第二十二队官军一字排齐，枪炮齐下，卢俊义忙收住了前军。只见官军一声号炮，第三十一队水军杀出，贼军慌忙迎敌，第三十三队水军也到。两队官军，一齐迎战。忽听阵后鸣金，两队都退了。卢俊义又率众追进，只见左岸排列第三十二队，右岸排列第三十四队，枪炮一齐卷下。原来卢俊义人马虽多，俱已战乏，怎当这几队生力军。当时策众努力前攻，忽水上又杀到第三十五队，岸上又杀到第三十六队，卢俊义失惊道：“这官儿人马共三十六队，此地不见到齐，莫非是留着几队去抢我别路也？”说未了，忽报燕顺已大败也。

原来韦扬隐到了长枪埠，迎着燕顺厮杀。这燕顺本敌不过韦扬隐，正在死命相争，不防二十七、二十八两队兵马，

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，领着二十三、二十四两队，上东滩头，抄转背后。韦扬隐领众登岸，奋勇前杀，前后夹攻，是以燕顺大败。卢俊义闻报大惊，惊犹未了，忽报郑天寿又大败也。

原来郑天寿截大刀坪，正悉力对付李宗汤，忽得燕顺败信，军心大乱。李宗汤乘势掩杀，是以郑天寿又大败。卢俊义、徐宁、燕青一齐大惊，率众急忙退回。徐槐策众军追上，连环枪卷进。卢俊义等逃到金沙渡，纷纷弃舟登岸。徐槐兵马已夺岸杀上，直杀得贼兵尸横遍野。卢俊义、徐宁、燕青率领败残人马，会着燕顺、郑天寿，逃回山寨去了。

徐槐大队登岸，韦扬隐、李宗汤都来率众献功。徐槐传令安营立寨，只见第七队、第八队自西小港到来；第九队、第十队自斜港到来。那第八队的队长提着秋安首级献上，禀称：“小将奉令抄西小港，遇着贼人当路。小将一面放火烧珊瑚港，一面乱箭射贼。这秋安用青狐皮挡箭，吃小将一箭射透狐皮，贯脑而死，因此取得首级。”第七队的队长捧上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献上，禀称：“小将杀入珊瑚港时，贼人从水中扳船，小将喝令众军乱刀砍去，因此砍得许多手指。”第九队的队长提着一条人手臂献上，禀称：“小将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，正欲登岸，不防水里伸出一手来扯小将左腿，小将急抽刀砍下，因此砍得一臂。”第十队的队长提着单康首级献上，禀称：“小将率众登岸，遇这单康在岸上提着一个锄头，十分凶猛。这边军汉，吃他一锄头一个，打死了七个，众人都怕。经小将督领众人一齐上前，乱枪搠死，因此取得首级。”众军士亦各有首级献上。徐槐一一慰劳记功。只见第二十五队、第二十六队、第二十九队、第三

十队的队长，共差人来飞禀道：“小将等守扼二港、分叉港，斩贼无数。惟贼将童威，委实凶猛，又有归福、余禄为羽翼，小将进逼断头沟，该贼将潜入水中。小将等在岸上水口团团围住，驱水军入水擒捉，均被杀死。现在无人敢入，只得将断头沟外水口拥土守定，深恐该贼逃走，请令定夺。”徐槐听了，问：“谁去斩这贼来？”韦扬隐道：“小将愿去。”徐槐许可。

韦扬隐便飞也似到了断头沟，先看了一看情形，便吩咐戽水。众军答应，一齐车戽。须臾水干贼现，童威、归福、余禄一齐大惊。原来人怕虎，虎怕人。当时童威潜躲水中，本是惧怕官军；今吃官军戽水觅出，无从回避，只得大呼杀出。韦扬隐挺枪迎住，大斗七八合。韦扬隐长枪卷舞，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敌，一个破绽，吃韦扬隐一枪刺腹而死。归福大惊，退入泥中，众水军一齐上前搠死。余禄逃向西岸，吃西岸上第二十六队、第三十队两队的队长邀住战斗，不上六七合，两矛并下而死。韦扬隐收聚四队人马，齐回金沙渡，到徐槐前献功，徐槐大喜。

当时水泊尽行夺得，三十六队人马齐到金沙滩北岸，按队列寨，次序严明，齐候徐槐号令。徐槐检点军士，连死带伤共计不上千名，计斩贼人首级得八千余颗，生擒四千余名，夺器械、船只、马匹不计其数，大获全胜。众人甚喜。徐槐吩咐众军造饭饱餐，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报捷。这里便与韦扬隐、李宗汤议攻山寨，韦扬隐道：“我军新得胜仗，锐气正旺，不如乘此大队进剿。”徐槐道：“甚是。但我按此地图，梁山头关峻险异常，尚须想一善攻之策。”李宗汤道：“他那半山上下断金亭子，地当四山道路之交，我先

用全军占住了他，以便四面策应。”徐槐道：“亦是。但本帅得一计在此。当时初临郢城，一见那须知册内地图，便早定这主见；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图，此计愈决。”李宗汤、韦扬隐齐问何计，徐槐道：“我按地图，此处有一条坎离谷，进通梁山内地。但一路乱峰怪石，上无跬步可容；叠莽丛榛，下无只身可过。贼不能守，而我亦不能入。我曾将此地形，问过那几个贼囚，据他们供称：这坎离谷谷上一无守兵，惟内面北口，却有一支军马屯守。众口一词，谅必不错。我想此路既不可入，何必内守？现在他既内守，必有可攻之道。不过攻法极难，然大丈夫为其难者。”说到此际，韦扬隐眉飞目舞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待小将去探看一遭，再定计议。”徐槐许可。

韦扬隐奉了将令，带了十几个伴当、各色登山行头，到那坎离谷去。在山脚下阅视一转，果然峻峰峭壁，怪石嵯峨，无路可登。韦扬隐看了半晌，但见半壁已上枯松倒挂，藤萝纠蕴而已。韦扬隐忽吩咐取一把钩镰枪来，伴当献上钩镰枪，又吩咐取条长绳系在枪底。韦扬隐便把那枪，向半壁里直标上去。只见那枝枪冲上四十余丈，枪钩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。众人无不称奇。韦扬隐便叫伴当内一个身躯轻小的，缘绳先上。那个伴当上了半壁，便将那枪钩拔出了松根。下面众人便将一条巨绳系在绳端，那半壁上的伴当便收上这根巨绳，把那巨绳紧紧的吊在松树上。韦扬隐便同众人一齐缘绳面上。上了半壁，或缘藤，或系绳，顷刻到了山顶。韦扬隐一见道：“唔！我道甚么奇险，你们不看这一片绿茸茸芳草地，屯着二三千军马也不见得挨挤，怎么说跬步不容？可笑这班贼人，久居此山，未曾探到此处也。”使命

众人向前寻下山的路，只见暮色苍苍，浓雾已起。众伴当禀称：“天色已晚，昏暗难辨，不如明日再来。”韦扬隐道：“也是。”便与众人转来，重复缘绳下山，径到大营来，将这番情形，禀报徐槐。

徐槐甚喜，当晚传令，把军马分为九队。所有水军共计三万五千余人：曹州府水军一万余人为一队，守水泊南面；菏泽、曹县、城武、定陶四县共七千余人为一队，守水泊东面；郛城、单县、钜野三县及满家营共一万五千余人为一队，守水泊西面。这后军三队，守住水泊，以防贼人乘间偷袭。又教他一面相机填港筑堤。计陆军队内，郛城县九千余人，每三千余人为一队：中队乃是郛城中营官军，带南北村乡勇各一千名；左队乃是郛城左营官军，兼北村乡勇；右队乃是郛城右营官军，带南村乡勇，交韦扬隐、李宗汤二将率领。曹州府陆军一万余人为一队；菏泽、曹县、定陶三县陆军共五千余人为一队；城武、单县、钜野三县及满家营陆军共七千余人为一队：这三队徐槐亲自率领。陆军六队，都屯在金沙岸上。所有起先三十六队旗号，尽插在曹州队内。众人遵令。

次日黎明，徐槐教韦扬隐仍去探看坎离谷那面下山之路。只见李宗汤躬身道：“这番何不委小将前去？”徐槐道：“也可。”便命李宗汤前去。李宗汤领了十数名伴当，直到坎离谷，缘绳而上，到了山顶，便四边寻觅下山之路。望下去尽是悬崖陡壁，无路可下，又无些毫树根可坠绳索。李宗汤转辗寻觅，数内伴当寻着一个洞口，便道：“这洞不知通不通下面的。”李宗汤看时，只见一座危崖，下放着四五顶桌面大小的一个大洞，里面黑沉沉，其深无底。李宗汤道：

“休管他通不通下面，且寻将下去。”众人依命，敲火秉炬而入。里面曲曲折折，转了好几个湾，忽然一派亮光透入，众人叫声惭愧，果然通下面的。李宗汤一看，却又是悬崖陡壁。众人道：“无路可下怎好？”李宗汤细看道：“兀的的不是一条石梁！”便命众人系了一条巨索，李宗汤与众人缘绳而下。到了平地，李宗汤定睛细看，道：“呀，这里原来就是图中所画的幽洞天！”只见远远地一带旌旗，乃是关内夹道摆列之兵；又回头望见远远一队旌旗，乃是坎离谷北口守备之兵。众人都个个心骇色变。李宗汤面不改色，按着佩刀闲闲地四边观看，将四周路径阔狭转折，两旁有无陂塘泥淖，一一细看，一一紧记，却撞不见一个贼人。

李宗汤将情形看得十分仔细，便与众人缘绳而上，转落山头，直回大营，报知徐槐。徐槐大喜道：“仗二位将军探得此路，今番破关必矣。那厮只防我从谷下入，不防我从谷上进也。我看地图内，从幽洞天通关内夹道最易。韦将军可将郢城左右两队，从此路下去，多带枪炮火药，轰击那厮夹道后面。”韦扬隐领令。徐槐又道：“李将军可将郢城中队，也从此路下去，多带火箭芦荻，截守那厮夹道中路，见有营房粮草，即便放火。”李宗汤领令。徐槐又道：“二位将军可检点本部人马，有昨夜力战困乏的，拣出另为一队，就教他在那山上举火呐喊，以疑乱贼人。这是安耽差使，留与他们疲乏的做罢。”二将应诺。徐槐便传众将进帐，告以袭关之计，并道：“一俟韦李二将得手，仰诸位将军率领曹州、荷泽等三队，努力攻关。”只见众都监都凛然变色，一齐跪禀道：“此计太险。两位勇将一齐深陷重地，恐非所宜，望主帅三思。”徐槐笑道：“诸位将军休怕。凡用兵之道，有

者求之，无者求之；虚者责之，实者责之。今幽洞天下情形，既已虚隙可乘，更兼吴用病困新泰未归，山寨贼内无人，不乘此出奇制胜，迁延坐悞，后悔无及矣。”只见韦扬隐、李宗汤一齐开言道：“主帅若要攻关，还是叫颜树德来。斩关夺隘，断非此人不可。”徐槐道：“正是。”便传令飞速到郛城召颜树德来。这里安排兵马，只等颜树德一到便要攻关。

且说卢俊义从金沙渡败回，众人都面面相觑道：“水泊被他夺占了怎好？”卢俊义道：“快点兵严守关口再说。”便点起三万人马守住头关。一面对戴宗说道：“戴兄弟，这番只好快去泰安，请公明哥哥回来也。”戴宗应命，作起神行法，从山旁小路出去，飞速到泰安去了。这里众头领抖擞精神，把住头关。卢俊义又传令，教后山李应等严紧把守，休教失利。李应等闻知水泊已失，也惊得呆了。这边卢俊义及众头领端的吓得把卵立在肩头，紧紧保守头关，那里还敢放松。只见官军两日不见动静，卢俊义心中十分狐疑，不知这徐官儿又有甚么法儿来制度他，却又没处捉摸。猛想起吴军师置兵守坎离谷口之举，当时颇笑其迂，今日想起，莫非认真此路不可疏虞。便传飭坎离谷北口兵丁当心防备，又加派一千名精兵协同相助。这关上卢俊义及众头领，轮替巡绰，昼夜络绎不绝，只是不见官军动静。不知徐槐只等颜树德到来，便要举事。

次日，颜树德到了军中，徐槐与他说了攻关之事，树德大喜。徐槐吩咐待夜分举行，所以本日又按兵不动。直待申牌时分，韦扬隐、李宗汤率郛城部众陆续动身。徐槐也传令拔营齐进，三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，曹州府、菏泽县、曹县、

定陶县、城武县、单县、钜野县、满家营兵马，按队而出，颜树德倒提大砍刀，勒马在前，徐徐前进。卢俊义在关上，望见官军队里，三十六队旗号历历分明。卢俊义道：“那厮原来养了三日气力，用全队前来攻关也，众兄弟与我努力守关。”又将头关内兵丁尽点上关，枪炮矢石摆得密麻也似，严紧守住。只见官军已到半山，摆列队伍，明整旗号，只是踌躇不进。卢俊义那敢疏忽，只是提心督率严守。看看时已傍晚，官军只是按队不动，卢俊义心中越慌，眼不落放的照顾四面。到了三更时分，瞥见坎离谷上火把乱明，声声呐喊，大惊道：“敌兵果然杀进坎离谷也！”忙传令教谷口兵丁当心备御。说未了，只听得关内枪炮之声，乒乒乓乓，一片震天动地价响亮，人声乱喊，粮房营房，一齐大火怒发。关外官军一声号炮，潮涌般杀上关来，火把丛中，颜树德一手提刀，一手高擎着那“钦加总管衔曹州府正堂徐”的一枝大灯龕，已由云梯奔上关也。官军、乡勇见大龕登城，便一齐呐喊奔上。两边山上贼兵见了，急放礮石滚木，官军、乡勇吃打坏了许多。怎当得颜树德奋勇倡先，正是一夫善射，百夫决拾，都个个拼死忘身，一齐登关。

关上徐宁、燕青、燕顺、郑天寿还想抵御，卢俊义忙叫：“不必了，快回去保二关要紧！”说罢，急与四人逃下关门，向夹道直奔二关。不料两旁乱箭齐发，李宗汤横刀迎住。五人拼命死并，卢俊义奋力架住李宗汤，那四人并力冲开官军逃走，卢俊义也抽身飞奔。只听得四边枪炮动地，呐喊震天，前面韦扬隐已在攻击二关也。卢俊义等五人拼命冲入，韦扬隐转身邀住大斗。卢俊义等如何敢战，架住韦扬隐，一抹地逃入二关，疾忙登关守备。外面徐槐大队尽入头

关。

天色未明，头关已破。徐槐在头关，收集关内、关外并坎离谷上人马，大奏凯歌。众将兵丁都纷纷上来献功，斩首一万三千余级，擒获五千余名，三军欢呼动地。徐槐传令就关内安营立寨，一面记功录簿。天已大明，徐槐吩咐叠起文书，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各路报捷。这场大功业，端的惊动了山东、河北，无不闻名。这里徐槐吩咐三军休养数日，再议攻取二关之策。

那卢俊义逃入二关，骇得目瞪口呆道：“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这官儿真有神出鬼没之机，这枝兵从那里杀进的？”众人都面面相觑，不能做声。卢俊义道：“今日头关已破，只有力守二关，等待公明哥哥回来，再定计议。更须得请军师同来方好。”众人都慌急无计，只得打起精神，点兵守住二关。

且说宋江在泰安，自闻知秦明阵亡之后，识得徐槐利害，本是日夜挂心。这日忽见戴宗奔来，报称水泊已被徐槐夺去，还未知失头关之事，宋江早已惊得一身冷汗，瞪着只眼道：“怎么，怎么，怎么？”戴宗道：“卢兄长说，快请兄长回去计议。”宋江定了定神，看着天叹一口气，便教传令到新泰，请公孙胜、鲁智深、武松、樊瑞、项充、李逵前来保守泰安。即日起身，改扮了轻衣小帽，同戴宗飞速奔回山寨。回到寨时，小路进山。卢俊义等迎入，伏地请罪，方知头关失陷之事，宋江惊得跌倒在地。众人急前扶起，宋江定神片晌，向众人细问了一番情由，便道：“甚么官儿，竟有如此利害？现在吴军师病体新愈，正商议攻取蒙阴，不料这里弄出如此心腹大患，我看没奈何，只得烦戴兄弟飞速去请

他来，退了这里，方好再议别事。”众人称是。当时便命戴宗飞速赴新泰去请吴用回来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足智多谋军师，终作瓮中之鳖；称忠道义头领，竟成油里之鳅。不知吴用回寨时事情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二回 吴用智御郛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

却说上年冬季，吴用因病困在新泰城内，得安道全医治，渐有转机。适接到山寨中徐槐临训之信，彼时吴用神识尚昏，此话传入耳中，倒也不十分着急，只说些不怕他，不关紧要的话；又说些必须防备，不可大意的话。到了次日，却早已忘了。安道全议方进药，吴用渐渐神识清了，恰又接到秦明阵亡之信。安道全一听见，忙出来关会众人道：“此信千万不可嚷入军师耳中了。军师心疾暂得平安，若一闻此报，忧惊齐至，神明再被扰乱，为害不小。”众人称是。大家约会了，瞒得实腾腾地。一面安道全赶紧处方调理，吴用无事扰心，倒也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，所以服药帖帖得益。众人倒替他日夜提心，深恐又有甚么警报，扰乱了他的心思。且喜连冬过春，徐槐一边久无消息，更喜云陈两处亦无动静，一路顺风，无些毫打叉之事，以是吴用渐渐向愈。安道全已开了一张补心养神的方，说道：“此方即有加减，亦不过一二味而已。服此方三十剂，可以全愈。”众人皆喜。不料骤然起了一桩大打叉的事，你道是甚事？

原来安道全系好色之徒，肾元素亏，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冰，受了寒气。《内经》云：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。”又云：“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温。”安道全既不藏精，而又伤于寒，寒邪乘虚袭入少阴，深藏不出，日久蕴酿成热，至春时

少阳气升，再经外感一召，内邪勃发。那日安道全诊视吴用毕，出来觉得有些困倦，便上床去躺了一躺。天晚起来，觉得身子发热。次日便口渴咽痛，神思不清。众人忙来问候。安道全提心诊了自己的脉，便道：“不好了，此名春温症，来势不轻。”众人都担起忧来。安道全自己开了一张药方，众人看时，乃是薄荷、杏仁、桔梗、枳壳、淡豆豉、牛蒡子之类，方味极轻，众人不解。当日，安道全还扶病出来，到吴用房里诊视吴用，说道：“原方不必改易，仍可守服。”吴用劝安先生归房养息。安道全退出，到了自己卧房，上床便睡。侍从人将他自己开的药方配药煎好，与他吃了。

当夜无话，第三日病方渐渐沉重，觉得指头蠕蠕微动，眩晕惊悸，腰膝痿软，齿燥唇焦，口渴不解。安道全道：“不好了，此肾虚亡阴，将成痉厥之候也。”此时已起床不得，便叫旁人书方，用生地黄、麦门冬、元参、知母、炙甘草、龟板、鳖甲。众人都进来看望，看那药方分两太重，又不解其故，只是问候数语而已。安道全道：“小可贱恙，竟大是险症。可惜两个小妾都远在山寨中，此处无贴身服侍之人。”原来安道全这两妾都有羞花闭月之貌，是山寨中抢掳来的，当时安道全看得中意，向宋公明讨了来，此时病急，还记挂这两个宝贝。众人都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今日便差人到山寨去迎取两位如嫂夫人来。”道全点首，众人退出。是日吴用守服安道全原方，闻知安道全病重，也兀自记挂，亲自扶病出来，探看安道全一次。

安道全上午服了药，至下午病势不少衰。安道全便吩咐用熟地黄、生地黄、芍药、石斛、麦门冬、五味子、元参、阿胶、炙甘草，其生、熟地分两竟用出二三两以外。众人看

了，尽皆骇然，道：“怎么外感症，好吃这种大补药？算来快刀不削自己的柄，一准是他昏了，开错的，须接位高明先生来评评看。”须臾请到泰安城内一位极行时的先生，叫做过仙桥，前来诊视。众人求他直言。那过先生诊了安道全的病，出来看了安道全的方儿，拍案道：“安先生悞矣！此症内外邪气充塞，岂可服此滋腻收敛之药？此药如果下咽，必然内陷。他起初这张方原是不差，不知何故忽然更改。”说罢，便就他起初的原方，加了柴胡、葛根、钩藤、黄芩、连翘，并批了几句慎防内陷痙厥等语，用了茶，拱手升舆而去。

安道全索看那医之方，便道：“杀我者，必此人也！众位休睬他，只顾煎了我那个方药来。”众人诺诺而出，主见难定。吴用亦踌躇无计。只见旁边一个小厮禀道：“此地东门头大王庙大王菩萨，最为灵验。庙内设有药签，何不去求帖神药来吃？”花荣喝道：“你省得甚么，却来多嘴！”吴用道：“也是。但我想天道远，人道近。药签不必求，可将那过先生与安先生的药方写了阄儿，就神前拈卜罢了。”众人依言，即忙做了两阄，备副香烛，花荣亲去，到了大王庙里，拜祷拈阄。也是梁山一班魔君业缘将尽，理当收伏，安道全本在地煞数内，如何免得，当时偏偏拈着那过先生的方。

花荣转来，众人主见遂定，也不去问安道全，便将那过先生的方配药煎了。时已掌灯，安道全病势大重，已催药好几次。众人忙将那药煎好，递进去。原来那两张方气味截然不同，安道全上嘴呷了一口，便叫苦道：“你们果听那庸医之言来杀我也！”推开药盏，叫：“快煎我那方剂救我！恐

怕不及了！”语言也觉蹇涩。众人听此言语，急迫无计，便将他方剂减取三分之一，说道：“且试试看。如不错，明日依他原剂不迟。”岂知时不待人，当夜煎好与他服了，到了天明，安道全已舌卷囊缩，四肢抽搐，不能言语。急请了过先生并几位名医齐来诊视，吃药不瞒郎中，竟将昨夜安道全不肯服过先生的药，先服自己的药等话说了。过先生道：“果然补坏，内陷了，我说何如？”当时众人共议了一张药方，无非羚羊、犀角、柴胡、钩藤之属，灌了一剂，全然无效。吴用此时虽守服安道全原方，然因安道全病危，心中连日着急，也觉得病重了些。那安道全竟不言不语的卧了一日。

次日众医竟至，过先生已辞不开方。还有几个不知死活的，在那里开方议药，所有药味也记他不得这许多。不上三日，竟把一个神圣工巧的地灵星神医安道全送入黄泉。当时盛殓好了，送回山寨。

吴用的病，正是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骤然失却良医，莫能措手，不免也请那班过先生之流来酌议方药。可怜那班先生，还不敢十分改易安道全的原方，不过略略增减了几味，吴用服下，便觉乖张。众人都惶急起来，吴用道：“我想安先生病急时会说，此方可以守服。如今安先生已故，又无人能增减，只好老守他这张方吃过去。”众人称是。吴用仍服安道全原方，日复一日，不必细表。

吴用觉得精神复旧，这日正在商议攻取之策，忽报宋江差人来请公孙胜、鲁达、武松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同守泰安，并报知徐槐攻入水泊之信。吴用大惊道：“这话从何而来？”公孙胜便将上年冬季，徐槐亲到水泊，又导龙冈交

锋，秦明阵亡等话说了，并道：“那年因军师贵恙沉重，所以私瞒。”吴用道：“原来先有此一事，当初何不早为防备？”花荣道：“那时小弟一闻此信，便禀知公明哥哥，知会卢兄长，饬嘉祥、濮州来攻郓城。那时因寒冻开兵不得，今已春暖，他们不知为何按兵不动。”说至此时，吴用凛然变色道：“濮州可动，嘉祥万不可动。缘刘广在兖州虎视眈眈，倘呼延兄弟偶一离开，必遭毒手。就是濮州林兄弟进兵，也须相机施行，不可鲁莽，我料这徐官儿必有防备。只是现在水泊已失，大非所宜。但愿保得头关，方可无事。公孙兄弟此去，便将我这番言语，致意公明哥哥为妙。如今我病体新愈，难以道途跋涉，这徐官儿未必一时退得。俟数日后，我稍可行动，即便拔步而来。”公孙胜应诺，即辞了吴用诸人，领鲁达、武松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赴泰安去了。吴用对花荣道：“不料又遭了意外之虞，看来此处剪除云陈之举，只好暂搁一搁起。我歇数日，必须亲往。”花荣道：“我们山寨头关，地形峻险，料想那徐官儿未必一时破得。他不得头关，也不能常守水泊。”吴用道：“贤弟之见固是，然我终心内记挂得紧，必须亲去走遭。”二人因此时时忧虑。

不数日，忽报戴院长到。吴用大惊，急问戴宗：“甚么急务？”戴宗报称头关已失，并具言：“官兵从坎离谷上面杀入，以致失利。现在公明哥哥急遽无计，速请军师回山，商议退敌之策。”吴用惊得几乎跌倒，众人尽皆失色。吴用道：“这官儿真有神出鬼没之奇！这坎离谷上，乱峰怪石，跬步不容，他却如何进来？现在事已如此，我只得速去也。”花荣便命欧鹏点五千兵护送。吴用忙叫：“不可，不

可！此去路过兖州，刘广在彼，我虽有五千名兵，如何敌得，却反打草惊蛇。我想不如青衣小帽，同戴院长偷渡过去为稳。”花荣道：“军师贵体新痊，岂可如此奔劳？”吴用道：“也说得。”便教侍从人打起包袱，众人送行，尽皆凄咽无色。吴用对花荣道：“花兄弟善守新泰，并知会泰安公孙兄弟、莱芜朱兄弟，三处联络把守，千万不可失利。我回去退了这徐官儿再来。”说罢，与众人别了，同戴宗拔步上路。不说花荣等送别吴用，自回新泰，与公孙胜、朱武联络保守。

且说吴用同了戴宗回山，一路晓行夜宿，不日到了兖州地界。时已昏黑，寻个客店安身。不防刘广早已料他要来，十余日前已差苟桓在境上严行查察。这日吴用方到境上，苟桓早已访着，便飭兵径直到店中来拿吴用。幸亏吴用机警，早一时先已觉得，忙与戴宗拴上甲马，星夜皇遽遁逃，神行法快，苟桓追不着而返。

吴用、戴宗一口气奔驰，脚不暂停，一日一夜逃出兖州西境。吴用已觉得喘乏眩晕，缓缓地到得梁山，只见前面水泊尽筑了堤岸土阡，一带旌旗戈甲，严紧守备。吴用叫苦道：“他这意，分明要永远和我厮并也。”便绕转梁山东面，寻入山的路。戴宗叫苦道：“方才小弟出来，是走这条路的，此刻又被他用兵堵住了，我们归去不得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后山何如？”戴宗道：“后山有镇抚将军兵马堵住，难以进出。”吴用道：“在水泊以外否？”戴宗道：“在却在水泊以外。”吴用道：“这却不妨事。这路兵马，一准是徐官儿邀他来虚张声势的，我可以设法偷渡进去。”当时吴用、戴宗从东泊曲曲湾湾，左回右避，渡到后山，果然不被官兵

所觉，直到后关。关上李应见了吴用，急忙开门迎入，一面差人报知宋江。宋江闻吴用到了，急忙迎见。宋江、卢俊义一齐诉说徐槐利害：“此刻他将头关上筑了土_闾，悉力攻我二关。他手下三员勇将，骁勇异常，无人近得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且守住了二关再说。小弟走了这番急路，兀自有些头眩心悸。”说未完，宋江忙道：“我正忘了，军师贵体何如？”吴用道：“旬日前贱躯竟已精神复旧，叵耐此番回来，兖州境上吃刘广那厮搜根剔齿价寻来，不是小弟先机逃走，性命几伤他手。现因与戴院长连走了两夜一日，兀自疲乏得紧，打熬不得了。”宋江及众头领听了，都咬牙切齿的忿怒起来，道：“誓必生擒这厮们来碎割，出口恶气！”宋江道：“既如此，军师且请安睡养息，改日再议。”吴用便进房去睡了。宋江、卢俊义及众头领登二关守备。

且说徐槐自渡过水泊，攻破头关之后，贺太平本章奏入，天子大悦，便加徐槐壮武将军衔，特赐紫罗伞盖，金爵玉带；李宗汤、韦扬隐、任森、颜树德均加都监衔。张叔夜又奏：徐槐此番深入梁山，窃恐兵力不足，请敕山东镇抚将军酌拨全省兵马前去协助，并敕山东安抚使酌拨钱粮。天子准奏，便传旨往山东去。徐槐奉旨谢恩，感激奋勉，不等各路兵马到来，便与韦扬隐、李宗汤安派人马，将军分为二队，韦扬隐、李宗汤分领了兵，轮替攻打二关，昼夜不息。颜树德兼领二队先锋，勇锐冲突。宋江、卢俊义饬众人死命把守，那里还敢松手。只等吴用养息好了，商议退敌之策。

吴用却足足卧病了三日。幸亏安道全原方将根本培足了，所以不致败坏。三日之后，渐渐养转，便请宋江到床前来议军务。宋江到了床前，先问候了几句。吴用便开言问

道：“坎离谷上官兵，到底怎样杀进的？”宋江道：“我前日方才探得，那厮实从幽洞天悬绳而下。”吴用变色道：“这里原来有如此老大破绽，我当初兀是防到谷下，却不防到这谷上也。兄长快派精细头目四面巡察，现在二关内并四面隘道山谷，再有没有这样漏洞？”宋江道：“卢兄弟已巡察过一遍，小弟回山时也巡察了一遍，却没有甚么漏洞看得出。”吴用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宁可再寻寻看，倘或有之，不惟我可预防，并且乘那厮不知，就可从此处出奇制胜。”宋江称是，便转令帐下各头目仍去分头巡看。吴用又道：“兄长，你后山如许防堵重兵设他做甚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，你不看见后山现有镇抚将军兵马十万压境立阵，此处岂可疏虞？”吴用笑道：“十万便如此怕他，若百万压境待怎地？兄长可晓得，镇抚将军张继有甚伎俩，这枝兵马怕不是这徐官儿邀他来虚张声势，牵制我们的？我们用重兵把守，岂不是正受其欺？”宋江恍然悟道：“军师真是高见，如今依军师调度将如何？”吴用道：“他既虚张声势，我亦何妨虚作备御。如今前面既如此紧急，我们且丢开后面假局，尽倾寨内之兵对付前面。这徐官儿一面要正觑我山寨，又要兼顾嘉祥、濮州，我料他兵力必然不足。如今我以全寨之力对付他，何患不胜！”宋江喜道：“得军师此策，吾无忧矣。军师且请安息，我去如法调度。”说罢，便出厅传令，教后泊旱寨、水寨各各虚插旌旗，只留少许兵丁把守，这里将寨内所有兵将，尽数点齐，杀向二关。

徐槐正在攻关。宋江传令，开关杀出，韦扬隐、李宗汤督兵奋勇迎战。徐槐见贼兵势大，便传令先约后队，退入头关。宋江督率众头领，与韦李二人拼命大战。徐槐传令，教

韦李二人左右呼应，徐徐退回头关。宋江领众紧紧逼上，韦李二人领兵先后按队进了头关土_闾。宋江兵马直逼上_闾，那土_闾上枪炮矢石，已密麻也似守住。宋江大怒，顾众兄弟道：“我兵马四倍于他，若三日之内破不得这土_闾，我宋江也无颜立于山寨了。”众兄弟受这番激动的话，端的督率众兵，舍死忘生，亲冒矢石，攻打土_闾。攻到第二日，忽报后山水泊各港火发，官兵已杀入水寨。宋江大惊。

原来徐槐数日前探知吴用回寨，便差人到郛城，教徐青娘与汪恭人商议。汪恭人道：“不妨。吴用虽然多智，并不是上界天神，令叔但当心抵御，尽够敌得，未见定是他胜我败。只有一着，山后镇抚兵马本是虚张声势，他既来了，必然料破此计；被他料破，他必倾寨而来。那时令叔寡不敌众，却是老大费手了。”青娘沉吟道：“他既料我那面是假，必然不设防备，我何妨叫他弄假成真！”汪恭人笑道：“我也这样想。那贾夫人才智超群，他的兵马训练有方，尽可用得。那年金成英突起草野，只借他八千名兵，便能迅扫强敌，成效彰彰可睹。如今我便屈他亲身下场，显点手段，有何不可。”青娘听了甚喜，道：“既如此，烦恭人作速写起书札，我回署去即将梁山后面舆图携来，一并寄去，以便贾夫人相势进攻。”汪恭人称妙。青娘当即回署，取了梁山后面舆图，复到汪府来，汪恭人已将书信写好。当时看毕封好，即差人赍送到镇抚署内去，青娘辞别回署。

那贾夫人接到汪恭人书信，并梁山地图，暗想道：“此事却难，我从未亲临戎行，今日骤然用兵，我与将士不曾相习，深恐呼应不便。但此番系国家大事，我家世受皇恩，未有涓埃报答，今日汪恭人大义劝我，我怎好不去！”想了一

回，便与张继说了，请了令箭兵符，大摆镇抚将军仪仗，装束起行。不日到了营中，大小将士一齐接见。贾夫人升中军帐坐了，便先将皇朝恩德，现在情势，剴切宣谕了一番，众将齐听命。贾夫人按地图水泊各港道路，将战守兵丁一一派定。次日，传令一齐进攻，八万人马力势浩大，火攻水战，枪炮卷电般打进水泊。

吴用闻报大惊，急差人报与宋江道：“今番只好撤回军马，不然头关未得，后关先失了。”宋江便传令退兵。来人忙稟道：“军师尚有一言：退兵须要舒徐，切不可露出急遽之态。若吃那厮并力追来，深恐后关未保，二关又失了。”宋江依言，便将将军马分作数队，陆续退入二关。宋江一退入关，就即教卢俊义同了张清、燕青、张魁保守二关，自己带同李应、徐宁、燕顺、郑天寿，率领后半人马，同吴用飞速去策应后关。镇抚兵马已登北岸。吴用教宋江且守后关，待军心稍安，再定计议。守了一日，贾夫人探得宋江已到后关，便收兵退去了。徐槐已在那边力攻二关。宋江对吴用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吴用皱眉不语，半晌道：“且两边都坚守了，过几日再看机会。”宋江、吴用当日在后关看守了一日。次日教李应等当心防御，宋江便同吴用到二关。官兵力攻，贼兵力守，两下拒住。

且说林冲在濮州，上年冬季奉到卢俊义夹攻郛城之令，等到本年春暖，便差邓飞、马麟领兵一万二千名，偷渡魏河，袭击郛城。邓飞、马麟领令前去。到了魏河，邓飞与马麟商议，马麟领兵一半先渡魏河，邓飞在后策应。商议停当，马麟先渡。渡得河时，正想择地安营，忽听得对面截林山一个号炮飞入九天，四边林子内大炮、鸟枪、佛狼机、子

母炮，乒乒乓乓，潮涌般卷进来。马麟大惊，率众飞逃，却不见一个官兵追来。马麟大怒，重复杀转来。邓飞在对岸望见马麟兵败，大怒，领兵尽数渡河，与马麟合兵一处，只不见一个官兵。邓飞、马麟大怒，催兵杀进，三番冲突，都被林子内枪炮打退。贼兵死伤无数，锐气已坠，只得领兵渡河回去。方才过得一半，只听后面又是一个号炮，大队官兵杀来，贼兵此时已无心恋战。任森一马当先，挥众杀贼，南岸贼兵尽死，邓飞、马麟领着北岸败兵，逃回濮州去了。

任森派兵守住截林山，自己领百余骑到郛城报捷。徐青娘在署正与汪恭人接谈，忽接到任森报捷，汪恭人称贺道：“小姐以五千兵胜贼兵一万二千，真妙也。”任森道：“小将现在仍派那五千兵丁守截林山，深恐贼人经此一跌，盛怒而来，这边兵少，抵当不住，所以特来与恭人、小姐商议。”青娘未及开言，汪恭人道：“任将军所见甚是，今可速禀徐相公，调定陶、曹县兵马守住魏河，西连截林山兵马，东连水泊土_圍兵马，隔河与郛城、范县又相呼应，贼兵自不能飞渡也。”青娘笑道：“恭人全不顾嘉祥一面耶？真是大胆。”汪恭人亦笑。当时任森将魏河捷音，并汪恭人之议，报与徐槐。

徐槐闻报甚喜，答书慰任森，并教依汪恭人之议，安排各路。任森得信，便传徐知府令，檄调各路人马，安排去讫。忽报嘉祥贼兵杀来，任森差人往探，乃是韩滔、彭_玘领三千兵到来。任森报与汪徐二夫人，汪恭人道：“今番又有三千颗首级，请任将军建功也。”任森传令军士各处坚守。众将道：“濮州贼兵一万二千，主将尚欲迎战，今嘉祥贼兵只得三千，主将何故反要坚守？”任森道：“诸君未知其故。

濮州贼兵一万二千，其气甚锐，若不先破其锐气，使他全力逼近攻围，何时得解。今嘉祥贼兵只得三千，其气甚馁，必不能与我久持。我但坚守以俟其退，退而击之，必得大胜。今日不消得性急也。”众将皆称是，遵令各处严守，拒住贼兵。

原来呼延灼在嘉祥，本欲夹攻郛城，自接到宋江教他防备刘广，不可轻动之谕，便不敢兴兵。这日闻得徐槐杀入水泊，破了头关，林冲兵马又败，大为骇异，便集宣赞、郝思文、韩滔、彭玘商议，只得违了公明将令，发兵攻郛城。却又心下难决，只遣韩滔、彭玘带领三千名出去。那韩滔、彭玘攻郛城，攻了五日，官军坚守不出，毫无便宜。呼延灼见刘广一边毫无动静，便教宣赞、郝思文守嘉祥，自己领兵一万，去接应韩滔、彭玘。谁知那兖州的刘广，自闻徐槐攻梁山，又得徐溶夫转致牵制嘉祥之信，便教苟桓日日差人探听嘉祥信息。这日探得呼延灼大队出境，刘广便与苟桓、刘麒、刘麟点起兵马四万，即刻起身攻击嘉祥，一日即到城下。呼延灼闻报大惊，即忙转来，与刘广兵马遇着。刘广、苟桓的兵马本是训练有素，呼延灼被他牵制奔劳，如何敌得。当时交锋一阵，贼兵大败。刘广等四人率众奋勇厮杀，斩获无数，大掌得胜鼓回兖州。韩滔、彭玘闻报大惊，忙抽军回救嘉祥。任森见了，便驱大队锐骑掩杀出来，韩滔、彭玘大败。任森挥军痛杀，杀得贼兵全军败覆，韩滔、彭玘领百数残骑逃回嘉祥。任森收集人马，仍与汪恭人、徐青娘商议守备之法，差人报捷于徐槐。

徐槐闻报大喜，便策众力攻二关。宋江、卢俊义同吴用费尽心机，协力守备。徐槐兵马在二关下毫不相让。自春历

夏，此攻彼守，相拒四月有余。中间彼此各有小胜小负，徐槐只是不退。此时徐槐已陆续收齐镇抚将军调拨的人马，又得贺安抚接运的钱粮，势力愈大，便将军马调作十余拨，匀派劳逸，轮替相代，竟将梁山四面合围。

宋江、吴用在围城中百计守御，十分焦急。宋江道：“这徐官儿兵势愈大，竟与我永远相持，怎好？此刻我寨内兵粮尚不见缺乏，但日久攻围不解，终属不妙。”吴用道：“不但此也，他三四月间还用力攻打，此刻他竟按兵四守，坐困我们，此其意不可测。我被四面合围，弄得一人进出不得，外面消息竟无从探听，如何是好？”宋江愁急万分，不上几时，头发白了许多茎数。吴用仍教头目喽罗们去寻四边的僻路。忽一头目禀称寻着一洞，在后关外，北山下。宋江、吴用皆喜，忙问恁样的。那头目道：“小人见这山下榛棘中，好象有洞。便扫除了榛棘进去，果然是洞。小人随即进洞细探，果然通外面的。”吴用道：“外面通甚路？”头目道：“只有一条崎岖狭隘小路，直到运河。”宋江道：“运河寸寸节节都有坝闸，对岸密麻的都是东平州营汛燠煌，如何用得来兵？”吴用道：“用兵虽用不得，但有此一路，可以探听消息，亦是天赐其便也。”便差戴宗出去，先往东京打听，转来便往泰安、新泰、莱芜、嘉祥、濮州各处，都打听些消息，速即回报。戴宗领命，即日由后山洞偷出，飞速往东京去了。

原来种师道自征辽奏凯回京之后，天子本要就命他征讨梁山。那时蔡京尚未正法，一心要替梁山出力，便奏称：“边庭重地，不可无人，仍请命种师道去镇守。”天子竟准其奏。吴用也闻知此事，所以一向不以东京为虑。自蔡京正

法之后，种师道仍出镇边关，因力保张叔夜可当征讨梁山之任。天子准奏，便召张叔夜内用。适因高俅奉差误事，辜恩溺职，天子便将高俅贬了三级，削去太尉之职，便命张叔夜升授太尉，因与叔夜议征讨梁山之事，便命兵部先行检点军马。戴宗一闻此信，惊出一身大汗，急回头便走，也无暇往泰安等处，便取路急回梁山。正走到东平地界运河岸边，忽回头见一人徘徊岸上，戴宗认得是公孙军师的心腹，吃了一惊，悄问其故。那人悄答道：“公孙军师有紧急文书差我投递，如今我到了此地，无路可入，怎好？”戴宗便邀他同取后山小洞，到了大寨。

宋江得闻张嵇仲将放经略之说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看着吴用道：“怎好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且慢。事至于此，已危急万分，兄长急坏无益，待小可想一法来。”宋江只顾自己口里嘈道：“可惜蔡京已死，不然求他斡旋最好。”吴用正在低头沉思，一闻宋江此言，便顾宋江微笑道：“既失大龟，盍求小子？”宋江恍然大悟，便教萧让赶紧修起一封求童贯的信来。萧让领命退去。那随戴宗同来的差人，便呈上公孙胜的文书。宋江拆开看时，只见上写着：

“云天彪率领大队人马来攻泰安，小弟策众守备，幸未疏虞。因探知陈希真女儿伤已平复，希真日日操演人马，想不久亦便要来滋事矣。小弟两边策应，深恐疏失，特请兄长与吴军师教之。”

宋江见了，又添一重焦急。吴用道：“这泰安三城，本是紧要所在。我此来本欲速退了这徐官儿，便去策应那边。如今本寨兵围不解，泰安又军报紧急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兄长亲赴泰安，助公孙兄弟协同保守方好。”宋江听罢沉吟。吴

用道：“泰安三城乃紧要所在，若使此处疏失了，云陈两处兵马无阻无碍，直达本寨，为害不小。小弟因公孙兄弟未必支得，所以请兄长前去。这里山寨，小弟同卢兄长在此协力保守，力想一法，破这徐官儿，兄长勿忧。”宋江点头依允。只见萧让将信稿呈上，宋江、吴用一看，都称甚好。便命萧让即速誊清，又命即速办齐贿赂。次日便命戴宗带了书信、贿赂，飞速往东京求童贯去了。戴宗已去，宋江也随即起身，带了几个伴当，由后山洞出去。

不说吴用与卢俊义守山寨，且说宋江出了后山，不数日到了泰安。公孙胜等迎入城中，诉说：“云天彪全队在秦封山下攻打，已有五十余日，十分利害。弟等百计守御，幸未失守。现在探得陈希真兵马已起，小弟已急救花荣赶紧备御。但如此两路受敌，如何是好？”宋江道：“吴军师筹画此处，三城联络呼应，四面险要，各设重兵，本是尽善之法。今日叵耐山寨被徐官儿所困，以致如此紧促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各处严守，谅此地尽云陈二人之力，未必一时拔得。我但求保守得定，统俟山寨围解之后，再定计议。”公孙胜称是，便一面传知新泰花荣、莱芜朱武，这里请宋江同往秦封山督守。忽报官兵已尽行退去。宋江、公孙胜都大为诧异，亲赴秦封山去，差人再去探看，果然去远了。宋江不解其故，又不敢追击，只得督令加修寨栅，训练兵丁。忽报陈希真差上将领兵一万，直奔新泰，花荣在望蒙山协力堵守，闻得后面还有官兵，希真父女亲自要来，为此特来请令。宋江大忧，先差人去教花荣且自严守。这里日日去探天彪兵马，果然尽行归镇了，宋江方委公孙胜督众保守泰安、秦封，自己领鲁达、武松并泰安兵五千名，星夜趲程赶到新

泰，直趋望蒙山，只见花荣远远迎来，并无官军。宋江见了花荣，便问道：“官军何在？”花荣道：“连日攻望蒙山，昨日小弟还与栾廷玉厮杀一阵。收兵后，三更时分，他营里尚是火光烛天，渐渐渐灭。及黎明后，探得尽剩空寨，所有人马一齐遁去。”宋江大怒，便传令追击。花荣忙谏道：“我们今日只求没事罢了。追上去，万一中其奸计，悔不可及。”宋江只得依言。领军马进了新泰城，住了十余日，忽报云天彪攻莱芜紧急。宋江忙令花荣紧守新泰，自己领兵往救莱芜。及到莱芜，说也不信，竟又是新泰的老戏法。宋江怒极，领兵追去，果然中伏，大败而归。天彪也不追转，只顾领兵退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天彪起初攻泰安时，本想一鼓而下，不料贼人守御得法，攻了一月有余，只是不动。天彪便遣人与希真商议。希真想贼人三城联络，四面险要，一时本难猝拔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用春秋伍子胥疲楚之法，各将兵马派匀，轮替攻击，令其无一日之安。又不择东南西北，随处攻击，令其茫然不知我所图者在何处。待其疲乏厌怠，然后突用大军，并力进剿一路，必得大胜。当时想停当了，便修书答报天彪。天彪大喜，便依计施行。宋江大受其困，半年之间，奔命九次。明知天彪、希真用计困他，亦叫做无可如何，只得恨恨而已。后事按下慢表。

且说徐槐围梁山，自二月至六月，围得梁山十分危急，又接到张嵇仲书信，言不久便有天兵征讨，劝其守待天兵，万勿疏虞。徐槐得信大喜，众将皆喜。徐槐传谕各营，严禁守备，静候天兵。不料自六月至八月，日日盼望天兵，只是不来，徐槐大疑这一事，不知为何助逆弃顺，真叫做无巧非

书。有分教：群盗残魂苟续，留须盈贯之诛；真仙大愿渐成，终著精忠之望。毕竟天兵不到是甚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倭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

话说徐槐接到张嵇仲书信，静候天兵，眼睁睁望了几个月，只不见天兵到来。徐槐正在疑惑，忽一日接阅京报，方知睦州方腊造反，贼势浩大，童贯奏请将征剿梁山之师，改征方腊，奏稿剴切详明，申言梁山现有勇干大员进剿，不日可除，似可无庸专伐。其奏词内有云：“陈希真才冠三军，云天彪威扬全省，刘广统强兵以压盗境，徐槐率劲旅以捣贼巢，小丑就擒，指日可待”等语。天子动听，朱批：“所奏甚是。”即命张叔夜为经略大将军，统领二十万人马，赴睦州去征剿方腊。张叔夜明知童贯中有诡诈，只因方腊势力猖獗，征讨亦不容缓，今日已奉简命，不能不去。当日受命谢恩，回府沉思道：“童贯奸贼，默右梁山，其意叵测。我今奉旨远征，独留此种奸倭在朝秉政，将来为害不浅，如何是好？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有了，古人有荐贤自代之法，今山东贺安抚，其人深能辨别贤奸，外貌虽委蛇随俗，而内却深藏风力。若使此人在朝，必能调护诸贤，潜销奸党，我明日便在官家前，力保此人内用罢了。”

次日，叔夜入朝，便请召贺太平内用。天子允许，即日便传旨加升贺太平为吏部尚书，兼理太尉事务，来京供职。叔夜谢恩。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师吉日，便率领张伯奋、张仲熊、金成英、杨腾蛟、邓宗弼、辛从忠、张应雷、陶震霆，

统领天兵，辞朝出征。原来这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于上年秋冬，本年春初，陆续调京内用，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马司总管。张叔夜见四人才勇超群，此番出征，必须此等上将方可成功，便奏准了天子，调拨四人，一同协征。当时天子御钱叔夜。

叔夜领旨，率诸将天兵进趋睦州。途中伯奋请道：“睦州路远，军情事重，防有紧急事务，父亲尚须遴选专事往来差官一员为妙。”张公沉吟点头道：“有了。我记得种经略处有一人，姓康名捷，为种公驱驰多年，甚为得力。我今日不妨备文移调，谅种公必不我却。”说罢，便缮起一角文书，差人赍到种公处去。这里一面督兵起程。果然行至中途，康捷奉命而至，一同向睦州进发。讨平方腊，这是另一起公案，不涉水浒之事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一件事来，也是国运兴隆，合当除奸削佞。这件事却是衅后闺帏，功归廊庙。原来童贯因蔡京引进了梁山路头，近来因宋江事急相求，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。童贯实是老奸，一点不露形迹，即如阻张公征讨梁山之师，反以攻方腊为词，又极力赞扬云陈诸人，外面看来，岂非一片公道，不知从中包藏奸宄，误国卖权，实实罪无可逭。当时圣明天子以及在朝诸臣，一时都看他不出。谁知天道昭彰，自古无不破之奸凶，那童贯百般诡秘，却不知不觉弄出一件事来。

原来童贯自富贵之后，变童季女，充室盈房，虽不能举行实事，但意淫目构，倍胜于人。就中有个最钟爱的小子，名唤珠儿，年纪十有七八，生得曲眉丰颊，俊俏异常，又能粗通文墨，作事乖觉，童贯派在内书房管理一切书札。至于

上房姬妾虽多，也只有一个极宠爱的，本是童府里乳娘带来的女儿，小字阿绣。后来长得十分标致，性情又极伶俐，童老便消受了，合家便称为绣姨。童贯在他身上，真是百般优待，千样温存。谁知那绣姨因徒受虚声，都无实惠，未免心内有些不自在处。童贯全然不觉得，只是日日照常过去。那珠儿素常掌管笔墨，递送书札，有时童贯在绣姨房内时，珠儿便进房内投递，童贯宠爱他，也不呵斥，也日日照常过去。从此人不知，鬼不觉，那珠儿同绣姨，竟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两相交易了。起初时把个童老头儿瞒得实腾腾地，困在鼓里撒播。日后也渐渐有些刮到他耳朵里，因想这阿绣终不是真妻室，且装个假聋，由他们去；忽念无故弄出个当龟的名声，心中大为不悦，便一心要处治他们。

也叫做天网恢恢，合当有事。往常童贯回府，必先由外通报，内外大小各守职迎待。这一日童贯回来，绝无消息，一脚直奔到阿绣房中，只见阿绣斜靠妆台，珠儿在后，为其整理簪珥。童贯蓦地一惊，放下那张不好看的面孔来。珠儿见颜色不善，丢开了手，往外一跑。童贯在屏门前见他跑出，便对着珠儿粪门两靴脚踢去，珠儿只顾一溜烟的跑出去了。阿绣也立起身，红着两只俏眼，低声作泣道：“珠儿害我，他无缘无故走进来。”此时童贯又气又爱，倒弄得毫无主张，进房坐下道：“你们这般不要好！”阿绣道：“珠儿害我，我不要做人了。但这回并不曾同他怎的。我今晚死了，还要求你好好的收殓我。”说罢，呜呜咽咽的啼哭起来。看官，这番情形，如何骗得过老奸巨猾的童贯？只因童贯十分钟爱这阿绣，又恐怕这事声张出去，弄得名声不好听，便堆下好面色来道：“你也不用哭，下次不可就是了。”阿绣还

要哭个不住，童贯又抚惜了几句，方才无事。童贯便在阿绣房中同吃了午饭，方才出去，便到书房，只见珠儿也红着两眼，见了童贯，只是抖个不住，似乎怕打的模样。童贯道：“不必装腔，下次不许进出罢了。”珠儿又陪了许多小心。童贯便吩咐老苍头、老仆妇，以上房石环门为界，男妇毋许混行出入，立了章程。那知童贯章程虽立，珠儿进出依然。日复一日，又有些刮到他耳朵里来，童贯无可如何，也只得大度包容，只求不声张出去而已。那珠儿和阿绣因为童贯上一回一番发作，又立了这样章程，弄得进进出出十分碍手，真所谓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。所以两人当情酣意浓之时，或闻人声，或闻狗叫，必惕然惊起，苦不可言。两人时常相对愁叹，也叫无法。

话中单表珠儿每当府中无事之时，常常上街闲行，戏馆茶坊，寻些快乐。众人因他是个相府亲随，仪表又好，谁不想结识他，所以珠儿到处，有人夺会酒钞，会茶钞。珠儿少年高兴，也喜欢结识些朋友。正是天假奇缘，奸臣数当伏法。那贺太平奉旨升任吏部尚书，将要进京，适值当家管总的一个老仆因病亡故，无人堪任此职。此时盖天锡已升东昌府知府，与贺太平本来最为投契，闻得贺府少一得力家人，遂荐一个姓高名鉴的。这高鉴是盖天锡亲信的人，为人有才识，有智量，生性朴忠，又最和气。贺太平一见，便极欢喜，当时收用了，一同进京。原来贺太平生得面皮黄绉，须发苍白，腰背微偻，举步安详，声音幽静。童贯辈素来叫他做贺鼻涕，所以此番进京内用，那些奸党，竟没有人来畏惧他。那家人高鉴在府中，也不过掌管些家常事务，公忠勤谨而已。

一日，那高鉴出来闲行，忽被那珠儿看见了。珠儿便叫声：“高二伯伯！”原来珠儿本是山东人，他的老子曾与高鉴同事过的，所以认得。当时高鉴也回叫了一声，两人便相邀茶店叙坐，彼此各问了原由。那珠儿本来欢喜拉扯，又见高鉴是父辈朋友，更兼高鉴也是相府仆从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便邀高鉴到酒馆里去。那高鉴本来和气，又与珠儿多年不见，今日珠儿又邀得亲热，不忍拂他的意，便随了珠儿同去。当时酒馆中两个谈说，倒觉知己。次日，高鉴也回请珠儿。数日后，珠儿又回请高鉴。由是彼此盘桓，往来月余，便觉得十分亲热起来了。

一日，同游承天寺，静室闲谈，不觉谈及主人的知遇看承。高鉴便将贺相公如何听信他，如何委任他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珠儿蓦地记起童贯踢打之耻，便道：“老伯福气好，遇着这样精忠主人，得展才猷。”高鉴全然不觉，便道：“贵上人身居相位，国家柱石。吾弟协理公务，亦是勤劳王事。”珠儿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老伯真所谓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高鉴听到此际，心中大疑，便问道：“此话何来？”珠儿道：“咳，说他做甚！”高鉴不好逼问下去，遂将此话放在肚里，那口里却说向别处去了。当下闲谈一番，高鉴肚中寻思道：“我时常闻得旧主人盖相公说，童贯那厮是个奸臣，只是访他不着真凭实据。今日我听这珠儿口中的话，大有蹊跷。莫非这奸人，合当天败？休管他，待我赚他一下。”便对珠儿道：“贤弟今日有没有公事？”珠儿道：“没有公事。”高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请到舍间一叙。”珠儿应诺。

当时二人出了寺门，高鉴竟邀珠儿到了自己家中。高鉴

道：“今日屈驾来舍，一因贵务闲暇，可便长谈；二因家有薄酿，聊申微意。”珠儿称谢，叙坐。高鉴吩咐家里治酒。须臾间，里面搬托出来，主客谦逊就坐。果然好酒，珠儿称赞不绝，高鉴不住的劝侑。酒后话多，扯东拉西的已说了一大片。高鉴乘势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话头，那珠儿口里终不提及自己主人。高鉴已瞧科到七八分，便道：“贵上人童郡王精忠报国，中外咸仰。吾弟在他手下，真个不枉。”珠儿听到此际，本不肯说出童贯阴谋，奈因一来酒后，二来年轻，三因高鉴打伙之情，四因童贯阻奸之隙，便开言道：“老伯，你兀自道他忠臣哩！我同老伯情分，不比别人，但说何妨。”便将童贯怎样怎样私通梁山的话，从头至尾，细细说了。高鉴故作愕然道：“贵主人有这等举动？”珠儿道：“梁山书信，常常往来。”高鉴道：“嘎，那书信怎样写法的？”珠儿道：“明日拿来与你看看便知。”高鉴道：“倒要瞻仰瞻仰。”说到此处，又另谈别项事了。当时两人畅饮而别。临别时，珠儿相邀，明日酒楼上回请。高鉴领诺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高鉴果不失信，直到童府来寻珠儿。珠儿甚喜，便一同出去，到一所酒楼上去。酒至数转，珠儿笑嘻嘻的向怀中取出那封梁山寄与童贯的书信来。原来是珠儿同阿绣商同了，向内室去偷出来的。高鉴一接此信，心中倒蓦地诧异起来，暗想道：“这封书来得竟如此容易！”便收了那信，立起身来，附着珠儿的耳朵道：“这里人多，此信不便开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将那信揣在自己的怀里了。方将坐下，忽贺府中一个亲随气急败坏进来，一见高鉴，便道：“高二爷果然在此，老爷有件要事，等你已久，快去，快去！”高鉴一听，便立起身对珠儿道：“敝主人既有要事，

只好改日再会了。”说罢，便同那亲随离了酒楼，一直奔到贺府。见了贺大人，完结了那件事。高鉴便请屏退左右，将那封书信呈上，并禀说如此如此得来。贺太平听了，并将那信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，又看那信内接到日期，确是童贯亲笔标写，勃然大怒道：“我说童贼大有蹊跷，原来如此。”便教高鉴退去，吩咐备马。

原来贺太平作事，凡样迂徐，惟有涉到举贤、除奸两桩事上，便刻不停留。当时怀了这封书信，直达宫前，叩阊请见。时已酉牌，天子正在内宫，黄门官报入，天子急忙召见。贺吏部进前，便将出童贯书信，面奏童贯奸愚误国。天子听了贺太平所奏，又见了童贯亲笔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怪道这厮时常谏阻征讨梁山！”便立刻传旨，召童贯当面。天子一见童贯，也不说话，只将宋江之信掷与童贯。童贯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俯伏金阶，一言不发。天子便命拿交刑部。可怜一人位极人臣的童贯，早上还烜赫朝中，晚间已拘囚狱底了。京中臣民，骇异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那珠儿方自酒楼回来，闻得童老已吃拿了，喜出望外，便同了阿绣，卷了细软，见机而作，腾云价不知去向了。

次早，圣上传旨，将童贯家私尽行抄没。第三日，三法司汇奏童贯罪状，天子便传旨，将童贯绑赴市曹正法。童贯临刑之时，方晓得此案系贺太平所奏，浩然叹道：“我素常笑他是个鼻涕，不料今日死于鼻涕之手！”须臾间，一道灵魂往业镜台去了。士民无不称快。天子便命贺太平供枢密院使之职。贺太平因高鉴举事敏捷，得除大奸，甚为欢喜，便重赏了高鉴，从此大为重用。又深服盖天锡知人之明，便在天子前密保盖天锡。天子也深知盖天锡才能可用，山东检讨

使缺出，天子便命盖天锡特升山东检讨使，传旨山东去讫。按下朝中之事。

且说盖天锡奉旨升任山东检讨使，端的秉公率事，去佞举贤，政声愈著。其时济南府推官毕应元，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狱的，因其才能强干，深得贺太平器重，一力提拔，直做到这个位分。今又值盖天锡做检讨使，毕应元本是旧属中之知己，此刻上下相孚，更为莫逆。因青州知府缺出，盖天锡特保毕应元升任。真个是人地相宜，才能称职。

时值初夏，毕应元收拾了行李，稟辞了盖天锡，由济南赴青州。当时出了济南城东门，一路车仗马匹，平坦道路，到了接龙山，按站歇宿。次日行抵集凤村，弃岸登舟，由沉鼋港一路直抵章丘县南境梦熊河。时已傍晚，到了站头，泊舟堤下。毕应元吩咐仆人造饭，自己负手出篷，四边闲看，只见群舟停泊，一片灯光与水光相映，大小桅樯密麻也似的排列堤下。那堤岸高二三丈，连云屹峙。毕应元看了一回，走进舱来，吃了夜饭，就在灯下观书。夜分已深，方将就寝，忽听得人声喧嚷，群舟纷纷解缆，十分忙乱。毕应元急忙出问甚事，舟子道：“老爷快请舱内安坐，这里堤岸将倒，小人们解缆急避也。”说未了，群舟已纷纷离岸。不多时，只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响亮，那条长堤已坍倒了四十余丈。幸喜各舟回避得快，未曾打坏一只，只听一片声叫运气，叫个不绝。

毕应元问舟子道：“这堤岸我方才看他好好的，为何忽地崩坏？你们为何预先晓得？”舟子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这河里有个猪婆龙作怪。这猪婆龙最喜攻决堤岸，方才小人们听得堤下水声异常，便晓得这孽畜作怪也。”应元道：

“原来如此。这倒是一方巨害，理合速行设法驱除。”舟子道：“数日前这里地方上共想一个钓他的法儿，原要明日举行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。”应元道：“今夜他既如此，想明日一发要捉他了。”舟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应元道：“这猪婆龙怎样捉法，我明日且看他们捉了再去。”当夜无话。

次早舟子进来禀道：“老爷要看捉猪婆龙，他们此刻来也。”毕应元甚喜，便叫推开船窗。应元凭窗看时，只见一只小艇，五六个渔人，载了钓具，到了江心，便将那棍子粗细的一根钓索，钓了香饵，投下江去。众人都静悄无言。不移时，只见数内一人叫道：“有了！”众人急收绳索，却叫声苦，原来这猪婆龙力气倍常，众人收索子时，他尽力往后一退，这船上五六个人险些都被他拖下水去。众人急忙将索子吊在船上，那只船已被猪婆龙拽得飞也似去了，众人皆惊。只见那船随了水中的猪婆龙到了一处岸边，那船汨的往水里一沉，吓得众人面如土色。幸喜那船却不认真沉下，渐渐在水面浮定了。众人将船拢岸，大家都上了岸，就岸打了个桩，将索子头在桩上系牢了。

毕应元暗想道：“这猪婆龙真个大力。方才这船在水上一沉，分明是他寻着了石骨，忽的钻入水底去据石骨之故。他在水底一钻，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。但他已据了石骨，一时倒难取他，且看他们如何设法。”只见众人在岸上，略歇了一歇力，便再邀几个帮手，在岸上一齐拿了索头，一声打号，众人齐举。只见那条巨索，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，休想拽动分毫。众人拽了好歇，力气已尽。岸上看的人已团箕般立拢来，数内有几个人不服气，便一哄哄起了三十多人，再来协力共拉。只见呼喊连天，烟尘陆乱，拉了好半

歇，那根索子动也不动。那三十多人一半还拉住索子，一半已丢了手，喘呼呼地看着水里，束手无计。

毕应元在船里，也看得呆了，替他们想不出法儿。那对岸看的人，也如围墙般立着，正想渡过河来帮他们。忽见这岸人丛中有一个老翁，须发苍白，精神矍铄，臂长腰挺，面赤耳长，挨近岸旁，扬声道：“你们做甚？”连问数声，一个壮汉道：“你问他做甚！我们拉龙，你可来帮帮么？”那老人冷笑道：“甚么叫做拉龙？只怕你们这样拉式，就拉蛆也拉不起来！”内中有几个不服道：“你这老儿不懂人事！我们多少人拉不动，你有多大本领，来说风凉话！”那老人道：“嘎，原来如此，我倒不信了。”那群壮汉呼的将绳子递与老人道：“你不信，便是你拉。”毕应元在船内暗点头道：“这人倒有些古怪。”只见那老人不慌不忙，接绳在手，却并不拽动，反将岸上一大捆绳索放入江内。约有半时之久，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，忽听得水中砰然一声，众人都吃一惊。只见那老人迅手拽起绝大一件东西提到岸上，两岸齐声喝采。众人急忙上前，乱钩乱搭，竟是一个大大的猪婆龙。只见那猪婆龙左爪已断。原来猪婆龙的前两爪，深据沙中，最为有力，所以任凭牵扯，只是不动。待老人将绳索放松片时，他却拔松了一爪，去挖上颚的钓钩，吃老人猛然一拽，应手上来。但一爪据沙，力已非常，若非老人大力，亦断不能拔断其左臂也。

毕应元见了，大为惊异，忙令亲随上岸，请那老人登舟相见。那老人笑道：“致谢相公，老夫现有要事，容日再当禀见罢。”毕应元在舟中又打发第二次人上岸道：“请老先生少留，容主人登岸亲见。”应元一面使出舟登岸。那老人

见其至诚，便随着应元同到舟中。应元逊坐道：“适见老先生神力异常，不胜钦佩，敢问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高寿何年，愿领大教。”老人深深长揖答道：“老夫姓庞，名毅，小字致果。祖贯泰安人氏，现在暂居此地章丘县界。虚度七十三春。自幼不成一艺。”应元恭敬道：“先生武技绝伦，词论高雅，必有一番著绩，敢问幼壮年间，曾有若何功业。”庞毅道：“长官谬赞了。老夫乃汉臣士元之裔，业儒数世。老夫幼年，也曾攻读诗书，暇时习练些武艺。记得那年嵇仲张公做甘肃兰州录事参军时，老夫正做兰州提辖。那时年富力强，正值张公平定西羌，老夫备员行列，效得微劳，因迁团练，升授防御。后张公内用，老夫仍在兰州，只以性情刚戾，与上司不相投合，以致沉滞多年。后闻张公为蔡京所害，贬谪西安，老夫闻信之下，愤惋不食者数日。又因自身现在地位，亦毫无功业可建，便辞退原职，告休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无所事事，少年狂态未除，聊以入山采猎为戏。当世英雄中，老夫素所称许者，乃是蒲州大刀关胜，窃以为此人忠勇轶伦。续闻那厮竟降于贼，诧异不绝者累月。因叹世上人心难测如此，遂不敢出而问世了。家居多年，倒也躁释矜平。那年云将军攻讨清真山，老夫在泰安，正是咫尺之地，颇有人劝老夫投军。老夫因想，年纪老迈，还有何用，况且云将军手下谋士如雨，勇将如云，也不少我庞毅一人，因此俄延不出。今日闲游过此，偶见孽彘害人，未免又使少年豪兴。适被长官见之，窃恐为长官所笑。”应元道：“先生说那里话来，眼见得文武高才，老当益壮，定是笑傲当世，不屑屑于荣禄者。如不见弃，愿订金兰。”庞毅道：“承长官过爱，只是老夫痴长，未免妄僭了。”当时在舟中

便焚香证盟，订为异姓昆仲。毕应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。庞毅道：“既承仁弟不弃，一见如故，可以无须如此客套。舍下离此不远，愿请行旌小住一日，未知可否。”应元欣然应诺。

庞毅家在章丘县东境，应元此去正是顺路，遂命舟解缆前行。只听得岸上那班人还在那里哄哄的讲话猪婆龙的利害，老头儿的本领。毕庞二人自在舟中畅谈。不多时，同到了庞氏草庐。庞毅请毕应元登岸，只见三间矮屋，斜临江口。庞毅指着对应元道：“这就是愚兄舍下也。”相邀一同进去，里面院子极其空阔，廊下排列些弓矢刀枪，叉钯棍镜。只见面前三间平屋，左首窗前倚着一把厚背薄刃截头大斫刀。毕应元近前看时，约重六十余斤。应元道：“想是老兄军器也。”庞毅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当时逊应元进内坐地。只见有十余人供奉驱策，内外肃清。少顷，摆上酒肴，庞毅逊了坐。应元见他珍羞百味，不同于人，异样品类，异样烹饪。应元一一问了，庞毅一一答道：这是豹肝，这是虎脑，这是狼臂，这是豺髓。诸如此类，真是尝所未尝，应元极口称许。庞毅道：“山肴野味，不足供君子之餐。今仁弟既是通家，勿嫌褻渎。”应元谦谢。

席间应元问起：“老兄贵贯泰安，何年迁居此地？”庞毅道：“说起来，倒也一大段缘由。愚兄自兰州退归之后，泰安境下伏处多年，舍间就在秦封山内。这山外面峻险异常，入内蹊径湾杂，所以那年三山闹青州时，各处村坊均被扰害，独有此山安然无事。后来梁山巨贼每犯青州，必经秦封，却因地势险阻，从未敢来。愚兄生性怀安，也因循不迁。上年忽闻泰安来了一位姓寇的总管，懦弱凡庸。愚兄看

到此际，深恐不好，便挈眷避居在此。谁知迁避不上半年，泰安已陷，愚兄真深惭天幸也。”应元佩服其先见，便动问秦封山形势。庞毅道：“此是愚兄朝夕进出之所，岂有不知。”便将山前、山后、山左、山右的形势细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那时愚兄因贼兵新到，情形未必熟悉，愚兄原想募集乡勇，杀退强贼，恢复此山。但因经费烦多，难以召募。即使募得几名，不加训练，亦未必可用，为此观望中止。况且云将军现在节制青莱，雄兵十万，韬略如神，料想泰安不久亦当恢复，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事也。”应元听到此际，暗暗点头道：“天诱其衷，应元得遇此公，想云统制合当添一臂也。”当时与庞毅谈起云统制智勇双全，才能出众，手下一无弱将，制胜万里，真是朝廷柱石之臣，你谈我说，兴会淋漓。庞毅又深羨毕应元际此名将属下，真可大展才猷。毕应元又说些当此群贤际遇之时，理当少竭愚才，报效王国；便说到大丈夫乘时建业，休错过机会，因劝：“庞兄奋建暮年功业，追迹鹰扬。”庞毅奋髯而起，慨然应诺。当下一番畅谈，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看看夕阳在山，两人俱不觉颓然醉倒。夜间，毕应元就在庞宅安歇。次早起来，应元因上任程期迫促，只得告辞，相订一月之内，庞毅到青州府盘桓，恋恋不舍而别。

毕应元即由章丘东境起岸，不日到了青州，接理青州知府印务，谒见了云天彪。天彪见应元仪表非俗，十分敬重，接谈之下，异常投合。应元连日进见，一日忽论及泰安之事，天彪道：“总须申明秦封山形势，然后进兵，方为上策。”毕应元便特表庞毅深悉秦封形势，兼且武艺超群，提及路上如何得遇，如何捉猪婆龙之事。天彪亦甚惊喜，便教

毕应元写起一封书札，差一心腹官，賁了聘仪，持了书信，径到章丘县去聘请庞毅。

不数日，庞毅携眷同了差官来到青州。差官去统制署中销了差，庞毅先到知府署内见了毕应元。应元甚喜，欢谈一回，便与庞毅同去见天彪。天彪接见庞毅，叙礼逊坐。接谈数语，天彪大悦，吩咐内厅治筵相待，邀毕应元相陪。三人聚谈，甚为投契。酒毕，天彪命送广宅安置庞毅，又送衣服器具之类，甚为周备。数日后，天彪请庞毅进署，细问秦封山形势。庞毅一一具对，了如指掌。天彪大喜，便聚集众将商议攻取泰安之策。忽闻人传进江南家报到来，天彪慌忙拆看。看得未及数行，只见云统制阿呀一声，往后便倒。吓得众人目定口呆。不知为甚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

却说云天彪接到江南家报，拆看数行，立时晕倒。大众不知家中有何祸事，毕应元便即携书一看，知是云老太公于七月初七日仙逝之信。一时众人齐集上前，唤醒天彪。云龙在内闻报，飞速出来，一看书信，也即放声恸哭。天彪苏醒转来，大叫道：“生不能奉事，殁不能凭棺，云天彪万死莫赎了！”大众齐声劝慰。天彪号痛一番，饮泣一番，神气稍定，与云龙同取家报，重复从头至尾细阅，方知子仪太公因年高颓熟，歿前三日神情微觉不适，忽传集家人面谕道：“我梦不祥，去期将至，后事应得如何如何办理，毋违丧制。我有遗训一通，可寄至青州毋失。”天彪阅至此处，忙索信后，果有太公亲笔一纸。天彪持训号哭，匍匐于地，泣血看视。云龙亦随在后面，俯伏地上，拭泪同看。只见上写着：

“嘱天彪大儿知悉：人谁不死。我年老矣，死固其所。况一生上不愧于国，下不愧于家，我死亦无遗憾。愿为我子孙者，居家则孝，为官则忠，勿陨家声，毋坠我志。至于毁身哀痛，徒自伤怀，于九泉何益哉？况汝致身事国，此身乃国家驱驰奔走之身，若令衰毁废没，则上负乃君之知遇，即下负乃父之属望也。戒之！陈道子颇知自爱，是我之所最爱企者，为我道辞。七月初五

日，子仪特谕。”

天彪看毕，同云龙一齐起来，又痛泣一番。大众又劝其仰承遗嘱，不可过哀。天彪即时将兵符印信交与总管傅玉护理，一面叠起讣状，报知各镇。惟陈希真处，附寄一封专信，提及遗嘱道辞之意。这里就都统制署内设座守孝，开丧致客。各官员赠赙吊奠，络绎不绝。风会在清真营接到讣信，大惊，即时备下仪物，亲来吊奠。想起风云庄聚首之情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就灵前恸哭一番。又慰劝天彪一番，仍回职守。天彪开丧事毕，择日率领天龙、刘慧娘及众眷，奔丧回江南风云庄去了。

且说陈希真自那年汶河渡战败之后，回镇休养训练。待至春和，陈丽卿养伤亦愈，惟真大义伤未痊可。希真见自己兵马精足，而新泰等处守御得法，因与云天彪商议亟肆多方之法。年余以来，云陈两处钱粮不费，兵甲不顿，又且小有斩获，宋江早已被他溜得奔走疲乏。这日，希真在署内后堂，祝永清、祝万年都在。希真正议致书与天彪，夹攻新泰，忽接到云太公讣信，并知遗嘱后提及道辞，不觉失声恸哭道：“子仪叔，自那年风云庄一别，不料竟成永诀了！”万年、永清也都悲泣起来。丽卿追想到风云庄一番厚待情节，放声恸哭。因此父女二人索性想到逃难时的苦楚，不觉血泪并流。希真道：“我为职守所羁，不能往吊，速备厚实礼仪，写下恳切祭文，差人前去。”丽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我处先须设位祭奠。”希真称是。当即遥向江南风云庄，供立云太公神位，三牲五鼎，虔备香烛，父女二人泣叩祭奠，真所谓如丧考妣。

事毕，希真复集诸将商议道：“本帅初意，欲与云统制

夹攻新泰。不料事出意外，云统制丁艰回籍，我处失一帮手。现在贼人盘踞新泰等处，已有年所，若不速行剿灭，必至养痍貽患。看来此处，只有我们独任其事了。”众将称是。当时便传谕各营将弁，检点军士马匹，一应粮草器械。令方下，忽报护理都统制傅玉差人投信，希真即时拆看。原来傅玉诚恐智谋不及天彪，与众将商议，此番如欲兴兵征讨，究当请教老将，因此专信前来。希真见信，便默想了一回，令来差且暂休息。次早给与回文，信内言：“贼人泰安、新泰、莱芜三处联络相守，势难猝拔。为今之计，请傅统制领重兵扼住秦封山、天长山等处，以便景阳兵攻取新泰。如新泰收复之后，泰安、莱芜势孤，攻取自易也。”差人领回文去讫，傅玉自然奉教而行。

这里希真点齐景阳、沂州、猿臂、青云四处大小兵将，乃是祝永清、陈丽卿、栾廷玉、栾廷芳、祝万年、唐猛、谢德、娄熊八员大将，四万人马。又移文至兖州镇刘广处，调真祥麟、范成龙二人，率领二千人马，前来助战。择日起行。真大义上前禀道：“上年主帅屡次兴兵，因系设计诱疲贼人，不是真厮杀，所以小将不从戎马。今主帅此番兴兵，志在吞灭贼人，小将也愿同去。”希真道：“闻将军伤未平复，如何去得。”真大义道：“休管他，且去去看。”希真踌躇一回到：“将军卧病年余，未曾一试臂力，今日何不且试试看。”真大义欣然请令。希真命取十六力硬弓交与真大义。真大义接弓在手，尽平生气力，开得大半，觉右臂酸痛异常，支持不得，撒弓在地，大叹道：“大丈夫生于圣世，不能报知遇之恩，惭愧已极。”原来真大义那年在汶河渡与武松鏖战之际，因急闪不迭，右肩受伤，百般调治，创口虽

合，筋骨已损，竟不可用。希真劝慰道：“那年恢复兖州，全出将军之力，将军也不为无功于国了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也叫做无可如何，休要烦恼。”真大义叹了口气道：“罢了，魏先生与我同事，他功劳才智十倍于我，尚且退居山林，不乐仕进，我想望甚么。”遂就希真前告退了原职。后来希真替他表奏朝廷，给予都监半俸，养其终身。真大义自此叩别了希真，拜辞了各将，竟奔九仙山，与魏辅梁隐居去了。希真厚厚赠了资粮，洒泪而别。

言归正传，且说陈希真统领诸将兵马，由景阳镇浩浩荡荡向新泰进发。起程了一日，正欲安营栖宿，忽报检讨使盖天锡递到通行文书一角。希真即忙拆看，只见内开：“奉枢密院面奉圣谕，嗣后所有梁山盗，就擒之日，讯系盗中头目，一概随地监禁，统俟巨魁获到之日，以备献俘”等谕。这角文书，是通行各镇、各地方衙门的，自然一体遵照。陈希真领了此谕，便吩咐众将努力擒贼，以副圣心。次早拔寨起行，不日到了蒙阴。早有喽啰探了信息，飞奔泰安，报知宋江。

宋江自上年屡次奔命以来，这番闻希真又来，竟猜不出来意，只得飞速传谕花荣，率领李逵、杨林、黄信，先行拒住汶河。自己领鲁达、王良、火万城星夜奔命，到了汶河。希真兵马已在汶河南岸，又檄调召家村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庄，率领乡勇齐来下寨。西岸寨棚连云，旌旗蔽日，夹河相拒。足足拒了三日，并不开战。李逵大肆咆哮，对宋江道：“他不过来，我不过去，等到几时？谁肯耐这股鸟气！万一等了几日，这厮们又鸟躲了去，我们又吃他哄了，实在不甘心。趁今日一直杀将过去，活捉那厮们来下

酒！”宋江道：“你休乱说，陈希真那厮不是好惹的。此刻他对岸列阵，三日不见动静，不知又是甚么诡计。我今番只有静守，若直奔过去，必中其计。”李逵不敢再说，忍了一肚皮气，怏怏而退。

再说希真在营中，与祝永清商议道：“我与贼兵如此相拒，胜负难分，总须设计渡河决战，方可成事。”永清道：“昨晚卿姐想得一法，倒也用得。”希真问是何计，永清道：“他说请岳父在此严守，小婿分兵暗地抄到渡尾，由颍叟岭袭望蒙山。”希真点头微笑道：“若使吴用在彼，此计断难行得。如今彼军幸无吴用，且差精细探子去汶河渡尾探看形迹，再定计议。”永清称是。当时发探子去。不一时，探子转来回报，那里毫无贼兵。永清倒疑惑起来，道：“宋江智谋虽不及吴用，然何至疏虞如此，莫非另有诡计？”希真笑道：“贤婿休用心过头，反高看了这厮。这厮不守此路之故，我晓得了：他被我方所误，待欲分兵四守，又恐我乘其力薄，用全力专攻一处，他却抵御不住，因此不敢兼管这路也。总而言之，吴用不在营中，此路进去，必无妨碍。”永清点头。

当时希真派永清、丽卿、真祥麟、范成龙、花貂、金庄，领兵一半，悄悄前去。丽卿得令，闻知竟用其计，大喜，便欲飞速进去。永清忙止住道：“不可。”当晚部署了人马，三更时分，掩旗息鼓，直到渡尾，抄过颍叟岭，约计行了数十里，果然无人知觉，渐渐到了望蒙山。只见望蒙山灯烛辉煌，却有贼兵把守。原来宋江守汶河，花荣深恐望蒙山有失，便请了令，带了鲁达、王良、火万城去守望蒙山。祝永清见了，心生一计，便令军马火速进去，直逼山下，枪

炮弓矢一齐骤发，仰山攻打。花荣大惊，急忙督兵抵御。祝永清便差百余名兵丁，诈作败兵，直奔宋江营前，报称望蒙山已失。宋江闻报大惊，急令后队改作前队，令杨林先行，黄信护中军，李逵断后，飞速赴望蒙山救援。又吩咐李逵道：“你后队且慢动，使对岸不露消息。若敌军晓得我退，必然全师过渡，一时难御了。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要管他，我在后边，只管放一百二十个心。他若敢追来，包管你来一千死一万，出出李伯伯的鸟气。”宋江再三叮嘱休得鲁莽而去。

且说陈希真自遣永清等去后，约计永清兵马将到望蒙山，料得宋江必然退军，密令水军探子偷渡彼岸，探看形迹，晓得贼军业已拔动，惟留后队缓行。希真便率领祝万年、栾廷玉、栾廷芳、谢德、娄熊、唐猛、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，人马齐到岸边，呐喊振天，只是不杀过河。李逵见官军不过来，便想道：“这厮一定见我走得慢了，所以不敢来追。如今鸟耐烦和他等过去，不如我走得快些，让他赶来，便好恶斗一场。”便传令速退。退不到数里，果见官军飞流竞渡，霎时间兵马盈岸。李逵大喜，急转身狠命来战。此时天已大明，陈希真见是李逵，便教唐猛、召忻、高梁道：“你们三人快去，盘住这黑贼。须依本帅之计，如此如此，今番定可生擒也。但须先去其手中板斧，方可集事。”三人领令前去。希真便率领众将豁地分为两路，从李逵左右两边抄去。李逵不省事机，只顾虎吼般迎杀唐猛、召忻、高梁三人。希真兵马已抄出背后。此时宋江先行一步，与李逵中间脱节。希真急令军马从中截断。宋江见希真兵马已到，明知李逵失陷，不敢还救，便一直向望蒙山去了。

且说唐猛、召忻、高梁奉希真将令，敌住李逵。召忻一马当先，先与李逵厮杀，那唐猛、高梁都退去了。李逵见对面只得一人，便抖擞精神，轮动双斧，直劈召忻，召忻举锐相迎。两个就在衰草地上，一步一马，一来一往，一去一还，斗了六十余合。这金锐使展开来，如一片黄云；那板斧耍圆过去，如两团白雪。狠斗多时，不分胜负。召忻便诈作力乏，虚晃一锐，回马而走。

李逵见他去了，略略站定，把上身衣服卸去，脱得赤条条的，提起两柄板斧，如飞也似的赶上去。只转得一个林子，召忻早已不见。急得李逵暴躁如雷，大叫道：“鸟贼那里去了！”言未毕，只见背后一人狂笑道：“黑贼休急，俺等久也。”李逵急回头看时，正是唐猛。李逵更不答话，劈面就是一斧。不防唐猛一面铜刘早已卷到肋下，李逵急忙跳离数丈。唐猛见李逵闪开，便舞动那面铜刘，旋风也似卷进去。李逵大怒，抡起手中双斧，直上直下，挥霍撩乱的砍过来。唐猛毫不怯惧，耍开那面刘，浑身上下化作一轮满月，将李逵双斧敌住。气得李逵舞着双斧，急切没砍处。须臾间，那两柄板斧，盘旋左右，也化两条闪电。此时斧光、刘光早已熔成一片银光，不辨人影，但闻喊呼之声，震天动地。只见后面一员女将，舞动双刀，飞也似杀来，须臾冲到面前。

唐猛见是高梁，便将刘一闪，跳出圈子，让高梁去战李逵。高梁轮着双刀直取李逵，李逵双斧、高梁双刀扭合便斗。斗到三十余合，只见一片刀斧之光，飞腾穿插，变作四条杀气。正在狠命相扑，忽见召忻跃马舞锐而来，大叫：“黑贼，你也好少息了！你那兵马已被咱们杀完，你还要恋

战做甚？”李逵大怒，翻身又斗召忻。召忻舞镜敌住。那高梁更不住手，助召忻同战李逵。李逵战了几合，托地跳出圈子，大叫道：“我也识得你们这班鸟贼，用车轮战的法儿，想弄杀我！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，你们也休想好好的回去！”说罢，舞动双斧又杀入来。只见唐猛从右边卷舞铜刘，飞也似杀到。唐李二员步将，劲敌相逢，作个正战。召忻、高梁两马盘住李逵的左右，策应唐猛。

李逵一人敌住三员上将，力气虽乏，还能勉力招架。高梁见他如此，想道：“此时若要伤他，却也不难。只是主帅务要生擒这厮，如何下手？”便把双刀一晃，纵马而出。召忻、唐猛盘住李逵。李逵见少了一个对头，略略放心，正在奋身鏖战，不防着耍的一响，一飞刀正中右手背上。李逵阿呀一声，丢了右手板斧。唐猛便乘势旋转一刘，卷过李逵后三路。李逵急忙转身，单只左手一斧，招架唐猛。不防召忻一镜，已卷进左肋，李逵急闪不迭，早吃那镜割开左腕，赤膊身上腕筋割断。李逵狂叫一声，左手斧也掣去了。唐猛撒了铜刘，忙将两手叉住李逵后颈，揪倒在地。不防李逵飞起右腿，正中唐猛膝盖。唐猛急闪，把手一松，几乎放起李逵。召忻即忙下马，撒了军器，拘住李逵两脚。高梁也飞马来助。任李逵万夫不当，到此也难为力，军士们蜂拥而前，把李逵同野猪也似捆绑牢紧，抬了去了。召忻、高梁、唐猛各收了自己军器，统领本部人马，押了李逵正身，并群贼首级，缓缓的随了大军，去见希真。

且说希真自将兵马截住宋江之后，宋江明知后队有失，不敢转来，只得直趋望蒙山，袭击祝永清。陈希真见了，即令祝万年、栾廷玉、栾廷芳去追击宋江。此时陈希真前面，

是宋江的兵马；宋江前面，是祝永清的兵马；祝永清前面，是望蒙山上花荣的兵马：四队军马，五花三层价交错着。就中最吃苦的是宋江，夹在中层，左冲右突，厮杀不出。这边万年及栾氏弟兄纵兵掩杀，杨林、黄信二人一面迎敌，一面要保宋江，危急万分。陈希真已遣谢德从左边杀来，娄熊从右边杀来，希真同史谷恭分头指挥，众军大呼冲杀。花荣在望蒙山上，正策众力拒永清，忽望见宋江被围，大惊，急令鲁达、火万城领兵杀下山来。祝永清急与陈丽卿、真祥麟、范成龙奋勇迎住，又令花貂、金庄去抢望蒙山。花荣与王良将望蒙山死命守住。鲁达、火万城在永清官军队里乱冲乱突。宋江在后面望见，便叫杨林、黄信奋力向永清一边冲去，与鲁达、火万城会着了，一同奔望蒙山，花荣、王良接应上山去了。

当宋江冲突之时，祝永清见贼兵舍命死闯，忙命军马分开，让出一条走路，放宋江过去。宋江已过，便合兵追击一阵，斩获无数。即将花貂、金庄收回本阵，与后面希真军马合在一处，就望蒙山下安营立寨。唐猛、召忻、高梁押解了李逵献上。希真大喜，当时升帐计功。这一战，夺过汶河，擒获贼人上将一名，斩首二千余级，擒获贼徒一千余名，夺器械马匹不计其数。虽望蒙山未能夺得，贼人军马未能全覆，然此场战功已非小可。希真记功录簿，慰劳三军，一面将李逵钉入陷车，差营弁押解到沂州寄收府监，严行拘禁。这里三军安营造饭，商议攻取望蒙山之策，慢表。

且说宋江上了望蒙山，方知望蒙山并不曾失，乃是为敌人所误，又知李逵遭擒，大怒，叫：“众兄弟儿郎休要息力，尽杀下山，决一死战，夺这汶河北岸！”花荣忙谏道：

“陈希真诡计绝人，未可轻敌，况我军锐气新挫，惟有坚守数日，再行设计报复。”宋江那里肯听。花荣再三苦谏，宋江只得忍了气，依从了。当时查点死伤，补缉队伍，将望蒙山严行守住。

次早，陈希真果统大队来攻望蒙山，宋江听花荣之劝，坚守不出。希真攻了一日，毫无破绽，只得收兵。次日又攻，宋江只是不出。接连攻了五日，不能取胜。希真与永清商议道：“这厮坚守不战，如何是好？”永清道：“我去攻他，他死守，我为其难；他来攻我，我力战，我为其易。须得诱他来击，方为上计。”希真点头道：“甚是。但诱他的法，总不出于大激其怒而已。贤婿可想得一激他的法么？”永清沉吟道：“宋贼此刻恨我已极，但用其深仇之人以激之，必然盛怒而来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亦想得一法。昨晚接到青州傅总管军报，报青州、马陞等处兵马已出。我们这里不如遣人辱骂他一场，却诈作退兵，使他又疑我是巫肆多方之法，必然盛怒而来。”永清称妙。

希真便叫丽卿进帐，授了密计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丽卿道：“孩儿理会得。”当时带了五百名精兵，骤马直到望蒙山来，高叫：“宋江瞎贼，出来说话！”宋江大怒，即刻点起三百名亲兵，护送出营，大骂：“贱人来此何干？”丽卿在马上大笑道：“瞎强盗，你还不曾死么？上年新泰、莱芜奔得好有趣，如今我们又去了，特来通报你一声，快回去守泰安去，这个地方冬季一定再来。”宋江不听则已，一听此言，不觉三尸神炸，六窍生烟，大喝道：“小贱人安得胡言！你老头子如果好汉，不要再走，好歹大战一场。如再躲来躲去，便比狗彘不如。”丽卿大笑道：“瞎贼，不要夸口

了！我还未曾动手，你这里一员上将李逵已经献上来。若再战一战，连你瞎贼的性命也难保得了。我老实通知你，这番我是特来诱你出来。你若害怕，不敢出来，便吃我白骂一顿，我就要走了。”说罢，带转马头便走。宋江气得脑门几乎炸破，叫道：“我怕你不是人！”便将望蒙山上兵马尽数点齐，恶狠狠杀下山来。丽卿回头见贼兵已潮涌般下来，晓得锐不可当，便不敢使性邀击，飞速奔回大营。希真已将兵马拔退，丽卿也随同走了。

宋江兵马杀到营前，见希真营前无人马，只是闾上旌旗插满，静荡荡声息全无。宋江便传令杀进营去。花荣忙谏：“深恐有诈，不可逞忿中计。”宋江那里肯听，三军一齐呐喊，杀进营内，竟是空营，贼军一齐吃惊。宋江忙令四边探看，不见一个伏兵。只见中军帐前悬着一匹白布，上有大字数行道：

“陈希真谨奉劝宋公明：贵寨被困有年矣，本根重地，心腹大患，何故弃而不顾，尚恋恋于此数邑之地耶？希真不忍乘人于危，劝公明大宜慨然割爱此地，速救本源。若犹忍而不舍，大祸必至，数万雄师尽折于外，毫无补救于本寨，亦非计之得矣。”

宋江看罢，倒也怦然动念。忽想起丽卿辱骂情形，重复大怒，便催军马杀出营后，追击希真，道：“休教那厮白手走了，好歹要与他混杀一场。”三军得令齐起，杀出后营，又追上十余里。希真军马已在岸边背水布阵。只见真希军马分为三队：希真横矛立马，亲押中军，丽卿当先为前部先锋，谢德、娄熊二将分护左右，一字儿尽是红旗；左军乃是栾廷玉率领，栾廷芳为副将，一字儿尽是青旗；右军乃是召

忻统领，高梁为副将，一字儿尽是白旗。端的旌旗严整，盔甲鲜明。军中大将个个全装披挂，佩带军器，立在阵前，威风凛凛，等待厮杀。

宋江见了这样阵容，方知他志在厮杀，并非退兵，心中暗地叫苦道：“这番我又中他计也。”既已到此，不得不战，便将军马也分为三队：宋江、鲁达领中队，黄信领左队，杨林领右队。布阵毕，将要出战，宋江叫花荣密议道：“我不合逞一时之忿，不听贤弟之谏，以至于此也。我看这贼道诡计，必是又去夺望蒙山。我此刻若即速分兵去保望蒙山，必然疑乱军心，弄得人人顾后，厮杀不力，大非所宜。若不救望蒙山，我进退无路了怎好？”花荣道：“不妨，小弟分兵一半回去，只说去抄袭敌人右路，却令军士不知不觉，忽到望蒙山罢了。”宋江称是，急令花荣、王良、火万城带兵一半去了。

这里宋江传令三军，奋勇开战。三军得令，呐喊齐出。希真见宋江踌躇良久，然后出战，便晓得其气已馁，即将此意宣谕三军，一齐出阵迎战。丽卿当先搦战，鲁达飞禅杖出来敌住丽卿。二人大奋神威，狠斗六十余合。谢德、娄熊两骑飞马骤出，不助丽卿，直取宋江。宋江大惊。鲁达急忙撒下丽卿，转救宋江，转身敌住谢德、娄熊。丽卿见了，便骤马直取宋江。杨林在右队，急忙来救。栾廷玉骤马飞出，一锤过去，杨林闪个不及，头颅上正着，脑浆迸裂，死于马下。贼军大惊。栾廷芳已驱左军掩杀贼人右军，召忻、高梁也驱右军掩杀贼人左军，贼人大乱。宋江急得面如土色，幸喜鲁达一枝禅杖，一面敌住丽卿，一面兼战谢娄。杀气影中，禅杖一马，谢德翻身落马，娄熊惊退，官军亦稍却。宋

江方得收集军马，急忙飞逃。希真已约全军追来。宋江急逃，希真急追，追上十数里，直到望蒙山下。只见花荣已与祝永清、祝万年等兵马大呼厮杀。宋江见了，便急忙迎上去。

原来花荣方到望蒙山时，祝永清兵马也正到望蒙山下。花荣忙令王良领兵先去占住山顶，谁知永清一见花荣，便也速令唐猛领兵去占山顶。当时王良与唐猛在山顶上厮杀，花荣、火万城与永清等在山脚下厮杀，山上山下，苦斗不解。花荣正在惶急，忽见宋江到来，便与宋江合兵一处，急忙上山去会王良。永清见了，也即便招呼希真，一同上山去接应唐猛。官军、贼军一齐都在山上。宋江兵马已大半带伤，厮杀不得，花荣也独力难支，只得一齐从望蒙山北面奔落山下去了。希真、永清合兵一处，占住了望蒙山，就在山上安营立寨。原来望蒙山在新泰城东南，离城四里，山高五里，实为新泰保障。希真夺了此山，心中大喜。当日三军在山上休息，无话。

那宋江同花荣等逃过了望蒙山，到了新泰城下，李俊、欧鹏、穆洪出来迎接。宋江喘息方定，收集败残人马，正要入城，猛想此城保障已失，如何守得，便对花荣道：“我今番要与陈希真拚命了，今日可将受伤力乏的军士挑开，另选精锐的补数，明日就攻望蒙山。若夺不转望蒙山，誓不为人！”花荣道：“哥哥请从长计较。”宋江道：“此番非我悞谏，这望蒙山既被希真夺去，新泰如何可保？今城中粮草器械，虽然备足，但保障已失，那厮旷日持久与我攻围，大非妙事。如今我也急切无计较处，只有乘这厮新得此山，安排未定，我便尽力攻之。我细细想来竟无别法，贤弟如有妙

计，小可无不乐从。”花荣无话可答，宋江主意遂定。

到了黎明，宋江部署人马，领了花荣、欧鹏、王良、火万城四筹好汉，一万人马，直到望蒙山下。宋江叫军士一齐辱骂，叫希真下来厮并。永清对希真道：“瞎贼此来，必因我夺了他险要，他晓得退守必至坐困，所以情急求战也。但拼命而来，其气甚锐，我们且坚守以避之。”希真称是。当下便传令坚守，不许出战。宋江攻了一日，希真不出，宋江忿忿而返。到了次日，宋江又来讨战，希真只是不出。第三日，宋江怒气填胸，一定要大厮杀一场，又来山下讨战。希真笑着对永清道：“这瞎贼叫骂了三日，可怜喉咙都干了，今日准了他罢。我今日与他厮杀一场，若是我胜，便可直逼城下；若我不胜，便退保此山，左右无妨害也。”永清称是，便道：“请泰山保守此山，俟小婿下山去，与他小耍一阵罢了。”希真依言，便命祝永清、陈丽卿、祝万年、栾廷玉四员大将，领兵一万，杀下山去。

永清到了半山，见宋江军马逼近山脚，便大叫：“宋公明，你太不晓事，既要我下来厮杀，为何不放片战场与我？”宋江一听此言，便扬眉答道：“你要下来，我便让你。你若欺人，便不是人。”永清笑道：“我值得欺你！”宋江便将将军马约退。永清等四人领兵下山，就在山下扎住阵脚。两阵对圆，鼓角齐鸣，一声呐喊，祝永清倒提方天画戟拍马先出，高叫：“对阵谁人出马？”花荣挺枪而出。两人更不叙话，举器便斗，战场上一戟一枪，来来往往，斗到四十余合。丽卿挺着梨花枪出来，直取花荣，替回永清。丽卿与花荣两马盘旋，两枪卷舞，战够多时，欧鹏见花荣不能取胜，便拍马挺枪来助花荣。丽卿不慌不忙，一枝枪敌住花荣、欧

鹏。这边栾廷玉见了，也提枪跃马去助丽卿。战场上四条枪神出鬼没，虬舞龙飞，化作一团杀气。两阵都暗暗喝采。那边王良看够多时，更耐不得，便托戟在手，骤马奔来，替回花荣。宋江见了，便叫火万城也去替回欧鹏。火万城挺戟便出，两戟两枪，飞花滚雪价往来厮并。丽卿统计前后，已战经二百余合，生恐马乏，便抽身回阵。栾廷玉一枝枪敌住火王两戟，转战不衰。两阵战鼓振天，喊声动地。

宋江见栾廷玉枪法神明变化，火王两个敌他一个，兀自遮拦多，攻取少，正想再着人去帮，只见对阵祝万年已横戟跃马而来。栾廷玉见火王二人本领不见甚高，便抽身而出，让万年且去厮并几合再看。万年便挺戟向前，敌住火王二戟，大呼厮杀。万年摆开那枝画戟，忽左忽右，迎敌火王；火王二人各奋一戟，左旋右转，攒刺万年。战到二十余合，那三枝画戟上的金钱豹尾幡，忽然搅作一处，各人都要家伙使用，急切挣拆不开。对阵小李广花荣，却看得亲切，连忙将枪挂了，拈弓搭箭，拍马向前，拽满雕弓，觑定万年咽喉处的一箭射去，喝声着。看官须也识得花荣弓箭不比寻常，今射万年咽喉，又复觑得亲切，岂有不着之理。当时那枝箭去万年咽喉也只不过一尺光景，前回陈丽卿射宋江时幸有黄信在旁救护，今日万年却并无那个救护他，然则万年性命怎好，且待下回交代。